

光宣以来诗坛旁记 民国 汪国垣

○俞樾与袁随园

袁简斋（枚），己未朝考题为《赋得因风想玉珂》，有句云：“声疑来禁院，人似隔天河”，刻画“想”字甚佳。时总裁诸公以为语涉不庄，将摈之。大司寇尹文端（继善）争曰：“此人肯用心思，必年少有才者，尚未解应制体裁耳。此庶吉士所以需教习也。倘进呈时上有诘问，我当独奏。”众议始息。袁之与馆选，文端之力也。已而，上命尹教习庶吉士。袁献诗云：“琴爨已成焦尾断，风高转重落花红。”此袁尹文字因缘也。俞荫甫（樾）幼不习校书，而故事殿廷考试专重字体。道光三十年，俞捷春官，保和殿覆试获第一，人皆疑焉。后知为曾湘乡相国所赏所致。曾得俞卷，极赏其文，言于杜文正，必欲置第一。群公集观，皆曰：“文则佳矣，然仓卒中安能办此？殆录旧文耳。”曾曰：“不然，其诗亦相称，岂诗亦旧诗乎？”议遂定，由是得入翰林。诗题为《淡烟疏雨落花天》，俞诗有句云“花落春犹在”，曾奇赏之曰：“此与‘将飞更作回风舞，已落犹成半面妆’相似，他日所至未易量也。”后曾氏出将入相，功业之盛，一时无两。而俞氏则自罢豫学使后，沦弃终身，穷老著述，虽名满天下，然终以书生老矣。同治四年，俞在金陵寓书于曾公，述及前句。且曰：“由今思之，蓬山乍到，风引仍回，洵符花落之讖矣。然比来杜门撰述已及八十卷，虽名山坛坫万不敢望，而穷愁笔墨，倘有一字流传，或亦可言春在乎？此亦无聊之语，聊以解嘲，因颜所居曰‘春在堂’。他日见吾师，当请为书此三字也。”师生沆瀣，均缘诗句作合。俞氏事正与简斋相类，亦文坛嘉话也。俞氏亦曾以随园事相媲。其集有《上曾涤生爵相书》云：“金陵晋谒，小住节堂。一豫一游，叨陪末座，穷园林之胜事，叙觞咏之幽情，致足乐也。忆袁随园上尹文端启事云：‘日落而军门半掩，知镫前尚有诗人；山游而僚属争看，怪车后常携隐者。’樾以山野之眼，追随冠盖之间，颇有昔贤风趣。而吾师勋业高出文端之上，奚啻倍蓰，则樾之遭际亦远越随园矣”云云，正引袁相况。又有《与肃毅伯李少荃同年前辈书》亦有云：“顷阅邸抄，知承恩命摄篆两江。因思金陵为名胜之区，又得阁下主持其间，未识有一席之地可以位置散材否？近世以浙人而作白下寓公者，惟随园老人至今艳称之。其人品，其学术均非樾所心折，然其数十年山林之福，实为文人所罕有，而非尹文端为制府，则亦安能有此耶？樾之薄福，固不敢希冀随园，而阁下勋名，则高出文端万万矣”云云，取譬尹、袁，意亦犹之。（据《随园诗话》、《春在堂随笔》隐括之。）

肃毅伯李少堂制府与俞氏，于乡榜为同年，于翰林为前辈，然俞与李固未尝一面也。同治元年，肃毅奉命抚苏，驻上海，有商华伯太守者，与俞亦甲辰同年

也。公见之问曰：“浙江同年有孙琴西、俞荫甫二人，颇识之否？”以相识对。问所在，无以应也。适章采南修撰视学闽中，道出上海，亦与俞为甲辰同年。华伯问知俞在天津，以告公。公喜曰：“若致书，先为吾道意。”俞闻而感之，然俞实不知李公何以知之也。同治四年，俞氏始识李公于金陵，请其故，公曰：“湘乡告余也。庚戌会试后，余问湘乡今科得人否？举君名以告，因识之，不敢忘。去年余充江南乡试监临官，见湘乡公于金陵。犹能诵君覆试时诗也。”俞氏叹曰：“以樾之不肖，犹未见弃于师友如此，可感亦可愧也。”此一则见俞氏《春在堂随笔》。

### 周昀叔星誉

祥符周昀叔《星誉》、季颢《星诒》昆仲，在同光间并负才名，诗、长短句并工。而昀叔亦曾见赏于曾湘乡相国，外人殊少知之也。顷见桐城吴先生尺牋，有戊戌闰三月十九日《与福建李勉林廉访书》，中云：“南中近刻《五周先生集》，今呈上一册。五周先生者，敝师昀叔先生昆仲合集也。先生为文正公高第弟子，庚戌朝考，以《山虚水深》命题，文正公击赏先生试帖二句云：‘鹤舞空崖月，龙吟大海潮。’以为此真诗人之作。拔置第一。归告庞省三，庞时在公邸教授，与先生为同年，闻而走告先师。及揭晓，都下轰传此事，以为艺林佳话。先师在翰林台谏数十年，声名大振。周荇农先生以才自诩，独心折昀师。今遗稿零落，存者亦泰山毫芒耳。”云云。周昀叔受知于曾公，与俞荫甫事极相类。并录存之。

### ○周季颢星诒

周昀叔星誉以试帖见赏于曾文正，已略载前篇。然其弟星诒学行，瑞安孙诒让有《窳穰诗质跋》言之甚详。跋云：“右五言律诗一卷，周季颢先生所著也。先君以道光庚戌成进士，与祥符周叔沅先生为同岁，又同入史馆，春明文宴，往还最密。先生昆季五人，咸以高文邃字，名重一时。而季弟季颢先生尤淹洽。喜收藏异书，著录数万卷，多宋元旧槧及乾嘉诸老精校善本，三荣郡斋，不是过也。先君曩官江东，季颢先生亦需次闽中，时驰书从先生借钞秘籍，辄录副见寄。手自理董，丹黄杂遫，精审绝伦。某某尝与校读，每伏案钦诵，以为抱经、尧圃，未能专美。既而老友谭君仲修，复为诵先生所作诗词，尤多造微之作，则又窃叹先生述造之富，非徒校譬略录之学也。比先君以太仆引疾归里十余年，季颢先生亦解组归寓吴门，书牋疏阔，久不相闻。光绪乙未冬，先生外孙冒鹤亭孝廉来瑞安，得从问先生起居，出示先生手定五言律诗五十余篇。盖先生少年时著集甚富，晚年手自删简，又质之仲修，相与商榷，仅存此一卷。高眇之致，寓诸平易；嵌奇之怀，返之冲澹。抒山长老有云：“清景当中，天地秋色。”可与论先生之诗矣。某之少时，先君尝授诗法，稍长治经

史小学，此事遂废。间有所作，神思蹇郁，不能申其悒。每念袁简斋砭渊如先生语，辄用自愧。今读先生兹集，托兴孤迈，妙造自然，益复爽然自失。夫商彝周鼎，范制简朴，而非巧冶所能放造。此岂涂泽雕绩者所能窥其万一乎？独恨先君于前年冬弃养，与季贶先生卅载神交，未得一见兹集，此尤孤露余生所为展卷而泫然霑涕者已。”

### ○李慈铭

顷阅李莼客《越缦堂日记》，其中诋毁时人不胜录，兹酌记其一二，以概其余。

妄人赵之谦者，亡赖险诈，素不知书。以从戴望、胡澍等游，略知一二目录，谓汉学可以当腐鼠也。亦窃购奇零小书以自夸炫，尝得钱竹汀《庸言录》写本，不知其已刻也，深秘之，改造书名，冒为己作以示人。（光绪五年己卯十一月廿九日记）

阅《邹叔绩遗书》，前刻楚人王闾运所为传，意求奇崛，而事迹全不分明，支离芜杂。此人盛窃时誉，唇吻激扬，好持长短。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，诗文亦较通顺，而大言诡行，轻险自炫，亦近日江湖侷客一辈中人也。日出冰消，终归朽腐，姑记吾言以讪金后来而已。（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二日记）

文廷式《闻尘偶记》云：“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，官御史时，于合肥不敢置一词。观其日记，是非亦多颠倒。甚矣！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。然莼客秉性狷狭，故终身要无大失。视舞文无行之王闾运，要远过之。”

### ○记王湘绮

谈近代诗坛老宿，自以湘绮老人为首屈一指。然湘绮一生之遗闻轶事，言者甚多，亦有传之过甚。兹就所忆及而见闻属于正确者，略记数则，以供谈荟。

湘绮蚤登贤书，既入都，与湖口高心夔曳裾侯门，同为尚书肃顺宾客。时顺虽未居枢要，以御前大臣得文宗宠任，颇与闻国事。引王、高为策士，踪迹甚密。湘绮辛未日记，曾载往视裕庭之子，及屡忆淀园往事。裕庭，即顺字也。相传胡曾之任地方，专军务，以及左在骆幕时，谤讟繁兴，文宗将与重惩。为郭筠仙侍郎嵩焘（时以翰林任南书房行走）与湘绮谋诸顺，而由潘文勤奏请，乃得大用。顺固夙持重汉轻满之策者也。当时评鹭人才，佐筹军国，多与时局相关。此事闷无人知，后亦无以佐证。湘绮屡至曾胡戎幕，皆为宾客，不久即去。文正驻军祁门，兵革方亟，湘绮适客军中。文正假事分遣幕府文士，意不欲同罹于难。眉州李眉生按察鸿裔，方佐幕中，私窥文正意，进言：“壬秋在此，何不使避去？”文正慨然曰：“吾幕文士，以事遣行，不露形迹，军心不至摇动。壬秋以客来此，遽送之行，恐外间哗然耳。但壬秋必知自处，子试窥其作何状，即报我。”李往覘，湘绮方据几读《汉书》，以白文正。文正笑曰

：“壬秋殆将行矣。”已而报湘绮他去。盖早储一舟于山溪，其仆即操楫者。李询文正：“何以知其必行？”文正亦从容告之曰：“壬秋宿学，《汉书》何必注视凝思？殆藉看书有所筹策。”李为叹服。此虽细事，足徵文正之临事镇定，湘绮之警策，眉生之相从无去志，均有足多者。然文正于湘绮，始终敬礼有加，卒不用之。光绪初，湘绮依丁文诚蜀中，延主尊经书院。后归湘，主讲有年。乙丑一至天津，李文忠亦优礼之。其意实在讲席。时莲池为吴挚甫，问津为李越缦，名学相埒。虽自言倦受馆餐，他无所冀，实亦不无缺望。后谒张文襄、端斋于金陵，陈筱石、刘景韩、夏菽轩于鄂、浙、赣、陕，皆在投馈。戊申，特授检讨。辛亥后，又为项城罗致，任清史馆馆长。其甲寅日记在都各事，细绎殊有意味。筹安会成，由夏午诒、杨皙子为媒介，曾以代价易一推戴之电，时已八十矣。数十年耆宿名儒，少年为诸侯上客，晚岁乃奔走道途，终身抑塞磊落，亦晚清文士之怪杰也。

湘绮以民国三年甲寅三月应项城国史馆馆长之招入都，时湘绮年已八十有三。而其时所谓宠姬周妈者，亦携之北上，朝夕不离左右。外间传说，颇有近于莫须有者。实则老人以八十高年，何嫌可疑？乃有如外人所云云者。今观甲寅日记中所记，亦复殊有风趣。如云：“杨皙子请至广和居，携周姬往。”（三月十八日。）“欲条陈，周婆尼之而止。”（闰五月十九日。时湘绮任参议院参政，欲上条陈，乃谋及妇人耶？）“看报，言周妈事，殊有意味。王特生亦求周妈，则无影响矣。”（六月七日。时湘绮回湘。）“闻周妈已上湘矣，甚为失望。”（六月十五日。时湘绮方重回京。周妈先上湘。）“周妈已到，移船往迎。”（十八日。）“周姬呻吟为虫鸟音，入主人心。请周生买药，遇慢郎中，至午乃还。”（七月八日。南人呼医生为郎中。）“廿一日，晴。伺候周姬出游东安市场。”（八月。）“周姬言黄侠仙母思子发狂。与书袁公，再请之。重伯云已将结案。今日又逢袁生日，不便扰之，乃持信去，又不得千元矣。宜令完夫知之。”（八月廿四日。按黄侠仙即黄同生，宜黄人。能白日见鬼神，且能望人顶上气，以断吉凶。民国三年夏，其子因事受羁，曾托湘绮为当道缓颊。湘绮允之。当时都中以黄案交法院办。即有人言黄以千金贿周妈。陈完夫曾告之湘绮。湘绮云：“余信又长价矣。”故此记及之。）此皆可玩味。湘绮于是年冬月辞馆长。十二日晚间，搭京汉车返湘。先有一呈辞国史馆馆长及参政各职，起句云：“呈为帷簿不修，妇女干政，无益史馆，有玷官箴，应请罢免本兼各职。”内述年迈，不能须臾离周妈，而周妈招摇撞骗，可恶已极。此虽嘻戏之笔，亦玩项城于股掌也。

湘绮于冬月十四日抵汉口，又作一书与袁项城。其书云：“前上启事，未承钧谕。缘史馆设立，本意收集馆员，以修咨访，乃承赐以月俸，遂成利途。按时

支领，又不时得，纷纷问索，遂致以印领抵借券，不胜其辱。是以陈情辞职，非畏寒避事也。到馆后，日食加于家食，身体日健，方颂鸿施，故欲停止两月经费，得万余金，买广厦一区，率诸员共听教令，方为廉雅。若此市道，开自觔生，曾叔孙通之不如，岂不为天下笑乎？前拟将颁印暂纳夏内史处，又嫌以外干内，因暂送存敝门人杨度家，恭候询问，必能代陈委曲。闾运于小寒前由汉口还湘，待终牖下。奉启申谢，无任愧悚。敬颂福安。闾运谨启。附启者，覲见礼服，夏热冬寒，众皆不便。宜飭改用中制。”此启亦多趣语。

湘绮平生，以诙诡见称，晚年尤恣肆玩世。要之出言风趣，令人解颐。此亦旧日文人通习，非性情乖僻也。兹再记其二三事。武陵陈锐云：“湘绮翁徇端方之请，重游江南，年已七十余矣。时余方摄靖江县事，同人电招往会，文酒过从无虚晷。翁日见客数十起，赴宴四五处，或小车径往，未尝言疲。陶渠林进言曰：‘久违先生，而满脸春气，为寿无量。’翁曰：‘凡当名士的，必带几分秋气。尔乃谓我有春气耶？’一日宴于袁氏寓园，翁独后至。入门即言曰：‘顷从某处席散，人谓我何往？我笑曰：中和园耳。’中和园，本普通饭馆名。而是日主人则同乡唐子中、秦子和、陈子元三观察公宴也。卒亥国变次年，翁年八十。贺客皆短衣剪发，作洋人装。翁蟒袍貂褂，道貌岸然。或有谏之者，翁曰：‘客辈皆著外国服，吾独不可耶？’后二年，为项城强起入都，车至新华门，翁攀帷曰：‘吓，新莽门！’其发言成趣如此。翁凤目长髯，仪观甚伟。虽言谈恣恣，造次必有检则，训迪诸子，不稍宽假。从学诸生，罔敢悖慢。每至人家，主人未出，未尝就坐。翁在湘主讲衡阳船山书院时，有请业者，欢然指授。凡所圈点，朱粲如印模。此皆读书人结习，不尽如人言怪诞也。”

袁克桓尝于甲寅间从湘绮学诗，日记中所称为“袁四公子”也。是年十一月五日，雪。六日日记云：“晨起看雪，犹有搓绵。喜冬至郊得瑞雪。天亦三年不食矣。岂喜于得礼耶？作诗志之。诗云：‘夜寒忽微和，时雪曜祥霁。良辰接至日，晏处共斋明。郊坛旷高寒，慄栗惧宵升。圣相总隆礼，百僚肃精诚。练纛岂无感，神哉沛先灵。九衢既平直，四海庆丰盈。麦苗信有孚，荔挺仁微馨。余昔贱龙衣，徂年漫自惊。幸无缁尘污，归与闭柴荆。’以示袁四公子，为发蒙学诗也”云云。余谓此虽湘绮老年一时兴到之戏笔，然局度整齐，章法显露，恰是老人早年正格，亦即为后生学诗之架范。欲学湘绮一派诗者，试就此一篇细细味之，其门户固历历可窥也。（是年十一月七日冬至。）

湘绮言谈诙诡，开口成趣，而其联语亦有之。如郭筠仙（嵩焘）之卒也，湘绮挽联云：“悲悯圣人心，孟子见分际，而公见乖厓，若论名世当时笑；词华翰林伯，同年居要津，而屏居乡里，毕竟文章误我多。”殊有谐趣，然非湘绮不

敢言也。张文襄公之卒也，尝遣其子代輿会葬，因为撰联云：“文襄若比左文襄，汉宋兼治，更有鳌头廷对策；年伯今称太年伯，斗山在望，来观马鬣圣人封。”代輿与文襄之孙为拔贡同年也。

（成都顾印伯先生为湘绮翁掌教成都尊经书院时所得士，先君又出顾先生之门，于湘绮为再传弟子，故翁尝以戏比康南海（见《湘绮楼词》）。民国癸丑，翁入京充国史馆长，先君起居之，因叩以史事。翁笑曰：“民既无国，何史之有？惟有馆耳。贤契无事可常来坐坐。”此亦汪先生所云言谈诙诡之一端也。先君云尔。——千帆注）

### ○张樵野侍郎

今年八月，美以原子弹炸日本广岛。因忆光绪甲午，清廷派张荫桓、邵友濂、王之春往日本议和，三使臣即于广岛登陆，以俟日本派大员接洽议和事。不意日本以三人资望不孚，藉词拒绝。于是三使臣折回，改任李合肥，而有《马关条约》，此奇耻也。今此城尽燬，足以雪中国五十年前之奇耻大辱，亦天道好还之一证也。惟三使中，以张樵野侍郎荫桓，为一时异才。其起既以小吏，其升擢亦出人意外，其末路尤可悲悯。盖以其才具非凡，而气足凌人，睥睨一切。致祸之由，固有自矣。荫桓家世习商，而颇能折节读书，以奇才自负。祁景颐云：“张荫桓于同光时，随其舅氏李山农观察宗岱于济南，落拓无聊，以弈棋自遣，尝徜徉于大明湖畔。时朝邑阎文介公敬铭抚鲁，励精图治，属吏严惮之。一日以事属幕府草文，不惬意：自为之，亦觉未当，因以属李山农观察。李归为张言之。张固工文，因请试为之。稿成，李以呈文介，本期塞责，不意文介大为嘉许，以为黄祖腹中也。其文明显简要，极合章奏体制。文介问李何人属稿，李不敢隐，以张荫桓对，遂令进见。与谈大洽，遂得入幕府。文介刚傲，不易相处。张乃因势利导，倍加倚重。时各省传教之士，骄纵不法，张承抚命，遇事操纵得宜，是为张氏外交之发端。继文介抚东为丁文诚宝楨，丁亦激赏之，累保至候补道，分发湖北。汉口华洋杂处，张承上峰命，处理交涉，悉协和宜，特简安徽徽宁池太广道。光绪甲申，文介入枢府，荐其堪任洋务大臣，乃开缺，以三品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。正值法越事起，文介与钱唐许恭慎公同兼总署，朝命与张氏会同办理定约划界事宜，外有李文忠折冲。我以谅山大捷，法乃迁就议和。时张氏躬操权柄，锐意任事，又恃枢援，意气益骄矜，为人侧目。当时风尚，京朝九列清班，除满、蒙外，汉则居恒甲科出身，少次亦由荫家阀隆重，罕有杂流躐入。张氏以外职崛起，至于卿贰，即不露锋芒，亦难久安其位，况机锋四露，遇事任性耶？故被劾四次，给事中孔宪参其私致书上海道。次日，醇邸承旨撤总署昆冈、周德润、陈兰彬、周家楣、吴廷芬、张荫桓差使。已而授直隶大顺广道，复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出

使美、日、秘，盖李文忠所荐也。海外使还，超擢侍郎。辛卯冬，钱侍郎应溥赴河南查办事件，命张署其礼部侍郎。故事：吏、礼二部尚侍，汉缺非翰林、进士不可，拔贡朝考用部，反能补署，举人亦且不能得。昔年曾忠襄公以功勋重臣，曾署礼尚。忠襄起自优贡，人虽不敢言，亦期期以为不合旧制。时高阳李文正以为礼部尚书，尝与其门下一、二翰林言之，以张署侍郎为不当。迨张氏二次入朝，每年供献不费，挥霍巨万。两宫时有供奉，结纳内侍，所用尤巨。吴渔川（永）观察《庚子记事》谓张于中官不甚理论，殊不尽然。甲午日本事起，曾命偕邵抚部友濂往议和，日本忽拒之，谓其位望不足，乃改命文忠。次年丙申和议成，言者[B227]起，劾其与海盐徐尚书用仪纳贿辱国。李文忠留京入总署，翁文恭亦得兼职。凡遇交涉，必使侍郎同为处理。文恭尤为推重，每日函牍交驰，张氏亦勤勤纳交，款接益密云。”（出祁景颐《〈谷〉谷亭随笔》）

《张樵野》与翁文恭交欢事，甓园居士（刘）《庚子西狩丛谈》述吴渔川观察永语云：“张荫桓在总署多年，尤练达外势。翁常熟当国时，倚之直如左右手，凡事必谘而后行。每日手函往复，动至三、五次。翁名辈远在张上，而函中乃署称‘吾兄’‘我兄’，有时竟称‘吾师’，其推崇倾倒，殆已臻于极地。今张氏哀辑此项手札，多至数十巨册。现尚有八册存余处，其当时之亲密可知。每至晚间，则以专足送一巨封来，凡是日经办奏疏文牍，均在其内，必一一经其寓目审定，而后发布。张氏好为押宝之戏，每晚间饭罢，则招集亲知僚幕，围坐合局。而自为囊主，置匣于案，听人下注，人占一门，视其内之向背以为胜负。翁宅包封，往往以此时送达，有时宝匣已出，则以手作势令勿开，即就案角启封检阅。封内文件杂沓，多或至数十通。一家人秉烛侍其左，一人自右进濡笔，随阅随改，涂抹勾勒，有原稿数千字，而仅存百余字者；亦有添改至数十百字者，如疾风扫叶，顷刻都尽。亟推付左右曰：‘开宝#！宝！’检视各注，输赢出入，仍一一亲自核计，锱铢不爽，于适才处分如许大事，似毫不置之胸中。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谢，谓某事一言破的，某字点铁成金，感佩之词，淋漓满纸。足见其仓卒涂窜，固大有精思伟识，足以决谋定计，绝非草率搪塞者。而当时众目环视，但见其手挥目送，意到笔随，毫不觉其惨澹经营之迹。此真所谓举重若轻，才大心细者，宜常熟之眼膺不置也。”（以上《庚子西狩丛谈》）又《〈谷〉谷亭随笔》后段亦云：“李文正亦旧辅再出，眷注甚隆，在总署亦惟张氏之言是从。常熟有时利用张氏，以排同官，表面无间，心亦不洽。如总署考满章京，侍郎出题阅卷，翁言：‘樵野阅卷，余收卷点数而已。’四十年老于典校，当此一叹。次日考汉章京，翁言：‘樵野欲一人专主，余不自量，看六十本，而樵仍覆阅。伊加圈颇滥，余笑颌之而已。’恭

邸托一人，余曰：‘某已摈之矣。’因不觉力斥其妄，不欢而罢。比通校一过，樵既加圈，不能不尽前，大为所苦。不满之意，溢于言表。”据此，则人言翁张似非真能融洽始终无间者，亦自有徵。祁氏所引，盖录自《翁文恭公日记》也。

沈宗畸云：“吾乡张樵野侍郎荫桓，起家簿尉，粗识字。中岁始力学，与南海谢偶樵（朝徵），以文字相切磋。偶樵丈著《白香词谱笺》，参订者侍郎也。侍郎诗文，皆卓然成家，余力作画，亦超逸绝尘，真奇才也。生平作事，不拘绳尺，以外官致身卿贰，朝中诸大老尤疾之。戊戌五月，常熟罢相，侍郎亦为言官论列，闻已有旨飭步军统领查抄，以荣禄力救获免。某君笔记云：尝见侍郎为人画便面，湿云滃郁，作欲雨状。云气中露纸鸢一角，一童子牵其丝，立危石上。自题二句云：‘天边任尔风云变，握定丝纶总不惊。’盖被劾时作云。又侍郎遣戍西行，有《九月晦渭南道上得廉生祭酒书，述敝居及儿垵消息，奉答一首》，诗云：‘无限艰危一纸书，二千里外话京居。覆巢几见能完卵，解网何曾竟漏鱼？百石斋随黄叶散，两家春共绿杨虚。灞桥不为寻诗去，每忆高情泪满裾。’按侍郎藏石谷画至多，筑百石斋贮之。王祭酒，名懿荣，殉庚子之难，有赐谥。侍郎诗笔清苍深郁，接武眉山、少陵，七古浩气磅礴。余尝抄存数篇，兹仅录近体，以限于篇幅也。”（《便佳杂抄》）

张樵野于光绪朝历任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五部侍郎，军机处、总理衙门行走。戊戌新政败，清廷诛党人，诏遣荫桓戍新疆。庚子拳乱，新疆巡抚陶模请赦逐臣，为载漪所忌，乃矫旨就地正法，而樵野死矣。近有牟伯融者，撰《红棉叹》，诗格不高，然考樵野事者，不无可取也。因纪张氏事，遂连类录于此。

《红棉叹》（牟伯融）

木棉树，攀枝花。未发叶，先著葩。阳春正二月，葩开艳若霞。东风一振荡，摇落杂泥沙。绿叶成阴棉吐絮，御寒不中作衣被。除却漫天作雪飞，牧竖卖钱拾滞穗。攫拿枝干只轮，赤腾腾气上干云。百石堂中老名辈，别号红棉旧主人。世居佛山清河商，太翁操持计然计。中人之产食指多，有子不循弓冶义。鸡群独鹤出群材，谁识张生负异才！西库五车悉贯串，欧风美化总精该。其奈文章不中程，三十未能青一衿。宁知才大难为用，笑煞禅山市井情。季子归来家不齿，残羹冷炙敝衣履。风尘青眼出青楼，惟有阿金一知己。解佩凌波紫洞舟，添香瀹茗媚香楼。只道花钱出措大，谁知姘女贴缠头。春光漏泄寮婆恶，（粤语呼鸨母曰“寮口婆”。）贴钱养汉龟凌弱。姐儿爱俏鸨爱钞，寒酸岂有迷人药。三郎未必终郎当，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不然抉依眸子去，休教贻笑大堤娼。从此防闲逐穷客，侠骨痴情缘会绝。青鸟殷勤为探看，乞与萧郎壮行色。颯别临歧裹泪痕，最难消受美人恩。愿教丹桂发云路，早拔青莲出火坑。有

戚当年令山左，万里寻亲宁重我。琴堂空赋弹铗歌，手谈聊泛明湖舸。风行历下《桃花泉》，（棋谱名，范西屏制。）国手偏推粤客先。赌墅竟能陪谢傅，（樵入山东抚幕，初以弈进。）乘槎直上看张骞。围棋决胜特余事，才比马周工奏议。央口合龙铜瓦箱，勤王先驻金台旆。（光绪六年，俄兵犯界，诏调卫京之师。山东丁抚之兵先到，樵以河工、勤王两案随摺保奖。）进贤平远丁中丞，（丁文诚公宝楨）保送监司覲玉京。不分汾江穷巷士，才名一旦动公卿。斯文领袖翁师傅，坛坵齐名潘司寇。（潘文敏公祖荫。）绝学发微公羊高，及门充塞翰林署。荐贤顺德李侍郎，（李文恪公文田。）经学新来敝邑张。招致瓶花下坐，共来说饼相公堂。（戴逵说经，以公羊为饼师。）谈经夺得十重席，五鹿折角闭喙息。赋诗仍推粤派工，石甫樊山应搁笔。帝师咄咄呼伯寅，老夫相士几失真。不谓杂捐超翰苑，白衣新得一门生。（樵以纳捐吏目出身，常熟计相，门人尽属甲科，白衣弟子惟樵一人。）留京内用出廷谕，召对迓英授卿寺。蔡邕一月历三台，却教礼部破成例。（六部则例，春官最严，非科甲不得补署。樵以捐纳竟升右堂。）泥金传遍五仙城，紫诰金章奉寿椿。嘱咐里门备仪仗，花车快送意中人。正室鱼轩到京邸，郎去三年阿金死。病骨难捱葵扇敲，（粤语呼鸩母曰“大葵扇”。）断魂谁免芙蓉泪！（金死系吞阿芙蓉膏。）桃花命薄莲苦心，岂独伤心是小青。博得英雄数行泪，樵闻金死，落泪而已。奈何天外惜余春。洋务邦交归总署，恭王主政爵相副。（合肥李文忠公。）盲人瞎马坏方针，一邱之貉国是误。张衡能造浑天仪，邹衍谈瀛仍迷。特派衙门充坐办，又参枢轴入军机。平生画爱石谷叟，贿迁重购九十九。合璧求全一幅山，百石堂成开笑口。大郎承旨搜墨林，报说容斋画宝琛。不是状元难割爱，只缘国使位方尊。（出使德俄奥大臣吴县洪钧。）通家谋画结仇怨，指喉台垣纠吴县。当时中伤怀璧人，后来酿出彩云案。德宗宵旰在图强，书上公车首推康。百日维新建新极，格天一德是翁张。移宫捕党新政变，六士铮铮死国难。引用匪人间两宫，君与贵阳罚城旦。（贵筑李尚书端。）因果循环庚子年，灭洋扶清义和拳。举贤陶侃原忧国，（新疆巡抚秀水陶勤肃公模。）乞赦逐臣弭衅端。拜疏开尊为君贺，老樵失色酒杯堕。此何世界吾何归，公欲福我反招祸。端徐跋扈战云汹，得疏惊疑气转凶。几失充军二毛子，爰书矫诏害孤忠。六月天山电旨下，原保转作监斩者。丹心碧血漉龙沙，断送孤臣一樵野。溯君廿载秉国钧，缅越高丽台湾沦。富贵逼人天步棘，春秋责备在贤能。嘉君抱负眼光利，提倡新法救国弊。渙汗不成翊赞功，求治太急进太锐。论君一生辜负恩，报书迟滞误阿金。阿金争比金娇幸，（光绪末粤妓金娇故后，吴兴沈叟费千金，建墓绘象，刻诗，门联为铁禅和尚撰。墓在息鞭亭畔，正对黄花冈。烈士美人已成羊石名胜。）金屋无人见泪痕。苏秦昔佩六国印，君领五部差

相称。宠利居功不保身，四科所以先德行。百粤重光我在军，登龙客晤大郎君。凤毛未许同嵇绍，羊质宁堪溷景仁。（诗人黄景仁，字仲则，张子同。）入都烂入复辟党，孰招灾由狂妄。宋王押遣圣人逃，（宋芸子、王湘绮均押遣回籍。）尔独何辜陷法网。援引康海出尊公，父以此始子其终。兴亡转烛三十载，风流云散百空。木棉本是不材木，木不为炊花粗蕨。花名人号将毋同，输与二樵饱眼福。（黎简山水以红棉图为多。）宦游佛镇老牟融，一访婴沙侠女踪。（佛山婴嘴沙为妓院所集。）君不见樵径苍茫绿野外，年年春至木棉红。

《清史稿》二百二十九有张荫桓传，再录之：

“张荫桓，字樵野，广东南海人。性通<sub>仁</sub>兑，纳赀为知县，铨山东。巡抚阎敬铭、丁宝楨先后器异之，数荐至道员。光绪二年，权登莱青道。时英国请辟烟台租界，议倡马头捐以敛厚赀，荫桓持不可。又义冢一区为人盗售，有司已钤契矣；复与力争，卒返其地。七年，授安徽宁池太广道。抉芜湖关痼弊，税骤进。会久霖雨，江流衍溢，州邑吁，出俸钱赈之。明年，迁按察使。徵还，赏三品京堂，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十年，除太常寺少卿。荫桓精敏，号知外务。骤跻巍官，务揽权，为同列所忌。给事中孔宪<sub>揆</sub>其致苏松太道邵友濂私函为泄朝旨，劾之。诏出总署。又以语连同官，并罢周家楣等，朝列益<sub>衔</sub>之，左迁直隶大顺广道。十一年，命充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。逾岁赴美，舟抵金山，税司黑假索观国书，荫桓谓非关吏所得预，峻拒之。电诘美外部，黑假<sub>惭</sub>谢。至伊士顿，地近洛士丙冷，华民箠食相迎。初，华民之佣其地也，为美工燔杀，数至二百余人。前使郑藻如索偿所毁财产，久不得直，至是皆待命荫桓。荫桓既达美都，即与其外部辩论，凡偿墨西哥银十四万七千有奇。金山华民故好械斗，尝为文讽谕之。未几，美设苛例，欲禁遏华工。荫桓曰：“与其系命它族，毋宁<sub>靳</sub>勿与通也。”于是倡自禁华工议。继乃<sub>徇</sub>众请，不果行。其它乌卢公司槐花园、澳路非奴、姑力、阿路美、的钦巴新蕾诸案，亦多所<sub>斡</sub>旋。又与日廷争论小吕宋设官事，卒如所议。是岁，除太常寺卿，转通政司副使。十三年，奏设古巴学堂，并筹建金山学堂、医院。后三年还国，乃直总署。历迁户部左侍郎。二十年，中日议和，命偕友濂为全权大臣，东渡。日人弗纳。次年，复命与日使林董<sub>赓</sub>议商约，荫桓力争优待利益、徵收税则二事，成通商行船二十九款，语具《邦交志》。二十三年，奉使贺英，上以其<sub>领</sub>度支，熟知外情，命就彼国兼议加税，坚拒免厘。荫桓历英美法德俄而还，条具闻见，累疏以陈。大旨谓宜屏外援，筹固圉，为<sub>箴</sub>膏起废策。二十四年，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，被命主其事。数言修内政以<sub>戢</sub>民志，治团练以裕兵力，<sub>敕</sub>并依行。先是变法议起，主事康有为与往还甚密。有为获<sub>谴</sub>，遂<sub>褫</sub>荫桓职，谪戍新疆。越二年，拳乱作，用事者<sub>矫</sub>诏<sub>一</sub>异己，荫桓论<sub>斩</sub>戍所。二十七年，复故官。

## ○张之洞

南皮张之洞，起自儒臣，易文历中外几三十余年。晚年内召时，清廷已不可为。盖其时亲贵用事，政以贿成，覆亡之祸已在眉睫也。惟南皮以儒术起家，清季兴学之始，尤以厘定学制为平生得意之事。京师大学堂开创之初，罗致人才，及主持巴陵方氏藉没图籍纳诸大学，皆为士林称道。余以宣统初元入学。开学之日，南皮犹亲临主持入学典礼。时年事已高，两仆人挟之上讲台。身躯短小，须发皓然。其训辞则似已预仁疑，仆以稿进，南皮诵之，声至微细。至吾辈则皆衣冠（清制，补褂如举贡服）肃立阶下，敬听如仪。今事隔三十八年，思之犹昨日事也。及宣统元年八月，南皮溘逝。余以诸生代表致祭于畿辅乡贤祠。（张寓此地，与十刹海近。）入门，即见饰终上谕，矗立若屏。侍者引吾辈至礼堂，行跪拜礼，读祭文而退。及南皮灵而出都，余以代表送至城外。当时亲见路祭者甚多，皆余所亲睹者也。

张文襄公遗摺，为陈仁先侍御曾寿属草，陈庵太傅润色，而公于枕上改定之。中有云：“平生以不树党援，不殖生产自励，他无所恋。惟时局艰虞，未能补救；累朝知遇，未能仰酬。将死鸣哀，不敢不摭其愚，泣陈于圣主之前。当此国步艰难，外患日棘，民穷财尽，百废待兴，朝廷方宵旰忧勤，预备立宪，但能自强不息，终可转危为安。伏愿我皇上亲师典学，发愤日新，所有因革损益之端，务审先后缓急之序。满汉视为一体，内外必须兼营，理财以养民为本，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。教战以明耻为先，毋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。至用人养才，尤为国家根本至计。务使明于尊亲大义，则急公奉上，自然日见其多。方今世道凌夷，人心放恣，奔竞贿赂，相习成风，尤愿我皇上登进正直廉洁之士，凡贪婪好利者，概从屏除。举直错枉，虽无赫赫之功，而默化潜移，国家实受无穷之福。正气日伸，国本自固，凡此愚诚之过计，皆为圣德所优为。倘荷圣明采择，则臣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”（下略。）先一日已拟特谥文忠或文正，此遗疏上，以“不树党援，不殖生产”二语，触某邸之忌，临时忽易前议，改谥文襄云。

南皮于光绪初年喜言事，与宝廷、陆宝琛、张佩纶等有“四谏”之称，时号清流。自七年后，以山西巡抚出任疆寄，嗣移督两广、湖广、两江。凡建铁路，练新军，创学校，定币制诸大政，皆规模宏大。庚子拳变，与刘坤一、李鸿章、袁世凯定保护东南之约，为最有功。然其人好大喜功，不谨细行，又盛气凌人，故毁之者亦不乏。顷见武陵陈锐《抱碧斋日记》云：“张文襄用人成见甚深，及所甄录，一门第，二科甲，三名士。晚年提倡新学，兼用出洋学生，舍是无可见长矣。名位本高，于幕府宾僚，初不注意礼数，队渊加，亦所时有。初移节来两江，余惴惴焉，未敢进谒，恐其幕府我也。后以粮储胡研荪同

年属撰刘忠诚祭文，获蒙传见。问答颇为投契，如师弟子然。又询以近时所看书，则以诸先正奏议对。文襄曰：‘奏议以汝湖南陶文毅为佳。文毅之文于规行矩步之中，仍有一种灏气精光，不可磨灭。作文因当如是，作官亦何莫不然。’言时捋须摇头。余自觉覃乎有味。后文襄再还镇武昌，蒯礼卿观果来言：‘宫保欲携君赴鄂。余婉辞乃止。闻文襄在鄂时，官场以‘号令不时，起居无节，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’十六字为公赠联。公亦微闻之。一日语人曰：‘外间谓余号令不时，起居无节，事诚有之；面目可憎，则余亦不自知；至于余之语言何尝无味，余人特未尝与余谈耳。’初余代撰祭文，文襄为改二句，已见存稿。旋命撰刘忠诚木主入祠文，尤为激赏。兹从篋中检得，附录于此。文云：‘呜呼！麾头星陨，风驰甲马之声；箕尾神归，气壮山河之色。畏垒庚桑之社，永遗爰于馨香；成都葛相之祠，垂大名于宇宙。恭闻故实，式展明。奉粟主以告虔，缅桂梁之有赫。千人会舞，豪酋面而来；一诏旌忠，父老辍舂而听。伏冀灵旗来下，毅魄长依。荫江淮千里以安流，翊带砺万年于有永。岂直羊公名德，争看堕泪之碑；庶几召伯遗风，勿翦甘棠之树。’”又云：“文襄镇广州时，林访西观察在其幕府。访西，名贺峒，侯官林文忠公长孙也。文襄欲以女妻访西弟，访西白庶母，意不可。文襄大惭恨，遂与林疏。后文襄督两江，犹以前事为嫌，访西终不得进用。吾郡易实甫，亦文襄所特赏，朝夕进见，靡会不从。后以奉命拟文稿，中颇用新名词，文襄大怒，戒从官以后易来谒，毋得通报。其喜怒有如此者。文襄奖新学，而喜旧文。又一日见一某君拟件，顿足骂曰：‘汝何用日本名词耶？’某曰：“‘名词”亦日本名词也。’遂不欢而散。”此皆可见南皮嗜好喜怒，与人自殊。至其在节镇时，挥金如土，尤人所共知者也。

南皮久任疆圉，自负资望，每以倨态对客，凡追随南皮久者，皆能言之。惟其慢袁世凯一事，则言人人殊。梁启超氏则云：“光绪壬寅，张在江督任时，袁至南京，与张有所议。袁行之日，张饯之。酒及半，张乃睡熟，久而未醒，袁不及待而行。及醒，急命队请袁回。袁欲不返，幕僚劝之行。比至，重张宴谢罪，欢饮而别。时袁为北洋督也。”李宝嘉（武进人，即南亭亭长。有《官场现行记》行世，此事见《南亭笔记》）则云：“壬寅冬间，袁以母丧请假回籍。事竣，道出南京，与张相见，甚欢洽。袁作魏武帝语曰：‘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。’张不谓然，袁方欲有言，而张已隐几卧矣。袁出，张亦不送。袁大怒，径登兵轮，速令开船。南洋管驾以未奉张制军令，辞不敢。袁愈怒曰：‘汝谓我北洋大臣不能杀南洋兵轮管驾乎？’不得已，乃启定。迨张闻包声惊醒，急遣材官飞马持令箭，谕管驾不许开船，制军即来答拜。张至江干，船已离岸。袁在舵楼，与张拱手曰：‘他日再通函可也。’张嗒然而返。后张赴

京覲见，虚悬半年，皆袁所为，盖修前日之怨也。”李氏所言，委曲若此，终近小说家装点语，恐不荆一信。近阅徐树铮《视昔轩遗稿》，中有《致马通伯书》，论南皮亦及此事，且得之目击，当为可据。其书云：“通伯先生道席：南皮公传稿，谛诵数四，裁翦严，愜心贵当，重事轻举，萧然若无觉矣。篇中多用侧笔，运以曲致，讽誉相孕，抗坠在心，殆合取龙门、六一之神髓，别造新妍，而不袭貌似者也。惟鄙见以为有清中兴以来，自合肥李公逝后，柱国世臣，资望无逾公干，干略无逾项城。公于爵齿德俱尊，而辈行又先。项城功名中人，仰公如神。其时公果涵以道气，馭以情真，两美合，共忧国是。项城不愤亲贵之，尽其材画，戮力中朝。公虽前卒，而武昌之变，至今不作可也。诂公与相遇，殊形落寞，项城执礼愈恭，则愈自偃蹇以作老态。壬寅之春，公过保定，项城时权直隶总督，请阅兵。既罢，张宴节府，树铮躬侍陪席，亲见项城率将吏以百数，饬仪肃对，万态竦约，满座屏息，无敢稍解。而公欹案垂首，若寐若寤，呼吸之际，似[B242]々然隐び动矣。盖公去后数月，项城每与僚佐忆之，犹为耿耿也。一色息之细，不能稍自节束，以笼络雄奇权重之方面吏，徒使其心目中更无可畏、可爱、可敬之人，生与并世，渐滋其骄譎之萌，致力于拒纳之术，以遗后世忧。当日袞袞诸公，何人曾足语此？此亦清室兴废一大关键，而《春秋》责备之义所不容，不独严于公也。鄙见以为宜于传中，微书数言，俾后之读史者有所考，而知所以自处之道也。先生其谓可乎？惟幸教及之，不宣。”

按此文得之目击，当视梁、李二氏所纪为可靠。惟南皮慢人，往往于广坐大庭中，若寐若寤，甚至び作，久而始醒，事所恒见。惟三人所纪，皆为壬寅年间事，而梁、李则皆云在南京，徐又铮则谓此壬寅春间南皮过保定事，显然殊异。徐氏所言于马通伯先生者，当不诬。惟南皮壬寅春间并未尝入京，其入覲则翌年癸卯春间事。徐云壬寅，又显然为癸卯之误，此应订正者也。

徐氏书中所称南皮公传稿，当为《清史稿》张传。惟《清史稿》各传，是否有窜易，或即马氏原文，今无马氏手稿比勘，不得尽知。姑录存于下：

张之洞，字香涛，直隶南皮人。少有大略，务博览，为词章，记诵绝人。年十六，举乡试第一。同治二年，成进士，廷对策不循常式，用一甲三名授编修。六年，充浙江乡试副考官，旋督湖北学政。十二年，典试四川，就授学政。所取士多隽才，游其门者，皆私自喜得为学涂径。光绪初，擢司业，再迁洗马。之洞以文儒致清要，遇事敢为大言。俄人议归伊犁，与使俄大臣崇厚订新约十八条。之洞论奏其失，请斩崇厚，毁俄约。疏上，乃褫崇厚职治罪。以侍郎曾纪泽为使俄大臣，议改约。六年，授侍讲，再迁庶子。复论纪泽定约执成见，但论界务，不争商务，并附陈设防、练兵之策。疏凡七、八上。往者词臣率

雍容养望，自之洞喜言事，同时宝廷、陈宝琛、张佩纶辈崛起，纠弹时政，号为清流。七年，由侍讲学士擢阁学。俄授山西巡抚。当大后，首劾布政使葆亨、冀宁道王定安等黷货，举廉明吏五人，条上治晋要务，未及行，移督两广。八年，法越事起。建议当速遣师赴援，示以战意，乃可居间调解。因荐唐炯、徐延旭、张曜材任将帅。十年春，入觐。四月，两广总督张树声解任专治军，遂以之洞代。当是时，云贵总督岑毓英、广西巡抚潘鼎新皆出督师，尚书彭玉麟治兵广东。越将刘永福者，故中国人，素骁勇，与法抗。法攻越未能下，复分兵攻台湾，其后遂据基隆。朝议和战久不决，之洞至，言战事气自倍，以玉麟夙著威望，虚己听从之。奏请主事唐景崧募健卒出关，与永福相犄角。朝旨因就加永福提督、景崧五品卿衔。炯、延旭亦皆已至巡抚，当前敌，被劾得罪去，并坐举者。之洞独以筹饷械劳，免议。广西军既败于越，朝旨免鼎新，以提督苏元春统其军。而之洞复奏遣提督冯子材、总兵王孝祺等，皆宿将。于是滇越两军合扼镇南关，殊死战，遂克谅山。会法提督孤拔攻闽浙，毁其坐船，孤拔殪，而我军不知。法愿停战，廷议许焉。授李鸿章全权大臣，定约，以北圻为界。叙克谅山功，赏花翎。

之洞耻言和，则阴自图强，设广东水陆师学堂，创枪厂，开矿务局。疏请大治水师，岁提专款购兵舰。复立广雅书院，武备文事并举。十二年，兼署巡抚。于两粤边防控制之宜，辄多更置。著《沿海险要图说》上之。在粤六年，调补两湖。

会海军衙门奏请修京通铁路，台谏争陈铁路之害，请停办。翁同等请试修边地，便用兵；徐会澧请改修德州济宁路，利漕运。之洞议曰：“修路之利，以通土货、厚民生为最大，徵兵、转饷次之。今宜自京外芦沟桥起，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镇。此干路枢纽，中国大利所萃也。河北路成，则三晋之辙接于井陘，关陇之驂交于洛口；自河以南，则东引淮吴，南通湘蜀，万里声息，刻期可通。其便利有数端：内处腹地，无虑引敌，利一；原野广漠，坟庐易避，利二；厂盛站多，役夫贾客可舍旧图新，利三；以一路控八、九省之衢，人货辐辏，足裕饷源，利四；近畿有事，淮楚精兵崇朝可集，利五；太原旺煤铁，运行便则开采必多，利六；海上用兵，遭运无梗，利七。有此七利，分段分年成之。北路责之直隶总督，南路责之湖广总督，副以河南巡抚。”得旨报可，遂有移楚之命。大冶产铁，江西萍乡产煤，之洞乃奏开链铁厂汉阳大别山下，资路用，兼设枪钢药专厂。又以荆襄宜桑棉麻而饶皮革，设织布、纺纱、缫丝、制麻革诸局，佐之以堤工，通之以币政。由是湖北财赋称饶，土木工作亦日兴矣。

二十一年，中东事棘，代刘坤一督两江，至则巡阅江防，购新出后膛，改筑西

式台，设专将专兵领之。摹德人教练，名曰“江南自强军”。采东西规制，广立武备、农工商、铁路、方言、军医诸学堂。寻还任湖北。时国威新挫，朝士日议变法，废时文，改试策论。之洞言：“废时文，非废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也，故文体必正，命题之意必严。否则国家重教之旨不显，必致不读经文，背道忘本，非细故也。今宜首场试史论及本朝政法，二场试时务，三场以经义终焉。各随场去留而层递取之，庶少流弊。”又言：“武科宜罢骑射、刀石，专试火器。欲挽重文轻武之习，必使兵皆识字，励行伍以科举。”二十四年，政变作，之洞先著《劝学篇》以见意，得免议。

二十六年，京师拳乱，时坤一督两江，鸿章督两广，袁世凯抚山东，要请之洞同与外国领事定保护东南之约。及联军内犯，两宫西幸，而东南幸无事。明年，和议成，两宫回銮。论功，加太子少保。以兵事初定，乃与坤一合上变法三疏。其论中国积弱不振之故，宜变通者十二事，宜采西法者十一事。于是停捐纳，去书吏，考差役，恤刑狱，筹八旗生计，裁屯卫，汰绿营，定矿律、商律、路律、交涉律，行银圆，取印花税，扩邮政。其尤要者，则设学堂，停科举，奖游学。皆次第行焉。

二十八年，充督办商务大臣，再署两江总督。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，请开矿海州，立劾罢之。考盐法利弊，设兵轮缉私，岁有赢课。明年，入覲，充经济特科阅卷大臣，厘定大学堂章程。毕，仍命还任。陛辞奏对，请化除满汉畛域，以彰圣德，遏乱萌，上为动容。旋裁巡抚，以之洞兼之。三十二年，晋协办大学士。未几，内召，擢体仁阁大学士，授军机大臣，兼学部。三十四年，督办粤汉铁路。

德宗暨慈禧皇太后相继崩，醇亲王载灃监国摄政。之洞以顾命重臣，晋太子太保。逾年，亲贵寝用事，通私谒。议立海军，之洞言海军费绌可缓立，争之不得。移疾，遂卒，年七十三。朝野震悼。赠太保，谥文襄。

之洞短身巨髯，风仪峻整。莅官所至，必有兴作。务宏大，不问费多寡。爱才好客，名流文士争趋之。任疆寄数十年，及卒，家不增一亩云。（《清史稿列传》二百二十四）

李慈铭《越縕堂日记》云：三代以下，惟恐不好名，其言诚是也。然好名亦有君子、小人之别：严流品，峻崖岸，崇名节，尚清议，主持绝学，不耻沈沦，拒绝非分，不顾贫贱，此君子也；虽或议论少激，意见少偏，不少为圣贤之徒。广结纳，争声誉，逞浮辩，恃客气，索隐行怪，厚自标异，外骄内谄，敢为诡诞，此小人也；虽或饰诈行方，露才扬己，终入于下流之目。今有人焉，嗜欲满其中，囚垢饰其外，鹜虚声以吓腐鼠，剿杂览以驱群羊，无一艺之可名，无一事之求是，而夜郎自大，凤皇不如，深妒道真，恶闻胜己。岂知转瞬

之间，冰消日出，狐豕各敢尽，草木同归，岂不悲哉？今日客坐间偶有所感，聊复论之。（光绪三年丁丑四月初八日日记）

按此一段通论小人之尤，似为张南皮而发，附记之。又按是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记云：“张香涛属刘氏孤邀江浙数人饮龙源楼，为贖镌山师归葬费。此事余已与同榜诸君有成言矣，不必听人指麾也。不往。”又四月十四日日记云：“张香涛来，不晤。”据此则越縵是年春间不嫌于南皮，此二事可证。然则此泛论小人之尤者，必为南皮无疑也。

### ○赛金花（附洪钧墓志铭）

赛金花即曹梦兰，或云傅彩云，樊樊山为赋《彩云曲》者也。妍丽为光宣朝冠，余于宣统间过析津曾见之，丰容盛，不减畴曩。顷见林墩谷与李拔可手札有云：“曹君小照前留在尊处，想必收好，千万记着带出来。至要，至托。此人已成广陵散矣！”诗集有二首亦及之，不谓倾城乃见眷眷于名士者若此。又有吉同钧者，著《乐素堂诗存》，中有《癸卯年狱中观妓赛金花感赋》一首并序。盖时以刑部主事，署提牢职，见之狱中也。其序谓：“侍郎没后，不甘寂寞，复落勾阑理旧业矣。初居沪，旋携姊妹花入京，遂隶乐籍为诸录事长。五陵豪贵，咸以先睹为快。庚子之变，联军入都。德督瓦某，僭居西苑。金花以能操德语，前往迎迓，瓦见而狎焉。瓦好杀，居民苦之，金花为缓颊，多获宥者。由是名倾一时，知与不知，皆仰慕之。洋人至影其像以相夸异，其动人欣羨如此。今夏以毙小鬟逮入狱，人皆指为淫报。而怜香惜玉者流，又复群相惋惜，替花请命。嗟嗟！人各有心。憎花者固为方领矩步之俦，而怜花者亦不尽倚翠偎红之辈，其用情固未可厚非也。余久耳其名，观其像，未获睹其容。今闻定讞拟递籍，行有日矣。窃谓薛涛、苏小，好事者想象其美，至于连篇累牍，相与歌咏于数百年后。今绝世名媛，近在咫尺，而不一睹芳容，詎非憾事？适代署提牢，入狱察诸囚，次及花，果然丽出肌表。虽徐娘已老，犹娇娆如处子，洵天生尤物哉！见余，遥屈一膝，似有乞怜意。夫猛虎在山，百兽震恐，一入陷之中，摇尾而求食。赛金花当得意时，非达官贵人不得一接芳泽；及幽身圜扉，虽以余之卑老，犹若俯首贴耳，望其援救，岂不重可惜哉？”诗云：“京都多名妓，艳说赛金花。车马门如市，宾客列座嘉。争求一识面，声价高云霞。腰乏十万贯，徒抱虚愿赊。一朝入囹圄，阴院黑云遮。妖星临贯索，泪雨湿荷枷。乞怜犬摇尾，束缚兔罹置。我署提牢职，放饭趁晚衙。鸡鹜群争食，一鹤静不哗。见我曲一膝，请安礼有加。涂泽去脂粉，艳如碧桃葩。小蛮腰支细，杨柳新吐芽。花甲年逾半，犹如初破瓜。含情羞掩面，犹似抱琵琶。谛视未了了，忽被禁卒。须臾双扉阖，深锁不可挝。归来思不寐，深夜跌坐跏。”此诗及序，俱无足观。然赛金花以一妓女，既为洪文卿所惑，而外邦如

瓦得西以及中外名流为所震荡者，实繁有徒。余过津门，以某君介，曾一至其妆阁。时年已三十八，而妍丽犹如廿许人。余因忆噉谷“颜色能骄西海花”之句，问：“识林噉谷否？”赛曰：“光绪丙申间，曾见林君于沪上，（时赛方廿五六左右。）不三年，而林君死矣。”及民国初元，赛尝往津沪及旧京，年已五十有几，望之犹卅许，可谓尤物。最后闻其再嫁吾乡魏斯灵。魏尝语人曰：“吾以古法物视之，不犹愈于贗鼎耶？”魏氏不久亦卒。赛不知所终。（千帆谨案：刘半农、商鸿逵撰《赛金花本事》，亦述其暮年生活，师殆未见此书也。）

林噉谷《晚翠轩集》有二诗皆为赛作，极可诵，再录于此。《和友人韵》：“锦车使者归来晚，雾阁云窗又起家。楚岫梦回洵美矣，汉宫望久詎非耶？君王自失河南地，颜色能骄西海花。生不逢时尚倾国，也将续命托琵琶。”《与石遗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》：“往日矜夸一任谩，远来共醉事殊难。高楼罢酒天初雨，短榻挑灯夜向阑。流落倾城同一叹，忖量终岁得交欢。此怀恐逐晨钟尽，留遣回肠报答看。”

洪钧以赛金花而为人所知。然洪氏使俄时，曾得回纥文元代旧史及中俄界图，尝据以撰《元史译文证补》，为光绪间研究元史者所推。其人亦非仅以掇危工馆书显者。世传其乡人台湾道顾肇熙所撰《洪文卿墓志铭》，可补《清史稿》本传之未备，录之：

《吴县洪文卿侍郎墓志铭并序》（顾肇熙撰）

国家自道光二十二年始允泰西通商之请，阅二十年乃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以王大臣领之。又十年，而后遣使聘问诸国，慎简贤能，颁给钦差出使大臣关防，三年一任，盖递重其事矣。同县洪公以阁学奉命出使俄德奥比四国，就迁兵部侍郎。任满归，奏对称旨，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疾终京邸。遗书上，天子轸悼，有“才猷练达，学问优长，尽心职守，办理妥协”之褒谕。赐祭葬，赏延后嗣，饰终之典，视各例有加。孤子洛既奉公之厝归里，乃邮状抵余台湾，言将以明年九月某日，葬公于县之西乡十一都十二图炖字圩赠光禄公莹次，请为之铭。忆同治纪元，同应京兆试，订交乡馆。虽在贫约，顾尝慨然有当世之志。洎同乡举忽忽三十余年，而公已千古。余虽不文，又奚以辞。按状，公讳钧，字陶士，号文卿。先世自徽州歙县迁吴。曾祖讳士树，候选运同，妣王李；祖讳启立，国学生，妣巴；考讳垣，候选从九品，妣潘。三世皆以公贵，诰赠光禄大夫，妣皆一品夫人。公年十八，入吴县学。同治三年，举于乡；七年，成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，恭修毅庙实录。告成，赏戴花翎，加四品衔，擢侍讲、侍读、左右春坊庶子、侍讲学士、侍读学士、詹事府詹事，凡八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，时光绪九年也。以母病疏

请开缺归。明年，丁太夫人忧服除，以原官充出使大臣，转兵部左侍郎。一为顺天乡试同考官，视湖北、江西学各一，典陕西、山东试各一。历充日讲起居注官、文渊阁校理、国史馆协修、功臣馆纂修、实录馆纂修、总纂、提调，本衙门撰文。及为卿贰，殿廷试阅卷，武试较射、覆朝审、承修坛庙陵寝工程以十数。公性孝友，幼颖异。家适中落，父兄欲令习贾，涕泣跪请卒業。及通籍，赠公已即世，未逮禄养，哀慕终身。太夫人素刚严，意不愜，取厉声譙呵，不少贷。公则竦息惕伏，怒解乃已。严事兄嫂如父母。歙县修宗祠需万缗，议按丁出钱盈其数，公立输半资以恤贫族。自廷试第一，未散馆，即视学湖北，感激知遇，锐志报国。屡司文柄，简阅精审，惟恐失人。光绪五年，主山东试，人文为各省冠。六年，视学江西，廉知抢替、重名诸弊，严行覆试，终日堂皇，徼幸遂绝。定经训书院规制，与诸生讲经济之学，多所成就。俗有溺女风，檄各学官与诸生收恤之，手书联额奖其勤，活婴无算。去任日，诸生于书院尸祝焉。九年，河决山东，朝廷命侍郎游百川驰往筹度，议开徒骇马颊二河。公奏其未谙河务，且陈河当因时制宜，黄河宜合不宜分，止可宽展重堤，不可别谋分泄。若开引河通二渠，此数百里土性松浮，一旦溃堤北，将为畿辅患。并条上治河事宜。臬司潘骏文熟悉河务，新获谴，无敢举者，力言其可用。疏入，旋命游百川回京，起用潘骏文。河患渐纾，实自公发之。会法越有事，条陈海防事宜，复蒙采纳。于是上结主知，向用矣。出使外洋，廉正自持，守约不挠，洋人感服。凡有裨军国者，密疏以陈。中外交涉繁要，多以电通信。外国用三马电，中国用四马电，费倍蓰。公创以干支代一十百千字，亦成三马电，岁剩1111费钜万。其精敏类如此。既入总理衙门，力持大体，勇于任事。沿江教案起，西人获谤书，牵涉湖南道员某，欲得甘心，当路亦思重惩以儆效尤。公持不可，谓：“徇人意，如国体何？”其人卒得保全。边界瓯脱，间有违言，公以革离错互，非口舌所能争，不欲为国家生事。天子知公深，时赐独对。造膝敷陈，外不能喻于人。人徒见公之踔厉名场，不可一世，而不知其旁魄郁积，耿耿于中，非旦夕矣。向者使还，道经红海，感受暑湿，病伏甚深，一旦触发，遂以不起。公治事聪强，无所瞻避，与疆吏论公事，下笔辄千馀言。兵部复推公主持，不于私宅判牍。每入署，吏抱牍进，恒逾尺，或竟日不得休。在告疾少间，犹一日书二十余函，不遑自恤。故闻公之薨，自同官自王以次临吊，无不哭失声。悲夫！公生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，年五十有五。配何夫人。子一，洛，县学廪生，复由荫生通判改工部郎中。公薨，奉恩旨，服阙后，以本部郎中，遇缺即补。女一，庶出。于俄罗斯见元代旧史，本回纥文，凡更数译，审为元代藩属旧史，详于西北用兵。公得之喜，谓足补《元史》疏漏。于是遍考元人官私书，及关系《元史》诸记载，手自纂辑

成《元史拾遗》若干卷。搜异域之佚闻，订中国之史，古未尝有也。铭曰：昔班固氏传西域，慨叹汉使益得职。惟公三年历四国，平迁一官依品秩。明修《元史》病荒率，史官自贡惮考。鄂罗斯文本回纥，纪翔漠事颇详实。公既翫止等珠璧，私幸谋于野则获。爰召舌人通累译，手自濡染奋大笔。俾阙者完疏者密，千秋裘非一狐腋。彼褚先生何足述？武库乃有《左传》癖。旁行斜上成都帙，宜进史藏石室。千秋不朽视方策，吾铭匪私秘真宅。（按“千秋裘非一狐腋”句，秋为金字笔误，上石后乃知之，附记。）

《清史稿列传》二百三十三卷有洪钧传，再录之：

洪钧，字文卿，江苏吴县人。同治七年一甲一名进士，授修撰。出督湖北学政，历典陕西、山东乡试。迁侍读，视学江西。光绪七年，历迁内阁学士。母老乞终养，嗣丁忧，服阕，起故官。出使俄德奥比四国大臣，晋兵部左侍郎。初，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，中国图学未精，乏善本。钧莅俄，以俄人所订中俄界图红线均与界约符，私虑英先发，乃译成汉字，备不虞。十六年，使成，携之归。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

值帕米尔争界事起，大理寺少卿延茂谓钧所译地图画苏满诸卡置界外，致边事日棘，乃痛劾其贻误状，事下总署察覆。总署同列诸臣以钧所译图，本以备考，非以为左证，且非专为中俄交涉而设，安得归咎于此图？事白，而言者犹未息。右庶子准良建议，帕地图说纷纭，宜求精确。于是钧等具疏论列，谓：“《内府舆图》、《一统志图》纪载漏略。总署历办此案，证以李鸿章译寄英图，与许景澄《集成英、俄、德、法全图》，无大纰缪。而诸准良所奏，则歧异甚多。《钦定西域图志》叙霍尔干诸地，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；叙喇楚勒、叶什勒库勒诸地，则总结之曰属喀什噶尔西境外，文义明显。原奏乃谓：‘其曰境外者，大小和卓木旧境外也。曰属者，属今喀什噶尔，为国家自辟之壤地也。’语近穿凿。喀地正北、东北昆俄七河，正西倚俄费尔干，其西南错居者帕也。后藏极西曰阿里，西北循雪山迳挪格尔、坎巨提，讫印度克什米尔，无待北涉帕地。设俄欲蹶喀，英欲T阿里，不患无路。原奏乃谓：‘二国侵夺拔达克山、安集延而终莫得通。’斯于边情不亦ウ乎！中俄分界，起科布多、塔尔巴哈台、伊犁，讫喀西南乌仔别里山口止，并自东北以达西南。原奏乃谓：‘当日勘界，自俄属萨马干而东，实以乌仔别里西口为界。今断以东口，大乖情势。’案各城约无萨马干地名，惟浩罕安集延极西有萨马尔干，《明史》作撒马儿罕，久隶俄，与我疆无涉。当日勘界，并非自西而东，亦无东西二口之说，不知原奏何以传说若此。谨绘许景澄所寄地图以进。”并陈扼守葱岭及争苏满有碍约章状。

无是坎巨提之役，彼此争其间，我是以有退兵撤卡之举，英乘隙而使阿富汗据

苏满。至是，俄西队出与阿战，东队且T边境。总署复具《筹办西南边外本末》以上。钧附言：“自译《中俄界图》，知乌仔别里以南，东西横亘，皆是帕地。《喀约》所谓中国界线，应介乎其间。今日俄人争帕，早种因喀城定约之年。刘锦棠添设苏卡，意在拓边。无如《喀约》具在，成事难说。唯依界图南北经度斜线，自乌仔别里径南，尚可得帕地少半，寻按故址，已稍廓张。俄阿交哄，揣阿必溃。俟俄退兵，可与议界，当更与疆臣合力经营，争得一分即获一分之益。”上皆嘉纳。十九年，卒，予优卹。

钧嗜学，通经史，尝订巽《元史释文证补》，取材域外，时论称之。

### ○袁爽秋

袁爽秋太常以抗言罹难。其未遇时，方应省试，祈梦于于忠肃祠。梦有冠服长髯者，所言皆天下事。袁急叩科名，于公曰：“尔异日即我，何患不达？”且教以更名重黎。嗣复叩未来大局，曰：“重黎之后，大局休矣。”太常耻更名，遂以重黎为字。泊官京师，或荐其出使俄罗斯。怵于前梦，坚辞之。不意居朝列亦以危言死。是事，张潜若同年言之。太常巡皖南时，潜若侨居芜湖，以试书院见赏，得执贖门下，盖亲闻于太常者。（郭则沅《寒碧琐谈》）

### ○王乃徵

余于清末，在开封见曾刚父有《送王聘三之官抚州》诗云：“远下鸾皇闭九闾，更无鹰隼击秋原。匡床谏笔收残篋，归路荷花感圣恩。一郡江湖闲不握，五更朝鼓断无闻。王民虚有横流叹，又向新台怅失群。”极喜诵之，以为李玉溪嗣音也。聘三官抚州时，政声甚著。及宣统年间，官河南布政使，先公上书言吏治及蠲去州县漏规积弊事，大为称赏。因檄彻查南阳等处州县漏规及预算事，归而并日记表册呈覆之，益大服。余以曾和其《嵩岳游草》数诗，为其所见，许为年少有才。趋谒数次，论文谈艺，不及其他。晚近大官中不失书生结习者，惟聘三先生也。国变后，侨申江，与朱古微、陈散原相倡和，而生事极苦。尝一夕寓庐被窃，衣履尽去，几至不能下床。时冬寒甚厉，无以为生。郑夜起、余尧衢各赠以内外羊裘，陈庸庵馈金，而其他友好亦各有馈赠。今集中有《去篋篇》一诗，即指此也。聘三有二子，长者早逝。次子阿碯，年十八，颇文秀，极爱怜之，亦遘疾卒于沪。妾陶氏生一女，亦不育。未几，陶亦死。聘三亲送两柩至宜昌，葬于其前夫人墓侧，盖义地也。临去有诗云：“将离绕匝三号去，尺土庇棺丛冢连。乱世异乡为此计，野烟荒草荆一怜。有身奚塞无穷责，顾尔仍余未了缘。待有老夫埋骨地，他时偃傍筑双阡。”诵其诗者，为之酸鼻。（闻其诗尚未有刻本，余曾抄其一卷，度藏之。）

聘三，又字病山，名乃徵。晚年侨沪上，易名潜，又号潜道人，四川中江人。光绪庚寅进士。庚子后在御史台，遇事敢言，颇负清望。光绪□□年，外简江

西抚州府知府。下车问民疾苦，修水利，惩滑吏，政声流闻。未及五年，即由湖南岳常澧道，擢湖北布政使。时瑞督鄂，对僚属颇傲慢，乃徵亦不示弱，两人积不相能。会瑞将述职入都，时鄂抚既裁，藩司例当护篆。瑞不欲为一时之前后任，一日召王至署，曰：“兄弟近将进京，督署日行公事，烦老兄代拆代行。”乃徵曰：“藩司政务殷繁，益之以督署公事，一人之精神，势难兼顾。请大帅别委人署藩司何如？”无结果而散。瑞遂具摺请覲，奉旨著来见。同日，奉上谕，湖广总督，著王乃徵暂行护理。盖摄政王载澧颇重乃徵，或传有师生之谊，故有此命，非出瑞之请也。朝命既下，瑞无如之何。乃徵上院，瑞即向之道喜，曰：“老兄圣眷优隆，开府先声，兄弟当代择一吉期，以便履新。”意欲启行后，始使乃徵接任。乃徵曰：“司里历官数省，莅任向不择日。”下院时，即对巡捕言：吾奉旨护院，定于某日接印。瑞大恚，至京后，力言乃徵难与共事。政府知二人之相迕也，遂将乃徵调河南布政使。到河南，又与巡抚宝不相能。南阳县知县潘某，因案为言官纠参，寄谕河南巡抚查覆，循例行司。乃徵查明后，一面详院，一面挂牌将潘某撤任，随即上院面陈此事。宝云：“适枢府某钜公方有函托，老兄何以不稍回护？”乃徵对曰：“大帅行司之公牒，但飭查覆，其他非所敢知。”宝虽不悦，亦无如之何也。会因争预算案，与财政监理官唐瑞铜龃龉。宝乃怂恿瑞铜，向度支部以破坏预算讦乃徵。时载泽为度支部尚书，有瑞先入之言，即欲具摺奏参。右侍郎陈邦瑞极力反对，云：“王乃徵如果破坏预算，河南巡抚何不奏参？即财政监理官亦无正式公文到部，仅凭私函，遽以入奏，本部向无此办法。且近时藩司之负时望者，甘肃藩司毛庆藩及王乃徵等数人耳。本部方将毛庆藩奏参革职，外间已人言啧啧，若再参一王乃徵，恐益滋物议。”事虽止，而乃徵亦不安于豫。未几，调任贵州。旋值国变，侨居上海，易名潜，以鬻医自食。康南海家有患疾者，恒召王医治之。初颇有名，后亦仍贫困，不能自存。余肇康、陈夔龙每助之。曾有《致于侍郎借时辰表启》云：“夜来司命见命，以昔尝戏我俾登无仕，终作筭人，今谋偿我。凡我所临病家。为遣神巫先驱，袪除不祥。任我以平庸浅陋之术，治人困笃垂危之疾，信手拈药，无不立奏奇功，沈疴若失。积数月所得酬金，当能自置一表，即以原物还公”云云。其《鬻医篇》末云：“宣统乙卯春，门首悬一壶。夜来感异梦，起告东海于”者，即指此。然恢诡可见其胸次矣。

病山有《落叶》四首，咏庚子事也。其诗云：“秋撼三山奈别何，流光激箭下庭柯。金仙掌畔荒荒影，玉女池边瑟瑟波。此日韶华随水逝，旧时庭院得春多。娇姿一种芳菲色，不信冰霜意有颇。”（其一）“亭亭珠树植名园，黄蝶西风又几番。浓翠自迎朝地彩，清钟忽堕晓霜痕。一庭衰草争怜影，百尺寒枝不

庇根。吹到师涓商调急，玉阶凄怨向谁论。”（其二）“自拂惊尘判玉条，雪埋冰泐几经朝。歌翻《独漉》伤泥浊，曲写《哀蝉》感翠凋。铜辇再过秋似梦，碧沟一曲怨难消。白杨路断鹃声急，谁向荒郊慰寂寥？”（其三）“依旧空庭碧藓滋，凄清日色冷燕支。轻来金谷飘烟地，又到银瓶合冻时。南雁叫群千里断，夜乌啼梦一秋悲。长空愿止回风舞，为惜飘零最后枝。”（其四）狄平子云：“此诗婉而挚，沈而佻，哀音激楚，有类变《雅》。”余谓清末京朝，颇多哀楚邈之音，皆从玉溪、冬郎而出。如李亦元、曾蛰庵、丁叔雅皆工此体。病山则不时作。此亦因珍妃之死，感而为此。事既哀怨，题亦凄惋，遂不觉偶入此派耳。实则病山其他诸诗，皆骨力坚苍，而游山之什尤工，亦不全似此种也。

陈锐《抱碧斋诗词话》云：“吾常为王衫方伯昔年备兵地，乱后来侨，与余书酝相劳苦，倡和有诗。朱古微次韵寄之曰：‘极天兵火况修途，谁谓蓬匪定居。用意故须忧患外，告哀犹是乱离初。新知濡吻宜尊酒，旧颂流传尚井庐。日夕双江急东下，莫因人事捐音书。’此与前赠李梅庵作皆为杰特。（朱祖谋《寄李梅庵》诗云：‘骨折心摧泪亦乾，世人只作等闲看。犹闻下笔风雷起，便与临觞醉酒难。着想何人到青史，收身百计逊黄冠。寻仙采药诚非妄，期汝行吟创大还。’）衫原作云：‘还轸兵戈九折途，寄巢风雨一廛居。妻孥尚在真成累，故旧相逢解念初。不死与谁消暮日，余生何处是吾庐？余宗未返跽音绝，（谓王梦湘。）破涕缘君尺素书。’余次韵云：‘相忘龟尾在泥途，犹胜当年葆居。形质虽存非复我，江山信美不如初。新愁突兀逃亡屋，旧梦依稀谏草庐。未可全无消遣法，篱根补读橐驼书。’”夏敬观《忍古楼诗话》云：“中江王病山方伯向有《游径山天目诗》一卷，已印行。余架上本有之，不知为何人持去，遂不见归。其游天目，先识一径山老诸生，遂往径山，主其家十数日，笠屐登陟殆遍，后步行游天目。余凡游天目三次，未尝一涉径山。盖其时径山寺已为盗贼所焚燬，游者相戒未往。东坡游迹，惟到径山。揣当北宋时登径山易，登天目难耳。病山尝谓余曰：‘径山者，一缩小之天目也。然竹木殊盛，虽小而幽曲。’又曰：‘凡游山皆须有跻胜之具，且不择居止饮食。’此语诚然。今临安道中，知游天目者多矣；至于径山，人以为小而忽之，则不免交臂相失。病山又有《游邓尉》诗，其写景极避平易，亦不填塞，是为上乘。

”其《石壁精舍》（其一）、《司徒庙观宋柏》（其二）、《韩蕲王墓》（其三）、《游邓尉第三日，偕甘卿、觉先、仲登灵岩，仲题名寺壁。是日仁先导散原游天平，涛园、诒重同谒韩墓，先返》（其四）皆佳，因已卜录，此不重出。（按乃徵在抚州知府任三年，不名一钱。及宣统即位，载沣监国，立擢为岳常澧道，未几晋江西按察使。未之官，授顺天府府尹。甫莅任，外简河南布

政使，移湖北。适陈夔龙督鄂，移北洋，继督瑞当在苏抚任，明令以乃徵护理湖广督。此与前一段徵有不同，俟考。）又云：“中江王聘三方伯乃徵，晚更名潜，字病山，曾官吾省知府。予于三十年前，识之于朱古微侍郎座上。其诗沈箸无凡响。没后，诗卷尚无刊本。《闻西湖雷峰塔圯感赋》云：‘九百年前保土雄，中闺檀施矗穹窿。寰区妇孺呼名久，幻作飞埃夕照中。’（其一）‘破空危影倒波明，装点湖山古性情。十载南冠携酒至，一弹指顷断鸥盟。’（其二）‘成住坏空参佛谛，盛衰兴替总天心。曾无珠网前埋地，那得金铃再叩音。’（其三）‘白马虚鸣龙护休，水光山色黯生愁。为询结伴巢居子，残日荒冈可久留？’（其四）‘乱后湖彳气象更，输金卜筑使人惊。神州余此埋忧地。哭震青天霹雳声。’（其五）‘浪传蛇孽不知年，九百虞初古未删。莫怪村氓滋谰语，眼中斯世岂人间？’（其六）‘万千残甃敌牟尼，一窍中函贝叶齐。倘幸六丁无力取，佛心今与散浮提。’（其七）‘雨态晴容亲咫尺，定香桥畔故人扉。而今应是昏鸦点，犹绕峰头散乱飞。’（其八）诗中所云巢居结伴，指陈仁先、胡晴初也。陈胡交最密，近忽有隙。世言萧朱结绶，王贡弹冠，交道难矣。晴初为病山所得士，品节极高。病山辛亥后，闭门不出，攻苦食淡，为遗老中最能忍贫者。其《七十初度》诗云：‘乱世获苟全，处约亦何病？吾生颠沛境，古人或又甚。乾坤疮痍旦，养此星星鬓。犹能劳筋骨，未觉厌蔬。所嗟蹇钝质，时迈学无进。于道未有闻，往哲何寥？百六数已极，妖势益横。验之平陂理，终俟天人应。漆园喻深根，子舆谈忍性。于中必有事，云何得其证。’于此诗，可见其处境之穷也。”

#### ○樊增祥

樊山于光宣间负才名，诗笔侧艳，而尤工判牍。顾其为人颇有可议者。樊山夙为李莼客所奖拔，且奉李为师。两人沆瀣，可于己印行之《越缦堂日记》知之。顾莼客晚年，亦颇致憾于樊。莼客捐馆时，樊山于其邸舍取去日记数册，皆莼客最后数年之笔，其后人故旧屡索不还。樊氏卒后，知交为理后事时，遍觅卒不可得。或云病笃之时，已取而纳诸火矣。此一事也。又，易实甫为樊山文字骨肉之交，晚年喜为调侃，曾举其流传故事及诗文中俊语为谐文，固世人所同知也。实甫晚年曾取平生所为诗，精选数百篇，将镂板行世。缮写既定，送樊山覆阅，樊山亦久度不还。屡索屡拒，其后此本是否归诸实甫，后人不可知矣。此又一事也。李审言（详）骈文为江左作手。樊山为江宁藩司时，李以缪艺风介，谒见。先期，由缪呈李所为文一卷，樊亦留之不肯交出。及索回，则云：“已杂置官文书中，不得。”此又一事也。此皆为樊山居心叵测，为士林不理于口者，亦不知是何居心也。李审言有《书樊云门方伯事》，即记其与樊山关系，文中极致不满之意。兹特录之于此，以备一说。

李详《书樊云门方伯事》云：

樊云门方伯官宁藩，甫视事，缪艺风先生劝余谒之。曰：“子老且病，须赖人吹嘘。盍以骈文稿示我，当为先容。”后月余，余往谒之。问：“乡试几次？”对：“九次。”曰：“沈屈矣。”又问：“受知系何学使？”余曰：“入学为瑞安黄侍郎，补廩为长沙王祭酒。”曰：“俱是名师。”又云：“前见大作骈文，甚古。谭世兄尚在我署内。”盖见余骈文，前有谭复堂先生序也。又曰：“江北有顾清谷先生善骈文，见过否？”余曰：“《方宦酬世文》见过。”又曰：“顾耳山先生是兄弟荐于鹿芝轩中丞者。”余起谢云：“顾为姻亲，渠奉母留陕不得归。当时只知陕西主考、泰州同乡黄君葆年所荐，不知为方伯也。”又曰：“此时不尚风雅，但知阿、比、西、提字母耳。”余因进曰：“江宁藩司自许仙屏先生升任去，尚未有讲求文字者，方伯可以提倡提倡。”樊唯唯。余出告友人王君宗炎。曰：“子称谓太抗，当称大人。”余笑曰：“渠大人，我小人耶？”后友告樊方伯好收门生，不见某君齿逊樊二年，新经拜门，委办南洋官报局，岁可得数千元。余曰：“缪艺风先生可谓知己，余尚未执贄门下，何况樊山？”某君既办官报，果获数千元存储宝善源，折阅泰半。余告友人：“若如君言，得钱亦不可保。门生名湔洗不去矣。”余见樊后，樊有诗寄艺风。末句：“可有康成赋合无”，盖用《世说轻诋篇》“著赋颜合、逐康成车后”戏艺风，即以戏余，遂薄之不往。而索回文稿甚亟，樊弃之，不可得；艺风一再函问，不复。艺风覆余书曰：“前日方伯谈次寻大作未获，杂入文书中矣。昨又函催，亦未覆也。”余复作书求之，亦未答。因知樊忌前害胜，善效王恭帖笺故事，且复仿吾家昌谷中表投溷之举，益叹息为有夙憾。改革后，樊遁上海，余复馆沪。徐积余观察谒樊，出问何往？云：“将候李审言。”樊似有眷眷之意。徐劝余往见，余不可。艺风又告：“云门知君在此，曰：‘李是行家。’称之者再。君可趋樊一谈。”余又不可。后沈乙庵语余：“云门约我及散原打诗钟，君可同往。”余以事辞。樊名满天下，后生小子，唯樊为趋向。友人官京师，抄示樊山近诗，有“新知喜得潘兰史，旧学当推李审言”语，以是为重。数年后，上海有《当代名人小传》出，其《文人》一门有李审言、潘飞声同传云：往樊某有诗。潘兰史、李审言上各空方口四字，即京师友人抄示二语也。下云：二人因得名。余之得名，非由樊始，海内先达可以共证，然亦见世上拥樊者多。若余以一穷秀才，樊由庶常吉士官至藩司，一言之誉足为定评。岂知余数不兼于樊耶？樊今年八十有五，余今年七十有二，各有以自立，亦各不相妨。恐读《当代名人小传》者，不知余与樊山本末，故备书之。亦以见江宁藩司自许仙屏先生去后，驯至亡国，无一人可继也。庚午四月。

## ○张百熙

长沙张冶秋（百熙）管学务时，局度恢张，喜宏奖，广延纳，极为士论所崇。而以同官荣庆与之意见不合，不克大行其志。后改设学部，荣庆为尚书，百熙遂解学权，盖抑抑不欢也。光绪丙午六十生日，陈黻宸所撰寿序有云：“抑我尤谓公为朝廷柱石，出入鞅掌，昕夕急当世之务。其位可谓至贵，其事可谓至繁，其身可谓至劳，而推贤进士，顺于接物。一介之士，或修刺入门，至者无虚日。虽衣褐衣，穿敝履，公习见不厌恶。门者或阻之，公每立命入见，温温与笑语，如故旧家人，相对每竟夕无倦容。甚有抵掌高谈，拍案大言，评鹭古今，纵论时事。扬人之善，则骤然立，忽然舞；疾人之恶，则戟而指，怒而呵，睥睨讥切，无所顾忌。彼亦见公推心置腹，直自忘其在大官贵人之侧者。哂之者则曰：此狂生也。诋之者曰：此不羁之士。怜之者曰：身居卑贱，更事未深，故语言无检束。而公独优容之，礼遇逾众人。当夫虚怀接下，吐纳包涵，百川走渠，大风吹壑，如奔如驰，有容乃大，非古大臣，其孰能与于斯？”云云，颇能道出百熙殷勤接士之态。郭立山序谓：“京师首善之地，大学堂规制粗备，实始今户部尚书长沙张公。公于学之诸生，脱略权势，勤勤接近之。人或有非哂者，公不之顾，以谓此性之所乐。孟子所谓教育天下英才者是也。而学生亦独喜亲公。夫岂有为而然哉？”又谓：“立山尝闻公言：‘管学之初，甚欲网罗天下名宿，研明教育诸法，造就非常之才，以应世变。而事会之来，有不尽如初愿者。至今数年之间，不独人才难得易失，俯仰生感，即手自拔识之诸生，所望以报国者，亦未及卒业而观其成就何如。世之毁誉原不必计，而事体重大，其敢谓非我莫属，而天下不复有人耶？’呜呼！公之去学务，而流俗深以为惜。孰知公之心，固以天下为量，而时饮然不自足者乎”云云。盖能道出其抑郁之怀。翌年，百熙卒。冒广生免联云：“爱好似王阮亭，微闻遗疏陈情，动天上九重颜色；怜才若龚芝麓，为数揽衣雪涕，有阶前八百孤寒。”颇为人传诵。湘潭赵芷荪（启霖）联云：“宏奖见公之大，泛爱或偶见公之疏，脱去町畔归磊落；热心为世所钦，歉忱当亦为世所谅，艰难时事有欷。”则有微词焉。陈黻宸寿序，上所引者之下，为“或曰公容人多矣，而人之容于公者，或湮没不能见长短。其能出而为公用，相与撑危局，任艰钜者，末之见也。公不负天下士，天下士实负公。”下文虽有“虽然”一转，为解释之语，亦似微有不满处，可与赵联合看。百熙为邮传部尚书，与侍郎唐绍仪因用人事相争，致传旨申饬。以贿不入，为奄人丑詈，遂愤恚发病不起。绍仪免联云：“好我同车，太息藺廉成往事；断金攻错，谁知韩范本交亲。”措词颇善于斡旋。郭立山联云：“是大臣中最有热肠之人，转恨追随稀阔；其遗疏内所尤疚心诸语，堪令朝野伤悲。”盖百熙遗疏有云：“所最疚心者，先后充管学

大臣、学务大臣，图兴教育，成效未臻，调任邮传部，创始失宜，上烦宸廑，自省愆咎，夙夜旁皇”云云。实其隐痛所在也。

### ○吴圭

余有论吴圭（观礼）二绝句云：“西征幕府滞高才，邻女王孙意自哀。万里衡云梗胸臆，婿乡南望首频回。”又：“太息圭不假年，故人投老见诗篇。宣南秋夜虫声急，一老灯前说往贤。”章行严（士钊）亦和作云：“嘻嘻高高语寻常，才士从戎万里长。楚越一家夫子俊，化龙池畔黯神伤。（自注：圭庵为何贞老女夫，寒家与何有连，得见圭庵缄札甚夥。化龙池，长沙南城何府。）翩联三士壮同光，一蹶鸡笼羽翼伤。漫道玉关春不度，柳围亲折却堂堂。（自注：三士者，张笱斋、陈庵与圭庵也。鸡笼之役，笱斋一蹶不振。圭庵佐左文襄平定新疆，功隐不彰，士论均惜之。‘漫道玉关春不度’用圭庵《送吴柳堂归皋兰》句。杨石泉赠文襄诗云：‘亲栽杨柳八千里，引得春风出玉关。

’”）仁和吴子隽与张笱斋皆同治辛未进士，同官翰林，陈庵则先一科。三人至相得，而庵与圭皆于左文襄有知己之感。圭本为何绍基女夫，故庵有诗云：“坐上何郎旧饮仙，别来牢落亦华颠。人生畏友谁能少，太息圭不假年。

”自注：“圭为笱斋至契，诗孙姑丈也。”圭既官编修，然早年曾随左文襄戎幕，后又随文襄平定新疆，随事献替，有功至鉅。其集中有《邻家女》、《天孙机》二乐府，即自道其平生遭际，而致憾于依人作嫁也。余早年在南昌，胡先示我《圭诗录》，为庵手写上雕。略为审视，极服其诗格高浑。其抚时感事之篇，得杜陵法乳。惟用事极，非注莫明。及乙丑夏秋间在都门，侍座庵，即从容询圭事。曰：“吴子隽与余及笱斋至契，居京师时，靡日不见。余视为畏友。惜频年在外，仅于尺素中商略学术。偶及时事，其见解尤高。故文襄倚之如左右手。子隽诗稿甚多，而芟剔至严。死后，余从其夫人索得自定本，遂手录一册，即后此据以上本者也。”今闻版已不存，印者亦稀矣。余诗“宣南”“一老”句，即指此。

### ○张幼樵

余尝有题张幼樵（佩纶）《润于诗集》云：“几年关塞忆累臣，热泪如潮忆苦辛。堪笑平生王霸学，却从诗笔见轮。”又云：“相府怜才式好逑，王家作弼定伊周。谁知今日张张口，换取当年柳柳州。”笱斋一生以王霸之学自诩，光绪初元，与张之洞、陈宝琛、宝廷三人遇事敢言，有“四谏”之称。或以邓承修（一云黄体芳）益之，而称为“五虎”者。甲申基隆一役，笱斋以三品衔会办福建海疆事，一闻声，乃仓皇遁走。论罪谴戍，然合肥相国怜其才，以为笱斋将来勋必出己上。戍所释还，以女妻之，然一蹶不振，竟以诗人老矣。笱斋于管仲书致力最深，而诗尤工，与张广雅尚书并称为北派二鉅子。其诗得力于

玉溪、坡公，而剽剑悍之气溢于字句，亦深至，亦蕴藉，确为光绪朝大手笔。其与广雅略不同者，广雅易文历中外，勋业烂然，感喟雍容，语无激荡；而笱斋则抑塞无俚，语多愁苦，忧时之言，回肠荡气。或谓其诗有过于广雅者，则境地所处之不同，非工力有高下也。庵阁学、广雅尚书，皆与笱斋为死友。两公咏吟，为笱斋而作者，无不工。如广雅《过张绳庵宅》云：“廿年奇气伏菰芦，虎豹当关气势粗。知有卫公精爽在，可能示傲梦令狐。”庵《七月二十五夜山中怀笱斋》云：“东坡饮啖想平安，塞上秋风又戒寒。久别更添无限感，即归岂复曩时欢？数声去雁霜将降，一片荒鸡月易残。独自听钟兼听水，山楼醒眼夜漫漫。”又《笱斋自塞上和前诗，叠韵再寄京师》云：“观棋闻又入长安，金三年信誓寒。雨夜梦回疑妇叹，（边夫人于谪戍次年没于京邸。）竹林酒熟忆朋欢。肯将龟从詹尹，倘爱钟鱼对懒残。住惯烟波怕尘土，停云直北奈迷漫。”又《笱斋以小像见寄，感题却寄》云：“十载街西形影随，五年南北尺书迟。梦中相见犹疑瘦，别后何时已有髭。机尽狎沔原自适，声销卖药渐无知。江心忆拜张都像，热泪如潮雨万丝。”又《沪上晤笱斋，三宿留别》云：“相看短发未全斑，十五年来一瞬间。可似东坡遇莘老，安排浮白对青山。”“小阮去入朝，（健庵约余相见，阻风逾期，至则行矣。）阿瑛话旧最魂销。（缉庭）早知万事皆前定，秋雨横街说鬼宵。”“却将谈笑洗苍凉，三夜分明梦一场。记取吴淞灯里别，不须寒雨忆横塘。”又《入江哭笱斋》云：“雨声盖海更连江，迸作辛酸泪满腔。一酌至言从此绝，九幽孤愤孰能降？少须地下龙终合，孑立人间鸟不双。徙倚虚楼最肠断，年时期与倒春缸。”读此数诗，令人增气谊之重。

#### 《清史稿张佩纶传》

张佩纶，字幼樵，直隶丰润人。父印塘，官安徽按察，卒于军。佩纶成同治十年进士，以编修大考擢侍讲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时外侮亟，累疏陈经国大政，请敕新疆、东三省、台湾严戒备，杜日、俄窥伺。晋、豫饥，畿辅旱，乃引祖宗成训，请上下交儆，条四目以进：曰诚祈，曰集议，曰恤民，曰省刑。恭亲王奕遭谗构，复请责王竭诚负重，上嘉纳之。通政使黄体芳继陈灾状，语稍激，纒圭吏议。佩纶力争，被宥。寻丁忧。服竟，起故官。时琉球已亡，法图越南亟。佩纶曰：“亡琉球则朝鲜可危，弃越南则缅甸必失。”因请建置南北海防，设水师四大镇。又荐道员徐延旭、唐炯知兵，堪任边事。并招致刘永福黑旗兵为己用。是时吴大澂、陈宝琛好论时政，与宝廷、邓承修辈号清流党。而佩纶尤以纠弹大臣著一时，如侍郎贺寿慈、尚书万青藜、董恂，皆被劾去。光绪八年，云南报销案起。王文韶以枢臣掌户部，台谏争上其受赇状。上方意任隆密，乃援乾隆朝梁诗正还家侍父事，请令引嫌乞养，不报；又两疏劾之

，遂罢文韶。而擢佩纶署左副都御史，晋侍讲学士。明年，法越构衅，佩纶章十数上，朝廷始遣兵征土寇，缀敌势。法人不便其所为，佯议和，而阴使人攻陷南定。佩纶请乘法兵未集，敕粤督遣水师护越都。而枢臣狃和局，虑佩纶梗议，令往陕西按事。已而法果袭顺化，胁越与盟，越事益坏。使归，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。

十年，法人声内犯。佩纶谓越难未已，黑旗犹存，万无分兵东来理，请毋罢戍启戎心。上韪之。诏就李鸿章议，遂决战，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。佩纶至船厂，环十一艘自卫。各管带白非计，斥之。法舰集，战书至，众闻警，谒佩纶亟请备，仍叱出。比见法舰升火，始大怖，遣学生魏瀚往乞缓。未至而声作，所部五营溃，其三营歼焉。佩纶遁鼓山麓，乡人拒之。曰：“我会办大臣也。”拒如初。翼日，逃至彭田乡，犹饰词入告，朝旨发帑犒之，命兼船政。嗣闻马尾败，止夺卿衔，下吏议。闽人愤甚，于是编修潘炳年、给事中万培因等先后上其罪状。时已坐荐唐炯、徐延旭褫职，至是再论戍。

居边，释还，鸿章再延入幕，以女妻之。甲午战事起，御史端良劾其干预公事，命逐回籍。庚子议和，鸿章荐其谙交涉，诏以编修佐办和约。既成，擢四品京堂，称疾不出。三十四年，卒。（按《清史稿》本传后，附：何如璋，字子峨，籍广东大埔。同治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以侍读出使日本。归，授少詹事，出督船政。承鸿章旨，狃和议。敌至，犹严谕各舰毋妄动。及败，藉口押银出奔，所如勿纳，不得已，往就佩纶彭田乡。佩纶虑敌踪迹及之，给如璋出。士论谓闽事之坏，佩纶为罪魁，如璋次之。如璋亦遣戍。后卒于家。）

### ○八指头陀

寄禅又号八指头陀，俗姓黄，后为天童寺住僧。顷见《寒碧琐谈》云：“法源寺住持道阶，其先湘人也。尝赠予《八指头陀诗集》四卷，其诗渊雅，颇有唐音。郭诒 白同年言：曩在湘，尝见其人志行崭然，以矢志皈佛燃去两小指。故自称八指头陀。初失学，及皈禅，忽得灵悟。偶游洞庭，得‘洞庭波送一僧来’（原文作‘归’）之句。以语王湘绮，王湘绮诧为天才，因略授以诗学，自是遂娴吟咏。然诗成必假手钞胥，使自书之，则点画讹舛百出。白云：‘每苦吟不就，则跌坐沈冥。忽然得句，如出神助。’年七十余，云游京师，（按寄禅于民元以中国佛学会代表入京请愿，因维持全国寺产事。）怛化于法源寺。道阶以乡谊理其丧，且检其遗集锓行于世。（按寄禅死时，其全稿即为杨度取去。杨略为编次，镂板行于世。）余诗，颇谓妨禅；而八指之诗则通禅而有得者，虽出天机，终邻客慧。所作白梅律句十二首，钩深摘隐，别寓禅锋，虽诗人不逮也，可以传矣”云云。寄禅自书诗稿，余于王伯沆处屡见之

，却满纸讹误。其字虽别体百出，欹斜不整，却于指上见真气也，殊可怪诧。寄禅口吃，别有咏白梅诗一卷，陈散原悼敬安上人句云：“犹认期期咏白梅”，即指此。（诗见《散原精舍诗》续集上六十四页。）

### ○杨昀谷免诗

昀谷死后，知交中多有免诗。余忆陈石遗有《九一篇哭杨昀谷》云：“古今几诗穷，萃子一身夥。子诗无苦语，此中理不那。十年居长安，靡游不同果。一官出无车，载之出尘果。（出游尝坐余车。）一第食无肉，太瘦逢饭颗。一麾不出守，空把江头柁。（君改官四川郡守，同人出钱，余作《八况篇》送之，而不果行。）一庵卧白头，苦行证佛果。一种意，慰我坎坷。（余丧子，君数数来慰，免以沈痛之诗。）一纸最后书，迢迢寄海左。一朝天苍茫，囚山足终裹。故人半零落，陈赵罗胡我。（庵、尧生、东、瘦唐。）盖棺初名闻，一棺付峨舸。遥接《八况篇》，寥空酹白堕。”又胡步曾（先）亦有《哭昀谷文》二诗。其一云：“中原久丧乱，耆旧日凋落。噩耗传海疆，此老亦解脱。握别曾几时，警犹如昨。弹指成古今，闻讯遽惊愕。酸怀言可喻，哭奠阻途邈。深悔同城居，造请未肯数。惟公天人资，冲怀接冥漠。儒修与佛性，幽光蕴灵璞。郎潜久如梦，垂老翻守蜀。富贵本浮云，（公出守西蜀，都人士祖饯赋诗，名《浮云集》。）咄嗟返初服。自兹安大隐，踪迹俨云鹤。道心益精进，骨见肤自剥。冤亲证平等，（公旧仆一夕无故戕公冢孙，已而自杀。公仍善视其家属。）转觉遭非酷。云归杳何处？梦醒了无触。知公喻浮沤，沤灭即圆觉。后死能契然，清泪禁扑簌。”其二云：“同光盛诗教，办香在黄陈。散原主坛坫，遐迩争传薪。末流病粗犷，颇失涪翁真。公独契玄机，理圆韵自醇。高标揖靖节，弟蓄王储伦。并世寡俦侣，石巢庶知津。一卷妙峰诗，澜翻语通神。闻修得自在，末学安可臻？我亦好攒眉，宛若秋虫呻。河鱼膏自煮，满纸皆荒榛。公独谬许之，谓接支公尘。方期授句法，言笑时相亲。转眼隔人天，此恨宁可论？遥闻藏山业，付托欣有人。终矢宝遗编，视若ギ琳珍。”步曾此二诗未能精警，亦因门面语未能刊落耳。惟“醇”“伦”二韵，恰到好处。小注可存轶事，遂连类存之。终不若石遗老人一篇之简老而有逸趣也。

### ○清末五小说家（林纾李宝嘉吴沃尧刘鹗曾朴）

余年十四，随侍梁园。时五经甫毕，先府君日督课读《资治通鉴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文选》诸书。日有定程，夜则疏记一日看读所得于日记册。日必三四百字，文事日进，即始于此。顾其时亦颇喜浏览今人所为小说。其最赏者，译著则以闽县林琴南（纾），撰著则以李伯元（宝嘉）、吴趸人（沃尧）、刘铁云（鹗）、曾孟朴（朴）所著为笃嗜。其他虽时有胜处，然不甚重视，此亦少年时一段回忆也。及光宣之际，入京师大学堂读书，而林琴南

则以五城学校教员，兼主讲京师大学堂预科。余尝谒之教员憩息室中，遂得挹其丰采。时先生御枣红宁绸皮袍，袖手踱廊下，体格中材，面貌在丰瘦之间，语时气粗而语重。其人卞急使气，顾对少年人颇谦退。余与立谈二十分钟，颇加奖励。及后数谒之寓庐，每语文则不相入。盖余时于唐人颇重吕和叔、刘梦得，于宋人推宋景文，清人自汪容甫、邵叔山外，殊不甚喜。琴南每欲劝予从惜抱、柏枧入手，意欲导诸桐城一派也。余甚不谓然，因叩：“先生译西稗，奈何不学方姚，而效《南北史》、唐人小说语？今人推先生者，不在彼而在此，得无自相啗柄乎？”琴南不能为确切答覆，而但云：“君不喜方姚，此年少气盛之故，他日当思鄙言。”予曰：“桐城派中，吾以鲁通甫为第一人，曾涤生次之。至于惜抱，与其学其文，不如学其诗。”琴南大异之，徐曰：“君殆遇名师乎？”余笑曰：“生平未尝从师，更未遇名师。予所师者，乃师吾心耳。心所喜者，笃信之，守之；所不喜者，亦未尝薄之，但置而不论耳。即如先生译著满天下，予读而好之，久则不甚好，并未尝如它人加以轻薄之词。梁卓如之文亦然。”琴南益大异。时松江姚雄伯颇为林所称许，后亦曾效其说部体，颇有“虎贲中郎”之称。予则于林氏所为，未尝学，亦未尝非。或有攻之甚力者，予则云：“林先生自有不可及处，即如君所诋讪其，恐力学二十年，尚未能企及。为学贵自得，无自得之处，诋讪其他人，于自己声名仍无益也。”时有闽人游某，传其语于琴南，琴南颇重予。实则余与林氏遇时，始终未尝与论文艺，不过偶为竹林之游耳。及民国初元，林氏挈妻孥避乱析津，贫乏不能自存。《民约报》才宛林为主笔，自署曰蠡叟。时余已随先府君商城任所。余初读蠡叟文，心颇讶之，以为非林氏莫能为。顾其文颇循时论，又喜用新名词，往往于文意不相照。至其言之忸怩不由衷曲，则于字里行间，一索而知之耳。一日，忽思姑定为林琴南，作一书以诤之。果得覆书，云：“已辞

席矣。”壬子夏、秋，徐又铮办《平报》，才宛林为总主笔。林谢之，曰：“曩在析津，见屈于汪辟疆，不如其已。无已，姑以笔记塞责何如？”此即该报所刊之《铁笛亭琐记》，后又改为《畏庐琐记》者是也。惟林氏有一不可及处，即语及德宗，每于广坐中痛哭流涕。又待人颇诚恳，任侠尚气，为一时老辈所不能及。今日检行篋，余于民国元年致林书，赫然在焉。覆书虽寥寥数语，亦可味。兹并录存之，以备谈助，亦晚近文坛一故实也。

### 《与林琴南书》（汪辟疆）

琴南先生座右：国垣浅学无状，在大学时窃闻长者绪论久矣。同学友自北来，具道先生现主某报，私心自喜，以为报界文字<骨九>靡，日入衰壤，得先生以振起之，当必有以移转世风于不觉者。及取而读之，则中所云云，按之初意

，实相刺繆。岂习俗移人，虽贤者亦不能自免耶？抑媚世之文与传世者固不可同日语耶？先生将何以解于斯二者？昔李唐初叶，竞尚排偶，故当世所传文无一非俚体，韩愈氏起而返之醇古，风气一变。宋初科举之文，多尚新体，欧阳氏出而振之，风气亦一变。文字之盛衰，虽与世运相通息，要之有赖乎豪杰之士，以收救弊起衰之功，此无可疑也。清季之文学何如矣？其尤弊者莫如报纸，以叫嚣为气盛，以粗豪为雄骏，以新词为奥衍，以俚语为雅饬。流风所播，举世披靡，而文字益坏矣。昔韩退之谓时时作俗下文字，下笔令人惭，示人则以为好。大惭大好，小惭小好。岂今日报馆之谓乎？先生学术文章，并世无偶，爱国之忱，坚贞之节，发为文章，定当冠绝一世。顾奈何泄泄沓沓，随世有兑俯，几若东施之颦，效之惟恐不肖者，岂下走所望于先生者耶？虽报纸文字成诸仓卒，然欲自树立于此等随人之处，正宜审慎出之。窃愿先生摭其所学，本其道德，发为文章。言论尚平实，不尚奇诡；文字尚稚饬，不尚俊衍。务举报馆文字之弊铲除之，以挽颓俗，则国垣不惜以逆耳之言晓之于长者之前者，为不虚矣。更进而教之。临启悚息，伏惟少垂省览。汪国垣顿首。

《覆汪辟疆书》（林纾）

辟疆同学足下：得书愧感，然身适裸国，不能无裸。迁就绳尺，吾亦知耻。奉书后，已作笺辞席矣。谨此奉覆，弟林纾顿首。林纾、李宝嘉、吴沃尧、刘鹗、曾朴五家，既以稗官擅名一时，其平生事实多不备详。兹略为记之于下：林纾，原名群玉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福建闽县人。幼孤，事母孝。叔父静庵鞠之成立。十岁，从同县薛则柯学。则柯读《礼记檀弓》，至“防墓崩”，即掩卷大哭，纾亦为饮泣。则柯赏其慧解，因授以欧文、杜诗。顾家贫不能得书，乃就市收断简残帙，用自磨励。偶发篋，得叔父所藏《尚书》、《左氏传》及《史记》残本，则大喜过望，穷日夕力读之，因悟文法。自十三岁至二十以后，所校阅不下二千余卷，学益大进，有文名。光绪八年领乡荐，家犹贫。尝馆其乡人某氏，为课子弟，束修极微。然纾得以奉母甘旨。有余则挈弟子入城，于冷摊中市杂书归，课隙读之，益肆力古学。壮渡台湾。再应礼部试，不遇。胶州湾割归德人，纾联公车上书某部堂，请代奏，力争之。某不敢代上，纾语侵之。事闻，革去举人。归客杭州，主东城讲舍。入京就五城学堂聘，任国文教员，时光绪二十六年也。复主国学。礼部侍郎郭曾斤以经济特科荐，辞不应。旋入京师大学堂为教习。初与长乐高凤歧、凤谦兄弟交甚笃。会纾丧其妇，牢愁寡欢。高有友人王寿昌（字子仁，号晓斋主人。）新自巴黎归，精法文，亦与纾有素。因语之曰：“吾请与子译一书，子可破岑寂，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，不胜于蹙额对坐耶？”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《茶花女遗事》。书成于光绪廿五年己亥夏间，托《昌言报》馆代印。书甫出，极为艺林称赏。不

数年，重版及木刻甚多。而纾译文兴趣随之大增。值凤谦主商务印书馆编译事，即约纾译欧美小说，前后凡百五十六种，千二百万言。民国时，徐州徐树铮为段祺瑞谋主，自谓有文武才，喜谈桐城之学，以纾为文章尊宿，引之入所办正志学校。及铮败，纾乃退居。民国十三年甲子秋卒，年七十三。门人私谥贞文先生。纾平生任侠尚气，性刚毅木强，善怒，责人每至难堪。然富有热情，好急人之急。业师薛则柯家绝贫，夏日尝不举火。纾归，既食，度师未炊，乃实米于袜中以饷师。居京师时，嫉恶尤严，见闻有不平，辄愤起。忠恳之诚，发于至情。念德宗以英主被扼，每述及，常不胜哀痛。十谒崇陵，匍伏流涕，逢岁祭，虽风雨勿阻。尝蒙溥仪书“贞不绝俗”额，感幸无极。生前自言：“死后墓碣应书曰清处士。”或以遗老嗤之，纾不顾也。忧时伤事，一发诸诗文。为文宗韩柳。少时务博览，中年后，案头唯有《诗》、《礼》二疏、《左》、《史》、《南华》及韩、欧之文，此外则《说文》、《广雅》，无他书矣。其由博反约也如此。纾论文主意境、识度、气势、神韵，而忌率、袭、庸、怪。文必己出，尝曰：“古文唯其理之获，与道无悖者，则味之弥臻于无穷。若分画秦、汉、唐、宋，加以统系派别，为此为彼，使读者炫惑，莫知所从，则已格其涂而左其趣。经生之文朴，往往流入枯淡；史家之文则又隳突恣肆，无复规检。二者均不足以明道，唯积理养气，偶成一篇，类若不得已者，必意在言先，修其词而峻其防，外质而中膏，声希而趣永，则庶乎其近矣。”纾所作，务抑遏掩蔽，能伏其光气，而其真终不可自。尤善叙悲音，吐凄梗，令人不忍卒读。论者谓以血气为文章，不关学问也。然纾初本以译西稗得名，后乃肆力于桐城之学，由方姚以规韩欧。诗亦由吴骏公入手，及晚岁居旧京，乃始为唐宋人诗，亦颇清真剑么。然有一事不可及者，其译西方说部书，多藉王寿昌、魏易、陈家麟辈口述，平生实不谙西文。惟于西方文家语气口吻，纾能以中土文曲曲达出，不爽黍。不知者读其译本，必以为精通去卢文字者也。故有谓纾之译述西稗，可方六朝人译佛经。惜乎耶教之《圣经》、回教之《可兰经》无此高手译本也。纾文事之暇，兼工技击、书画。山水浑厚，冶南北于一炉，然精者亦不多。书则圆润自如，颇近吴挚甫，却非超绝。尝于书室中设两案，一作画，一作文译书。郑孝胥尝过其寓斋，戏之曰：“此非畏庐，乃造币厂也。”又喜博，遇局辄负，而嗜之弥笃，至老弗衰。陈宝琛赠诗曰：“读书博等伤性，多文虽富君勿贪。”盖讽之也。尝著《冷红生传》，言其木强状。其云“冷红生”者，所居多枫叶，因取“枫落吴江冷”诗意，以自号云。所著自译西稗外，有《畏庐文集》、《畏庐文续集》、《畏庐诗存》、《春觉斋论文》、《韩柳文研究法》、《畏庐琐记》及小说《金陵秋》、《官场新现形记》，传奇《天妃庙》、《合浦珠》等十余种。

李宝嘉，字伯元，自号南亭亭长，江苏武进人。少时擅制艺及诗赋，以第一名入学。累举不第，乃赴上海创《游戏报》，体制别创，倾动一时。踵起效之者，无虑数十家，然风趣隽永终不逮也。宝嘉笑曰：“焉有矩步而不变者哉？”又别创《繁华报》。光绪二十七年，清廷开特科徵经济之士。湘乡曾慕陶侍郎以宝嘉荐，宝嘉谢曰：“使余而欲仕，不待今日矣。”辞不赴。会台谏中有忌之者，竟以列诸弹章。宝嘉笑曰：“是乃真知我者。”自是肆力于稗官家言，而以开智谏为主旨。初著《文明小史》，刊诸商务印书馆《绣像小说》，极为时人所推及。著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活地狱》等，尤风行一时。而《庚子国变弹词》、《南亭琐记》其次也。年四十卒。宝嘉夙抱大志，俯仰不凡，怀匡救之才，而耻于趋附，故当世无知之者。遂以痛哭流涕之笔，写嬉笑怒骂之文。每一脱稿，万口脍炙。坊贾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说，假其名版行以欺世者。其见重于时也若此。

吴沃尧，字小允，又字趼人。以其先卜居佛山，因自号我佛山人。广东南海人。早孤，家贫，岸然自异，无寒酸卑琐之气。年二十余，走上海，佣书江南制造军械局，月得值八金以自贍。闻仲父客死于燕，电白季父，取进止，三请不报。逾月得书曰：“所居穷官，兄弟既析爨，虽死何与于我！”沃尧大戚，乞哀于主会计者，假数月佣值，被北行。至则诸姬皆以财逸，两儿处{丐}人间沃尧乃拯以俱南。后主《汉报》笔政。《汉报》实美人所营，时有华工禁约之事。沃尧念侨民颠沛，遽谢居停，遄返上海，与华侨人士共筹抵制。以善于演说，每一发语，听者为之动容，以是佣于美商、踵沃尧而引去者甚众。粤人旅沪者数万众，沃尧乃创立两广同乡会，开广志两等小学。其号召公益有如此者。光绪三十一年，休宁江维甫创刊《月月小说》于上海，慕沃尧名，聘为选述。先是湘乡曾慕陶亦耳其名，疏荐经济辟应特科。知交咸为称幸，沃尧夷然不屑曰：“与物无竞，将焉用是？吾生有涯，姑舍之以图自逸。”遂不就徵。宣统二年，以疾卒于上海旅寓，年四十四。沃尧夙志廉退，不竞荣利。天下之士靡然赴制科，而沃尧不治功令文如故。富有才艺，自金石篆刻以至江湖食力之技，无所不能，亦无能不精。在制造军械局时，尝自运机心，构二尺许轮船，驶行数里外，能自往复。旅居多暇，辄于阶前隙地蒔花种竹，藉以自遣。斗室之中，位置彝鼎图书，井井有序。客至则衔杯共醉，望而信为轶世之士。所为文章，类皆稗官家言。每状一事，皆以委蛇之笔，尽淋漓之致。耳目遭际，孺人稚子所能喻者，一出其手，必蔚为钜观。性好酒，尝以酒为粮长，逾月不一饭。余尝以宣统元年五月过沪访沃尧于旅寓。楼居湫隘，两侍姬环伺，并皆娴雅。闻初皆为勾栏中人，因从沃尧学，遂为脱籍。或以为信陵君之醇酒妇人，沃尧有焉。其说部以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九命奇冤》为最著。此

外，《最近社会齷齪史》、《劫余灰》、《上海游骖录》、《痛史》、《两晋演义》、《恨海》亦有名。今均传于世。

刘鹗，字铁云。又自署“洪都百鍊生”，即其著《老残游记》所题也。原籍汤阴，后迁江苏丹徒。少精算学，好读书，而放旷不羁，颇为人所轻视。后忽自悔，闭户读书。岁余，乃行医于上海，旋又弃而学贾，尽丧其资。光绪十四年，黄河决于郑州，鹗以同知投效于吴大。以治河有功，声誉鹊起，渐至以知府用。在京都二年，上书请筑铁道，又主开发山西煤矿。既成，而其时朝士昏暗，诟为汉奸。庚子之乱，鹗以贱值购太仓储粟于欧人。或云实以振饥困者，全活甚众。后数年，被人劾，以私售仓粟罪之。流戍新疆，窘困以卒。鹗以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，而未有揭清官之恶者；实则赃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为非，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，何所不可，刚愎自用，小则杀人，大则误国。此类所见，不知凡几。乃借铁英号“老残”者之游行，历记其言论闻见，暗相攻击。而叙景状物，亦甚为可观，名为《老残游记》。初集凡二十章，又有二集先后刊布，士林重之。鹗又于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秋冬间，得福山王懿荣氏所藏龟甲文字千余片，嗣又陆续从洹上搜得之，凡三千余片，精研拓印为《铁云藏龟》十册。时罗振玉之书未出，鹗所影印者，实开罗氏之先云。（甲骨文字之发见，实在光绪廿四年戊戌间。先是，河南安阳县西北二十五里之洹水沿岸为水所，土人于其地拾得甲骨甚多，不知何物。或有言其为龙骨者，可以治病。试之，有效有不效。然亦有偶然疾瘳，土人多藏于家以备用。惟甲骨上多有古文字，偶为北京书估收书者所见，乃携多片走京师。福山王廉生懿荣喜治全石碑版文字，偶于海王屯<sup>①</sup>见之，乃穷力研索，知为三代时法物。而其地又即《史记项纪》所称之殷墟，颇疑为殷人所遗留。尽括而有之，前后所获已不下二千余片矣。懿荣以庚子七月二十二日投井殉难，时鹗尚留京师，乃又尽得懿荣旧藏。而洹水之上，土人于农隙掘地，岁有所得。鹗又从而大收之，陆续所得，又不下三千余片。鹗既戍新疆，其藏龟亦渐渐流出。上虞罗振玉复得之，而英人哈同亦得鹗所藏之一部，约八百片。至光宣间，安阳新出土者，大半皆归罗氏。其前后所获几至二、三万片。其余散在诸家者，当以万计。而驻彰德之英牧师明义士J. M. Menzies所收得者，亦近万片。罗氏有《殷墟书契》前编八卷、后编二卷，《殷墟书契菁华》一卷，《铁云藏龟之余》一卷。哈氏有《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》一卷。迄民国二十〇年，中央研究院遣人至安阳为有计画之发掘，更有所获。其最巨大之甲骨，尤为诸家所未曾见者。且从地层分析，而以所刻文字比类而互勘之，知洹上土中之甲骨，皆可以断定其时代。近人董作宾即从事斯役，更据之以撰《殷历谱》，颇足以证殷商年代世系云。千帆谨案：师于此则复有批云：“王懿荣子翰甫，尽以甲骨售与丹徒刘鹗

，鶚又续得定海方药雨及范姓之藏，共计五千余片，精选千余片，石印为《铁云藏龟》。”与本文略有出入，今两存之。）

曾朴，初字太朴，后改孟朴，又字山木，又字籀斋。其所著《孽海花》小说，署“东亚病夫”。江苏常熟人。父之撰，为时文名手，著有《登瀛社稿》。朴韶龀颖异，极为父母所钟爱。从同邑潘子昭受学。课经之暇，即喜读杂书及说部。师长每呵之，朴不顾也。又喜为骈体文，偶为之撰所见，甚异之。朴亦觉其才情甚美，与邑人张隐南、胡君修、蒋志范游，文名日噪。年十九，入府学为诸生，光绪辛卯举人。时李文田、文廷式、江标、洪钧，皆喜为西北地理及金石考古之学。朴入京，主其外舅汪鸣銮家，即与李文辈往还，备闻绪论。朴以开敏，偶与商榷，极为诸人所赏，且引为忘年交。因居鸣銮家，又备闻朝章国故及一时名流遗闻轶事，排日作记。后此撰《孽海花》，悉据以穿插其中，并非空中楼阁也。朴时因丧偶，心境郁抑。次年强应礼部试，自污试卷，被摈。翁尚书同、汪柳门侍郎鸣銮极表惋惜。之撰为纳贖，得内阁中书。逾年嗣婚沈氏，时往来京师及里。及甲午战后，朴极感研学西文之要，乃入同文馆学习法文。又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，为张荫桓所摈，乃决意南归。逾年又至沪，计画实业。时康梁诸人方奔走革新运动，朴于丁酉、戊戌间，因得与谭嗣同林旭、唐才常、杨锐相识沪上。仆有所眷妓花丽娟者，谭林辈遂得于花妓处为集议之所。谭林入京，约朴同行。朴因其父之撰丧未滿，且须营葬，决缓期北上，遂未及戊戌之难。又以林旭为介陈季同精于法文，即从季同学法文，学益大进，且因得诵法国文学名家著作。又回里主持教育，与旧派绅耆，齟齬益甚，而志不稍夺。创塔前小学。延日人金井雄居其家虚{郭}园中，就园中设日文班，朴亦执弟子礼习日文。以其余力兼营丝业沪上，后亏负甚鉅。乃于光绪三十二年，与邑中同志丁芝孙、徐念慈、朱远生等创小说林社。撰著之外，广集西洋译著，与《小说林》月刊同时发行。而朴所撰之《孽海花》亦即于是时属稿。其书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，而穿穴以近三十年朝野名流轶事，以历史而兼社会小说体，立意既创，而文笔亦生动有致。初出书后，不意倾动一时，而自负译笔之高如林纾者，亦为倾服，认为近代自撰说部中第一流著作。惟此书初出二十回，因书中颇有穷形之笔，于当时达官贵人、名流学者不稍假借，张南皮曾电达上海道蔡某，禁其出版。其后《小说林》所续，闻亦颇有删改回护处。或云朴曾以直笔受贿，亦殊无左证。朴既《孽海花》得名，又久居沪滨，清末遂参预社会政治运动，如预备立宪公会，以及光绪三十三年拒绝浙抚张曾易父调苏抚之，民情激昂，张卒以此调陕西。朴皆之主策。清廷曾密电捕朴，朴亦不惧。盖其时清廷已日趋孱弱，知民众之不可侮也。端方督两江，招朴入幕，是为弃官后再从政治之始。端调北洋，朴以候补知府分发浙江。辛亥革

命，乃弃官居上海，被选为江苏省议员。民国元年春间，朴被派为全国各界财政会议江苏代表，因入京。力争宜减缩苏剩事负担，颇为苏人所推。又清理江苏官产处亦由朴筹办，旋任处长。民国十三年卢齐之战，朴出任江苏财政厅长。及孙传芳督苏，任陈陶遗为省长，朴为政事厅长。未两年，孙氏势促，国民革命军入苏，而朴之政治生涯亦终矣。十六年，居沪。朴又与其子虚白设真美善书店刊杂志，再续编《孽海花》，按期刊行。然江郎才尽，虽竭力经营，已无前编精采矣。二十年，以书店亏折，始返常熟屯田居，以莳花种菜自娱。而心脏病日剧，遂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卒，年六十四。所著有《推十合一室文存》二卷、《执丹巢语》二卷、《未理集》、《羌无集》、《雪昙梦院本》四卷、《吻沫集》、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一卷、《考证》十卷，小说自《孽海花》外，尚有《鲁男子》第一部——《恋》。朴自十六年罢官居沪，与沪上新文艺青年作者往来甚密。偶至其寓，宾朋甚盛，其年皆小于朴二十或三十岁者。朴日夕相对，谈笑甚欢。少年亦乐就之，群呼朴为“老少年”云。

#### ○林琴南逸诗

林琴南生平，既已述及。然晚年于画外，颇自喜其诗。所刊《畏庐诗存》二卷，早年之学梅村者，删剔甚多。而晚年居旧京所作者，亦间有遗佚。以余所知，以下数诗，皆不见《诗存》中，抄存于下。

《段上将军以顾问一席徵余。余老矣，不与人事，独能参将军事耶？既谢使者，作此自嘲》：“中年尝读北山文，老隐京华百不闻。长孺固宜为揖客，安期何必定参军。悬知骨相难迁贵，自爱行藏愧备员。再拜鹤书辞使者，闭门闲画敬亭云。”

《丁巳七月乱后至校，检点残书，率成一律》：“骄阳微杀早秋天，景物陈陈未变迁。尘案仍留纤碎稿，风窗还咽两三蝉。本无得丧宁生感，自爱沈冥渐近禅。尚有濠梁余绪在，观鱼来傍药栏前。”

《怀人三首》：“发庐山最上头，西风斜日满潜楼。可怜呜咽西江水，似带遗民血泪流。（刘幼云）”“循吏清名满旧都，于今蓑笠作农夫。念年同看鸳湖月，未为沧桑变故吾。（劳玉初）”“北直秋风动禅台，一官拂袖早归来。刘郎绝迹玄都观，桃李由他次第开。（刘伯绅）”

琴南早岁，家境清贫，终岁以教私馆自活。及壬午乡闈获隽，然贫乏如故。因力学，事泛览，稍稍以文章显。惟囿于俗学，其格不高。余曾见其早岁所撰《闽中新乐府》一卷，即当时盛传闽中者。实则摭实传闻，略含讽刺，诗亦平平。后乃稍稍与文士往还，眼界较宽，而诗亦不出梅村末派。以其济以时务，在尔时风气中，固易得名也。及与王寿昌同译《茶花女》，名乃大显。居旧京时，海内诗人以陈散原、郑海藏为领袖，林氏遂亦弃其向所尊崇之江左派而不为

，数年不作诗。辛壬改物后，乃又稍稍为之。已一变其故步，而清真挺秀之篇，往往遇之。陈庵尝语余：“琴南本俗学，所谓中年出家也。”盖以此云。惟琴南亦颇以才自负。其《畏庐琐记》，有记其早年以诗触忌一事，云：“甲申马江之衄，余曾有感事诗云：‘禁垣特简出群才，父老倾城洗眼来。画省香炉夸侍从，赤车院牒耀舆台。期门秋老军容冷，夜月芦花鬼哭哀。自是符离关小劫，魏公鼻息正如雷。’偶尔感喟，出之无端，弃去不复存稿。不意竟为同里王某所闻。数年后，适某相国督粤，见余代王福昌所拟《火药条陈》，大赏其精き。立召入，询稿所出，王以余告，相国大为激赏，尝于广坐称之。已而询及同里王某，王力诋余，且诵此诗以触相国之忌，于是复加怒骂。及祥符沈公督学闽中，累擢余高第，以积劳卒于官，因挽以联云：‘吾师大节，得司马公一字之诚，生平兼道学儒林，余渾犹沾循吏传；闽士私评，与宋文正千秋为偶，贱子尤感恩知己，斜阳独吊去思碑。’此联为上海《万国公报》所访载，相国复见之，谓闽人郑君曰：‘某某良有才笔，惟持论不公耳。’郑君举以告，余均一笑置之”云云。此一事亦可见琴南早年自诩其才笔之一斑。又有一则云：“余于前清某科应南宫试，文中偶用《管子》成句，曰：‘诸侯皆令己，独孤国非其国也。’某相国以淹雅称，被命为总裁，将‘令’字下一巨点，斥曰：‘不通。’后余睹落卷，莞然。后十年，余至京师，相国忽以人介绍，与余相见，出王廉州及石谷画册见示，过从甚欢。一日，相国忽问曰：‘君曾应春闱乎？’余曰：‘老母见背后，遂不北来。’相国曰：‘仆为总裁时，君亦在试否？’余曰：‘是科荐卷，适经相国之眼。’相国大惊曰：‘卷落矣，吾作何语？’余笑曰：‘第三艺用《管子》，公斥为不通，故未获售。’相国大。余大笑，乱以他语。相国曰：‘老悖，老悖！’”此一则正可与前条参观。某相国，即张文襄也。

### ○顾印伯

华阳顾印伯（印愚），以书名一时。余尝在梅畹华处见其为梅书易实甫《数斗血歌》便面，极工。后又见其与程穆庵手札多帧，萧散多姿，可称能品。王仲惠更以其家所印顾氏集联一册见赠，尤为隽永。其书在大令、登善、元章之间，信手挥洒，自然疏秀。闻其平日每晨起小饮后，即临河南雁塔《圣教》数过，日以为常，则其工力可知矣。余初莅渝州，居青年会，时程穆庵、乔大壮皆先后来。穆庵为印伯弟子，师谊至笃，曾为顾刊遗集。大壮与印伯为同乡世谊，皆曾亲炙有素者。闻大壮述其遗事云：印伯为人，品貌英伟，而言词嚅嗫，早有斗方名士之谤。或以顾不写大字故也。印伯为王湘绮弟子。《湘绮楼诗集》有《华阳篇》一诗，即赠印伯者也。而顾却不作王派诗。大壮偶询及也，则云：“老子其犹龙乎！”顾与乔本世谊，大壮大父损庵先生，长于印伯

，甚相契。印伯筮仕湖北，追随直皮颇久。然曾至旧京三次：清光绪乙巳年到京，即住乔寓；戊戌年，住南城伏魔寺；最后民国元年，则与弟同住也。印伯于书法之外，亦工吟咏，诗格在玉溪、玉局之间。或有疑其专从晚唐人出者，非其实也。其家收藏汉、魏、六朝、三唐、两宋人诗集极富。尤喜集唐宋人诗句为联语。有得，则书于自制便条上，最精美。华阳王菊饮所印集联真迹皆是也。其未印者尚多，闻成都有川军黄军长家，度藏盈篋。当乙巳年印伯在旧京时，乔损庵先生因有四孙，偶然忆东坡诗“朋来四男子，大壮泰临复”二句，因谓印伯曰：“大壮泰临复，君能集苏诗为偶语乎？”时损庵意此五字为四卦名，属对匪易，且长孙因苏诗有此，而字大壮，亦难稳切。印伯曰：“吾行医无苏诗。”损庵曰：“吾架上尚有所余施注苏诗。”因举以赠。印伯取出，实未寓目，但旋用坡诗“泛颖”句作对，即集成一联云：“欧阳赵陈余，传呼草市来携客；大壮泰临复，下有孙枝欲出林。”天衣无缝，恰到好处。印伯随谓大壮曰：“君若嫌此联尚短，吾尚可增数字，何如？”因书云：“欧阳赵陈余，啸歌相乐，传呼草市来携客；大壮泰临复，妙侍侧，下有孙枝欲出林。”一气贯注，且皆坡句，然观者已叹服矣。（因此六句，不全在施注苏诗内，而实有散见于王注及纪评《苏文忠诗集》内者。）大壮又云：印伯平生最精饮馔。出游时，常命仆从挈竹丝食，量少而精。例如山鸡丁、酱瓜、冬笋，炒为一碟，但三物皆为大小同式正方形，是为冷食。每不喜啖牛、羊、葱、蒜。余如松花江白鱼、天津银鱼、马鞍桥鳝鱼，及广和居糟蒸鸭肝，必应有尽有。印伯食甚缓，每食，辄再热数次。喜饮黄酒，量颇宽。余见有人赠彼黑色绒帽一袭，彼御之至于临终。余见印老景像，鲜有不御此帽者。彼尝咏帽云：“不妨老去辽东皋，那得归从锦里乌。”盖游戏之作也。印伯向不以遗老自居，但仅曾集联以赠名旦王瑶卿云：“古董先生谁似我？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上句出《桃花扇》，下杜公句。其风趣可知矣。

印伯诗，程穆庵既为排印于上海，然散佚者亦颇多。大壮尝写示二首云：“桑园甚熟听流莺，柳巷萍圆荐玉鲚。发绿齿齐胡不乐？水流花谢若为情！百年已付天物，五斗终须日解醒。不见西邻忧不足，朝来油旆夕佳城。（自注：比邻某太守歿于行馆。）”又云：“且听深山四月莺，未须高馆五侯鲚。远游图史还为累，久住林池恰有情。客难漫从方朔喟，妇言宁止伯伦醒？南薰容易销红紫，多少青钱下夹城。”此二首遗集皆未收。声调圆美，不辨其为唐为宋，而却为塞向翁传神写照。印伯，字所持，又号塞向翁。光绪己卯举人，官湖北知县。

陈石遗云：“印伯与杨叔峤同为张文襄入室弟子。余识之二十年，惟见其饮酒，作字，斗诗钟，未见其作诗。梁节庵以为工晚唐体，及见其门人程穆庵所辑

手，皆宋人语也。”故石遗题印伯诗册云：“廿年珍秘篋中词，身后幽光发太迟。终肖蜀山深刻处，梁髯偏说晚唐诗。”论印伯诗，以此二十八字为得其真际。

### ○清诗汇

徐菊人（世昌），于近三十年中，颇有振兴文教之志。既创四存学社，刊颜李遗书，又于其任总统时，创晚晴诗社，撰集《诗汇》。及退居津沽，则又编撰《清儒学案》。今其书皆早已陆续流布，惜传布不广，然在旧京，固俯拾即是也。《清儒学案》凡二百八卷，一百册。《清诗汇》，凡二百卷，八十册。所收自明清间遗老，下逮民国初年已卒诗家，不下六千一百五十九家，可谓富矣。其撰选既出众手，去取亦多可议。然在此扰攘世局中，能留意及此，书虽不甚精审，但能保留如许材料，以待后人要删，亦不可谓为无益之事也。曩在金陵，见黄君坦（孝平）曾代撰《清诗汇叙》一文。此文为王书衡属君坦所拟，即取《晚晴徵诗启》点缀成文，摭才者掌故，于清代诗原，亦复详审，姑录存之。至此文与本书所刊有无异同，今日无《诗汇》在手边，无从对照，它日当再取而比勘也。

#### 《清诗汇叙》（黄孝平撰）

《清诗汇》都为若干卷，御制外得若干家。岁在屠维，将付剞劂。甄采周纪，荟萃精英，乘之途，较然可监。摯虞《流别》，总集肇；昭明陈辞，沈思是尚。选诗故事，莫盛于唐。《国秀篋中》，《极玄御览》，《中兴间气》，《河岳英灵》，起例诸编，允为凯式。宋明纂辑，未饬缥緗。《江湖中州》，《元音国雅》，具体差凯，流风未沫。顺康文学，照映昌时。七子余波，见讥糟粕。胜流南北，姓字如林。崑盟覆輿，坦园秋水，孤芳响，矜服前修。江左岭南，宁云多让。渔洋既出，神韵独标。坛坫迭张，词流锋起。声光所被，爰逮乾嘉。支叶繁滋，更仆难数。归愚守宗法，随园重性灵，标榜偶缘，蔚成风会。道咸以后，湘乡低首西江，湘绮导源汉魏。广雅褒然，振奇郁起，宏开幕府，奄有众长。季世说诗，祧唐宗宋，初慕后山，嗣重宛陵，寝远苏黄，稍张杨陆。三百年间，诗满天地，综其卓绝，约有数。庙堂钜制，炳若日星，鸿博两徵，召试累举。柏梁联句，朝元歌咏，雅道既兴，流飏斯广。查田太液，赐谕烟波；竹垞南斋，言思贱日。狨鞍酋长，《湛露》兴谣；麟窟天孙，采风载录；灵珠在握，蛮徼姚声。诗教之盛，此其一也。考据之学，后备于前；金石之出，今胜于古。海云鼎籀，纪事西樵；杜陵铜鞮，徵歌石笏。钟彝奇字，敷以长言；碑碣荒文，发为韵语。肴核《坟典》，粉泽《苍凡》，并足证经，亦资补史。苏斋备体，雷塘嗣音，滂熹洽闻，瓶庐精鉴。诗道之尊，又其一也。中叶而降，文网渐疏，党锢不兴，风人多刺。宝鸡题驿，秋螽成吟；龙壁从军

，淋漓篇什。萝庵选韵，想望承平。感物抚时，凯辞贞义。拾遗直笔，契厥精深；长庆新篇，举以讽谕。诗事之详，又其一也。海通以后，闻见日恢。三山引舟，八置译。倚衡奉使，梦咏波涛。人境羈宾，集开世界。兰唱诺，野谐声；槎路低徊，莼斋珥笔。能言四裔，散见诸家。兴寓竹枝，目营卉服。轩游履，极迹区寰；据实摭华，长博物。诗境之新，又其一也。凡此四者，均异前规。陶熔英词，驰鹜新作，春兰秋蕙，异畹同芳。蓝朐号钟，应协奏。风美所扇，鼓舞方来。上轶元明，自成轨范。昔所著录，如贞庵《溯洄》，伯玠《国雅》，思九《诗选》，孝咸《诗观》。《感旧》、《篋衍》之本，《别裁》、《正雅》之音，《湖海诗传》、《熙朝雅颂》，原其为体，取舍因时，虽各成书，殆同独赏。关河岁暮，往哲修然，哀辑闕篇，广为甄写，上自庙廊章制，下及山泽歌谣，宗室属国，闺秀方外，品酌往例，胥入网罗。吴之振《宋诗钞》，顾嗣立《元诗选》，虞山《列朝》之集，秀水《诗综》之编，取则差同，瞠尘恐后。石仓坠简，幸免劫灰；沧海遗珠，冀归冥契。江东昭谏，天登名；建昌季常，荆南缀咏。义非吾炙，任重藏山，采拾旧闻，羽翼史。民风升降，朝局隆，绩学藻镜，借曰匏宣，艺圃沈酣，自嗟蠡测。爰抒绪论，缀厥简端，诵诗观风，庶有择焉。

#### ○钱能训、周树模与徐世昌

钱干丞（能训），浙江嘉善人。周少朴（树模），湖北天门人。能训丙戌进士，树模己丑进士，先后授编修，为御史。二人皆方面大耳，树模貌尤丰腴，有天官之目，受知于徐菊人（世昌）。当清季，辽东新建行省，世昌奉诏为总督，于署设承宣、谘议两厅，荐树模为左参赞兼领承宣厅事，能训任右参赞兼领谘议厅事。凡事谘商而后行，所谓倚若左右手也。世昌既内调邮传部，树模已擢黑龙江巡抚。所遗左参赞，奉天巡抚唐少川（绍仪）荐梁如浩代之。梁疏懒不治事，权尽操能训手，同僚侧目。世昌将入京，语能训曰：“吾行矣，清弼乃故交子，宜善事之。”清弼，锡良字，继世昌之任者也。锡甫受事，睹能训独揽大权，将薄惩之，犹未决。幕客某曰：“东海方与密勿，势不可侮。孰若疏请裁缺，避排挤之名，收默免之效？是能训不去而去矣。”锡颌首，如计而行。诏准之。为世昌所闻，不悦曰：“吾同年钱干丞固有功于辽东新政者，清弼竟不能容！倘果有劣迹，罢其职可耳。并缺而裁之，诚与人难堪。吾方在位，而为疆吏者，乃如此不论是非功罪，则为政尚堪问耶？”其时顺天府丞缺出，世昌力绳能训之才于奕劻，交荐于朝，遂获简授擢陕西布政使，甫莅任，护巡抚。辛亥之变，能训持刃自戕。遇救，易服至京师。或谓能训裁缺入觐，不蒙召见，世昌再入枢府，为运动者久之，始授陕西藩司。又曰：“其兄明训于辛亥权津海道，非也。明训由部曹外简津海关道，戊申没于任。代者粤人蔡绍

基，后于辛亥大局鼎沸，称疾退。直督陈少石（夔龙）檄候补道幕客沈铭昌权斯缺，乃实事也。”项城当国，于甲寅间废国务院，仿唐制建置政事堂，起世昌为国务卿，杨士为左丞。右丞初拟梁敦彦，而士荐其堪膺交通部长之选。一日，项城顾世昌曰：“左右丞，宰辅之位也，非资深才裕者莫理，相国于意云何？”世昌知恚，对曰：“能训明敏，足膺艰巨。”项城沈思半晌曰：“干丞正贰内部，遽预枢要，不越次躐等耶？”世昌复曰：“然则少朴何如？”项城曰：“少朴方正，已虚平政院长一席待之矣。干丞于相国为同年，（世昌亦丙戌进士）杏城为姻家。两汉方兴，房杜并起，干丞虽资望稍逊，宜为事择人，予始念未及此。”世昌退而告能训曰：“事谐矣。吾子于项城未尝一日共事，右丞虽尊，不宜越俎，或可久于其位。子毋忽。”能训唯唯。树模初得报，以为右丞已内定，颇露发奋意。令下，任平政院院长，疑能训私乞世昌攫其位，殊不怪。世昌为解释久之，乃已。

此三人皆出身甲科，颇能文。惟世昌后膺总统之位，颇思提倡风雅，创晚晴诗社，网罗一时文士诗人，从事《清诗汇》之选撰。其自为诗则非甚工，不过略有气势耳。周少朴（洎园）诗殊有真气，深得临川、东坡之意境，晚岁尤高，固一时钜手也。钱干丞诗文则不少概见，想亦当优为之。三人关系甚深，特记之以备《点将录》要删焉。

### ○秦幼衡

固始秦幼衡（树声），文笔奇丽，傲倪一世，少所许可。自谓骈文突过六朝，散文廛不俗不乱，尤以书自恣，然不措意于词。夏孙桐（闰枝）、缪荃孙（艺风）皆词家，与先生集都门酒楼，将以穷先生，问：“能以词赌酒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乃以用古人原韵合词律为度。夏缪皆立成，先生竟曳白，大受譏讪，苦无辞以对。次晨未晓，先生往叩闰枝门，形神惨澹。问：“何事？”曰：“词成矣。”闰枝视所作，叹服曰：“有一不能何害？竟如此！得无呕心死？”盖先生通宵未交睫也。于小品辄数为稿，尝曰：“凡选词未工，毋休，必有一天造地设之工者以俟焉。”其湛思如此。先生虽诙诡玩世乎，然于出处之节无稍苟。项城袁氏慕其名，将致之居仁堂。先生抵以书，故尽为僻典难字累数千言，不可句读。袁遍示僚属，罔测其意，竟无以覆致之。沃邱仲子（费行简，字润生，湖南人。即撰《中国名人小传》者也。）谓其以万言书干袁者，非也。东海徐氏当国，遍请都中名士，先生与焉。徐致谦词求教，督所不及。皆逡巡，先生独曰：“此时尚有可言乎？”曰：“幸甚。”应声曰：“公不作总统亦佳。”一座皆惊。徐又以东坡真迹夸示座客。先生殊不视，曰：“东坡知书乎？”更以诗稿就正，曰：“公无能，毋语此。”徐笑曰：“他非所知，惟官未敢让公。”先生出，语人曰：“东海徒以官傲我耳。

”呜呼！其魁垒而骨<骨更>也，可以厉末世婀娜之风矣。（出孙至诚《书秦幼衡先生轶事》）

### ○朱祖谋

“忠孝何曾尽一分？年来姜被减奇温。眼中犀角非耶是，身后牛衣怨亦恩。泡露事，水云身，枉抛心力作词人。可哀惟有人间世，不结他生来了因。”此朱强村（祖谋）垂死前五日所谱《鹧鸪天》词也，题为《辛未长至口占》，凄惋欲绝，最后之笔也。年七十五。祖谋，字古微，亦字沔尹，复字强村。初名孝臧，以避庙讳易祖谋。浙江归安人。光绪癸未以二甲第一名及第，授编修。为书仿颜鲁公而肖。当会试时，户部尚书阎敬铭之子，字亦模颜，视祖谋如出一手。主考某欲媚阎，阅卷置前茅。拆封视之，盖祖谋也。嗣由侍读学士擢礼部侍郎，兼署吏部侍郎。历充国史馆协修、会典馆总纂。出为广东学政。乞病归。侨寓吴门，与郑叔问（文焯）填词自遣。宣统践位，起为典礼院顾问大臣，未之官。庚子之变，慈禧太后召百官入觐，命各摅所见。祖谋应声曰：“皇太后蔽奸党，恃乱徒，以敌外国，是诚何心哉？今危机已迫，将以何人了之？”后曰：“董福祥知兵善战，可胜其任。”祖谋曰：“福祥昏庸老迈，如何可恃？”后正色谓祖谋曰：“尔操南方语，予莫解。”及退，后犹怒目送之。众以为必获严谴。卒无事焉。其后偶对人言，以祖谋虽越级言事，而忠诚可取。近岁居沪滨，词名益著。与散原老人诗，并推为诗、词两大宗。又尝组沔社，一时词人，奉为盟主。一、二不肖者震其名，请托得置身其间。祖谋虽鄙其为人，而莫之拒，则长者忠厚之度不可及也。祖谋有诗一卷，似早年致力涪皤，后则称心而言，不主一家，而自然老澹，亦犹姜白石曾三薰三沐黄太史，后乃悟学即病，不如无学。居然是当时一作手。余已于前王乃徵条下，录其二律，可见一斑。又陈衍《近代诗钞》亦录《祖谋》诗十六首，此不重及。

### ○易实甫

汉寿易实甫（顺鼎），近代才士之最著者，晚年与樊增祥齐名。实则樊山涂泽为工，伤于纤巧；（如专尚封仗是。）易虽恣肆，其真气犹拂拂从十指出，樊不如也。实甫童时陷太平军中，其父笏山方伯拒不以贿赎。获者爱护之，养为己子。僧格林沁夜追敌，得实甫。问知为易布政子，以付应城县。此事世多知之。通州范肯堂（当世）有述实甫事三首云：“妻孥是何物？不信爱难休。寇盗焰方炽，风云气正秋。孤雏凤鸾似，一折死生羞。曷怪中兴易，群才若是遒。”“飘忽夜从贼，僧王盖有神。宁知尔孺稚，从此识天人。灯火千貂卫，风烟万马尘。田横古难画，何况迹云陈。”“劫众亦非易，慈仁有大同。可怜全我友，不忍贼斯翁。惻怆并有孺，唏嘘莽伏戎。眼前生齿满，谁与祝天公。”

肯堂以文为诗，大都气盛言直，如长江大河，一泻而下，滋蔓委曲，咸纳其

间。集中《戏书欧阳公答梅圣俞诗后》有二语云：“文之于诗又何物，强生分别无乃痴。”盖肯堂自道其诗之旨趣，亦如是也。制长题须明诗意而不与诗复，极不易为，肯堂效东坡特工，然间亦稍冗耳。（节《忍古楼诗话》）

实甫笃好扶乩，谓尝遇李仙于并门，证其为张梦晋后身。其《题张梦晋画折枝长卷》云：“月下仙人萼绿华，茶红竹翠影交加。凌寒写出真标格，不是徐熙没骨花。”“纸尾亲题正德年，虎丘别墅印文鲜。山塘万古春愁海，谁遣名花一泊船？”“双坟玄墓记曾寻，如雪梅花一尺深。绝代佳人为死友，天荒地老岁寒心。”“吴下狂生跌宕才，早年情死亦堪哀。此图即是三生石，使我茫茫万感来。”“黄茆熨斗记曾看，过眼云烟付达观。梦到昔年呼酒处，一天风色太湖寒。”“梁园岁暮正无聊，魂断江南不可招。惭愧故人千里意，汴云燕雪寄迢迢。”“飘零墨泪劫灰余，知己平生几六如。旷代何人能鉴赏，怜才更有毕尚书。”“时飘文雅未须称，数有封章在中兴。圣主即今前席待，岂容荀相老兰陆。”实甫在清代官至广西右江兵备道，为岑云阶制军所劾，（中有“名士如画饼不可充饥”等语。）罢官去，潦倒江湖。辛亥后，遂屈居僚下，携一妾居京都，穷困抑郁以死，与孟晋乞食相类。一时假托戏言，竟成终身讖语，亦可哀也。实甫诗，生前陆续自刊。余在旧京，曾见有汇集易所著书凡二、三十册，题曰《琴志楼丛刻》，恐亦好易诗文者为之耳。没后，宁乡程子大颂万，将为编定。子大旋亦下世，遂不果。其弟由甫（顺豫），曾官江西□□□。诗才亦与相埒，其集罕见。有传抄其《赠陈伯弢诗》云：“读汝新诗本，神州道不孤。独怜依幕府，何事在江湖？铁瓮朝来去，金台梦有无。秣陵花下路，相见泪应枯。”

实甫死后，意怠巢主人有诗挽之，云：“井水旗亭姓字香，老沦贫病遇堪伤。一生颇类何平叔，九牧终怜盛孝章。未信楹书真失托，故应篋句未全忘。阳狂晚节休相诟，饮药从知举国狂。”其自注云：“平叔七岁通神，实甫少有神童之目。平叔为阿瞞假子，实卢少陷贼，伪启王亦以小王子呼之。平叔粉白不离手，实甫早修边幅，老而自谓有少容云。”则此诗又较肯堂一篇为切也。

○王涤斋（子世鼐）

近年在渝州，闻有王调甫（世鼐）者，颇以诗闻于时。年仅四十有二而卒，友人为刊其《猛悔楼诗》五卷。有才情而故为掩抑忧伤之语，秀发有余，索之惶恍，不若其父涤斋之诗磅礴灏翰也。涤斋，名源瀚，安徽贵池人，光绪己丑举人。清季官度支部郎中。入民国，曾为众议院议员。当清光绪辛丑间，涤斋闲居皖上，曾有咏戊戌庚子事，步杜公《秋兴》八首云：“潮落空江风满林，二龙山气晚萧森。天无链石成遗憾，月有妖蟆变夕阴。北极朝廷儿戏事，南疆砥柱老臣心。小儒忧国终何补，散发行吟杂暮砧。”（其一）“回首金台夕照斜

，不堪京国散繁华。红灯竟误妖人术，碧浪频来海客槎。沽上月明平旧垒，城头风紧响胡笳。江南此日仍黄菊，凄绝昭阳殿里花。”（其二）“鸡鸣问寝报春晖，风掣红旗力尚微。丹凤屡衔芝诰下，青蝇争傍棘丛飞。贾生忧国才原激，商鞅（上声）强秦愿已违。莫问兵权收吕禄，有人早已食言肥。”（其三）“全局刚输一局棋，鼎湖水冷蛰龙悲。可怜昨夜空前席，纵有雄心已后时。张俭望门人去远，范滂断脰子来迟。燕尘莽莽知何似，欲向征鸿问所思。”（其四）“不闻胡马度阴山，高鼻成群指顾问。七叶金貂乌啄屋，九天闾阖虎当关。溥沱有粥酬屠主，土木无人识圣颜。晋水未清秦树远，飘遥重与定朝班。”（其五）“鸾凤鸱枭各断头，凭谁史笔秉春秋。强从回纥驰单骑，空学张衡咏《四愁》。三十九年输岁币，八千余亿付沙鸥。长鲸吸尽苍生血，憔悴山东二百州。”（其六）“齐唱胡歌诵首功，虬髯高踞殿当中。虞姬早下垓心泪，神女能生口角风。禁树经秋无意绿，宫花遇雨可怜红。玄宗已往徽钦远，浩劫千年问碧翁。”（其七）“狂吟楚泽独逶迤，野水参差不掩陂。南海月明蛟有泪，中原树老鹊无枝。鱼龙百态秋江冷，风露三更斗柄移。欲挽天河洗兵甲，九霄亲见绛云垂。”（其八）杜韵本不可一再赓和，然此数诗，却音节浏亮，且语多史实，韵亦深稳，足为后生学诗矜式，亦不可概为废弃也。又有《广州拱北楼刻漏歌》，自注：“刻漏，元宣慰司陈用和造。”诗云：“岭南八月独奇暑，一日炎蒸三日雨。冒雨来登拱北楼，中有刻漏青铜古。四壶高下各一阶，大小相承孙弥祖。大者高围五尺强，小亦庶几二尺许。满贮以水覆以盘，一窍中通滴如豆。上吐下纳声微铿，浮出时筹字可数。字始于卯终于寅，至寅陡落重徐吐。一吐一落成古今，我来正见日呈午。此中秘钥在挹注，此制朴质无螭虎。年深绿锈多斑斓，颖识微茫略可睹。延佑五年十二月，陈宣慰司置兹所。在昔文明未启时，测景长圭只掬土。成周挈壶始置官，汉宫漏箭初遗架。从兹宫禁日增华，祖纆良工独辛苦（事见《梁书》。）用和此制殆空前，速率不曾差累黍。士衡作赋兴公铭，虽有繁词不能誉。迩来西学日昌明，時計缤纷番舶贾。柔钢绕指细如丝，机轮衔接森成龠。如兹笨重不可移，巧拙天渊似难伍。一事足令西人惊，铜驼几度埋榛莽。（叶母）此器流传六百年，历劫犹新足矜诩。从来大辘肇椎轮，漫将文野争良窳。余生好古亦云幸，周鼎商彝几摹抚。颐和园里见铜亭，武英殿上看尊罍。蛮荒睹此更足豪，坐叹流光转惭沮。典壶老叟恣神奇，短纸纷纷黏谩语。谓兹异物不可褻，谁其摩挲神则忤。摄影题劫托尉佗，数典竟忘吁亦鲁。（楼中有刻漏照片出售，其端题为“南越王制，迄今一千三百年”云云，殊可笑。）忆昨经过耿府前，狡狴啸天毛栩栩。又从六榕见铜佛，袈裟皱褶精于缕。扶胥之江黄木湾，波罗庙里双铜鼓。并此皆为世所稀，都应爱护珍璆瑀。昨者州前文告颁，毁城筑路无遗堵。此楼

此漏亦当冲，是用作歌告官府。”前王法器，历年七百，犹在人间。非此大手笔，固莫能绘影绘声也。涤斋年已七十，足迹半天下。吟咏颇富，不失正声。著有《湛庐诗文集》，未梓。

调甫弱冠读书北京大学时，即喜为侧艳之诗。恩施樊增祥，偶于报端见之，颇以为奇。嗣调甫以书抵樊，并以所为诗四十篇来。樊为大异，且称其奇艳在骨，馥馥从心，生翠刻肌，冷红沁髓，食烟火人一字不能道，亦一字不能解也。又劝其不足效长吉、飞卿、蕊渊、卿谋之诗，专作闺帏语。此亦老辈提奖后进之常谈，不过言之大过耳。调甫后以曹郎旅进退于工商部，后乃为苏浙皖菸类专卖局局长。以民国三十二年三月卒于赣，年才四十有二。终身抑塞，未大行其志，亦才士之厄也。其诗自有才情，然喜为迷离恍惚之辞，若可解若不可解，与蕊渊、卿谋不相比类；即长吉、飞卿，亦不类。或有谓冷艳似龚定庵者，实则龚自有其学识以为干，调甫亦不能企也。兹录其稍清真者，如《月夕自防空隧归写岩隐诗》云：“夺梦长音杂信疑，朱镫遥自众哗知。云高铁羽飘沉响，月上银天写愤诗。一炬风横连虐尽，满岩人悴释囚迟。平生怀愿今粗验，蚁穴侯封证此时。”《嘉陵江晚眺次行严先生韵》云：“独静频传隔市哗，秋霖争损废园花。楼危犹坠衰时梦，境沸真疑煮后茶。急涨帆轻乱鸥舍，遥江雾重湿人家。沦夷岂必堪微叹，只此潜居鬓已华。”《岁暮》云：“慨念平生误夙期，九重挟策此何时？春来不信诗能好，境往方知意足师。岂必故山堪据卧，独寻心史作然疑。长淮浪浊长风壮，此意辛勤献岁迟。”《读和钧师防空隧诗依韵奉答》云：“疾雨轻雷散万埃，人真怒马忽衔枚。岂期浩渺湮波外，却送迷离忧患来。欲忘奇哀余化石，略无枯泪亦成灰。平生欢喜从头记，好月千山菊一堆。”然此犹可相说以解者。其它有好句却无好篇，尤喜于文从字顺中必运以一二空灵奇僻语，使人读之，以为可味。按实以求，则每每不相连属。其病则在不能稍加以理，如牧之之论长吉也。昔吾友王思斋初学长吉乐府，甚可观。后改辙以宗黄陈，自谓奇崛奇丽，兼而有之。及细玩所作，亦复蹈此病。及欧游归来，差有理数，方期大进，不意年才二十九而殁谢矣。刊有《思斋诗》二卷。

### ○李博孙丈

余于辛丑春间，侍先公由九江遵江淮，绕道至亳州，再舍舟遵陆，入开封。其时临川李博孙太守翊煌、长君康伯、孝廉世钊，因赴汴，即附先公船同行。居梁园时，博孙丈常来往吾家，因得亲炙，且与上下议论。丈并以其先德春浦《临川四宝》及小湖先生《好云楼集》见诒。时余年才十四，因得窥经史要义及其拨镫法。此书启迪至深。今思之，犹前日事也。

临川李氏，本海内文献故家。博孙丈之本生大父韦庐公，从祖小韦公以诗名。

曾从祖芸父公以画名。大父春湖侍郎及父小湖大理，并以书名。尤以侍郎平生所收藏之唐宋碑帖，多属人间孤本，有名海内。大理掌教金陵锺山书院，以经史词章训士。卢抱经后以大理为第一人，故造士尤宏。今江南人士，尚有称之者。大理始娶赵，继娶钱，皆无子；择于族子之贤者，以丈为之后。丈本生考锬，广西候补知县。丈举光绪乙酉乡试，丙戌成进士，用主事分发工部，充会典馆万寿庆典处诸役。累劳保知府，指发河南。至，督怀庆清化镇官磺局，保三品衔，历领瓷业总务厘税，杜私裕公家，皆有效。后监督陆军小学堂，课最，保以道员用。宣统二年，署光州直隶州。蔽狱达民隐，服其能恤我，去而为之立生祠。辛壬改步，遂弃官归南昌。久之，贫无以自存。稍稍检携世守碑帖书画不甚贵爱者，走沪上售质，得金，葬其族浮屠者七棺。金尽，复留上海，假医推星命给空乏。当是时，避乱居上海，杂故旧文儒，从士大夫遨游，与陈三立尤数数往还。丈嗜饮，每会集酒酣，辄愤慨世难反覆，奸盗横恣，纲纪谦隅，道德陵夷且绝。目张颜赤，高睨大谈。尤诋号耆旧闻人，靡从改操，反足訾嚅诡托遗逸者。而首祸召亡，若奕匡、袁世凯，益喃喃不去口。退而为歌诗，亢厉激昂，不可逼视，亦与其辞语相表里。惜余偶见之，未及写福也。丙辰十月去上海。明年三月七日，病卒南昌里第，年六十有八。丈幼时依大理金陵，事大理及钱太君，敦敦孝谨，尝股起大理疾，居内外忧，哀毁眩观者。所识多钜儒长德，交友接物，忠笃持一节，莫不信而敬之。丈原配石，早卒。侧室赵氏、杨氏。子世钊、世锴、世钰、世。世为余门人。丈所著书，有《缵述堂文集》若干卷，诗集若干卷。书既未梓行，今遭寇乱，存亡益不可知，是可慨也。丈旁耽相墓术。早年曾见其于先公座上，口讲指画。颇用自熹，以为今无抗手也。生平论学论治，每与南海康有为不合。及流寓申江一见，论相墓则乍咸芥相投，契合无间。两人者更互倾写标举，相引重。盖康氏术推极五洲山川脉络，丈则称所兆兴帝王寻常耳。所览取，不啻以十数悬验来者云。（余在南昌时，曾晤其世兄仲麟，云：博丈墓在新建西山某原。）

#### ○吴眉孙

丹徒吴眉孙（庠）有寿梅畹华祖母《金缕曲》云：“丝竹当筵奏。报私情缠绵乌鸟，何关门胄。早饮香名惊绮岁，万紫千红在兔首。天赋与锦心绣口。灯火如山人似海，看幻身亲献麻姑寿。劝一酌，延年酒。新诗百幅云笺剖。知多少五陵游侠，四朝耆旧。都为阿婆夸老福，此例千秋罕有。梨园史世家草就，合让梅花居第一，笑神仙蓬岛齐招手。播佳话，问谁偶。”樊山、实甫见之皆曰：“恰到好处，为诸作冠。”又眉孙有挽汪袞甫联云：“奉使记回槎，不用吾谋，密字枉传青鸟信；著书惊绝笔，无端妖梦，归期竟验白鸡年。”盖袞甫在日使任时，屡以倭人隐谋密告中枢，又言日本必亡，拟为论文证之。而中枢及

闻者皆不之察。又尝入梦，自知五十六岁当死。癸酉元旦，偶翻《水经注》，见“死虎亭”三字，心甚恶之。因袞甫生于光绪四年戊寅，而其年恰五十六岁。自谓不祥，不料果以是年口月逝矣。眉孙此联，殊稳切。其弟妇江采（南苹，眉孙四弟静安妻也，已逝。）为陈师曾弟子，工画，尝手写师曾遗诗，绝工。

### ○梁节庵

梁节庵（鼎芬）于光绪六年庚辰入翰林，娶妇龚，时称嘉话。李莼客（慈铭）与同年进士。是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记云：“同年广东梁庶常鼎芬娶妇，送贺分四千。庶常年少有文，而少孤。丙子举顺天乡试，出湖南龚中书镇湘之房。龚有兄女，亦少孤，育于其舅王益吾祭酒家，遂以字梁。今年会试，梁出祭酒房，而龚升宗人府主事，亦与分校，复以梁拨入龚房。今日成嘉礼，闻新人美而能诗，亦一时佳话也。”二十六日记云：“诣梁星海于晦若两庶常，看星海新夫人。”九月三十日记云：“为梁星海书楹联，赠之句云：‘珠襦甲帐妆楼记，钿轴牙签翰苑书。’以星海濒行，索之甚力，故书此为赠，且举其新昏、馆选二事，以助伸眉”云云。此节庵往年玉堂花烛，为一时胜流所艳称者。节庵年才二十三岁，后来之事，盖不堪回首云。（录《凌霄一士随笔》）

梁节庵以湖北按察使辞职得请，谢恩摺有云：“伏念才非贾谊，学愧刘歆。本孤苦之余生，值艰难之时会。揆之古人致身之谊，岂有中年乞病之章。乃者疾来无时，医多束手。群邪杂进，正气潜雕。外患既滋，内维又溃。既忧伤之已过，欲补救而无功。仰荷生成，曲加怜惜。戴山知重，临海知深。臣病入膏肓，圣恩实如天地。虎须曾将，何知韩之危；鸾翻能全，不似嵇康之铄。归依亲墓，松楸之荫方长；眷恋君门，葵藿之心未死”云云，措语颇工。“虎须”云云，谓曾劾奕劻、袁世凯也。其以病情喻国事，尤有语重心重之致。又闻节庵去官之前，张之洞尝荐其堪任封疆，为奕劻、世凯所持，不获简畀。恒郁郁不自得，自撰一联云：“读书学剑两无成，此心耿耿；钟鼎山林俱不遂，双鬓萧萧。”乞罢得请后，亟命取公服焚之，以示不再作官。众劝止，不听。夏口厅同知冯，其乡人也，徐曰：“公虽不作官，家祭可以便服从事耶？”节庵瞿然曰：“吾过矣，吾过矣。”乃止。（同上）。

梁启超由津南下从事讨袁时，临行亦有上袁世凯一辞呈，自序病情云：“比觉百脉僨张，头目为眩。外强中乾而方剂屡易；冬行春令则疠疫将兴。偶缘用药之偏，遂失丧生之主。默审阴邪内闭，灾环攻。风寒中而自知，长夜忧而不寐。计非澄心收摄，屏绝诸缘，未易复元，恐将束手。查美洲各属，气候温和，宜于营卫，兹拟即日放洋，择地休养”云云，表规刺之意，语亦精妙。盖其时启超官参政院参政也。因记梁节庵谢恩摺，并附记于此。

### ○节庵逸诗

余绍宋所辑《梁节庵遗诗》仅七百四十余首，漏收甚多。余在沪尝见其所画山水绢本小轴，极荒寒之致。左角上方，自题三绝诗云：“用笔萧疏自远人，残山剩水认前尘。为君略作云林意，月暗风欹好自亲。”（其一）“屡负空山廿载期，枉持忠孝与人嗤。多哀待抱西台痛，依旧冬青不满枝。”（其二）“浅渚荒亭地自幽，空枝冷石倚残秋。回天蹈海都难遂，纵有罗浮未忍休。”（其三）款题：“忍冬诗家同年属画，丙辰，鼎芬酒后。”下钤“病翁呻吟”及“梁格庄”二方印。右端又题一绝云：“一角荒寒照冷流，萧然木叶已深秋。此间正是非尘境，合有高人来系舟。”下署“老节再作”，钤“鲜民”长方印。忍冬为劳至初国变后别字。此画及诗，皆作于五十八岁时，凄惋之音，盖所南、发之遗也。

### ○徐香雪

徐铸，字巨卿，一字香雪，广东番禺人。光绪乙酉举人，有《香雪堂诗稿》。香雪不独能诗，兼工倚声。汪彦平先人莘伯先生《雁来红词》册：画者余子容（士愷）及陶娱，填词者有梁节庵（鼎芬）、王子展（存善）、杨叔峰（锐）、朱棣垞（启运）、陶子政（邵学）、文艺阁（廷式）、石星巢（德芬）、易实甫（顺鼎）、陈孔偕（庆森）、汪莘伯（兆铨）、汪憬吾（兆镛）及香雪。香雪《扬州慢》云：“花片零霞，丝沈水，秋人凄绝堪怜。恰新丛艳冶，媚比稚寒天。料池馆卑枝悄亚，一声箏柱，展向芦边。衬鹅屏猩色，尖风翦碎湘烟。鸾绡粉舞，乍相逢曾障婵娟。记蜡蕊轻ㄣ，英私掐，滴粉芳研。留得瘦金体态，休排与锦字云前。笑窥帘红燕，销魂输却年年。”香雪幼即能诗，壮有文誉，与填词诸人，及沈筠甫（宝枢）、陈庆笙（树镛）、朱蓉生（一新）、张晓帆（曾易父）等皆挚友。而与节庵为尤笃，盖同岁而总角交也。节庵《谢香雪遗双砚》诗云：“徐生与我皆己未，三十不官自然贵。少小逢君肺腑温，昂藏入世神姿毅。”礼闱屡黜，归乡酒别，节庵亦有诗慰之云：“流落仍相见，便旋过一春。嗟君不遇世，荐士竟无人。登饌江鱼美，开尊市酝醇。逸珠何用耀，盈碗亦贫辛。”“忆否桃花日，连镳出近郊？鸾刀真枉割，凤举亦纷嘲。耿耿心光在，萧萧鬓影交。明当送江上，有梦到衡茅。”香雪晚为端溪书院监院，多病，性益冲淡。《题美人春睡图》云：“细展冰绡雨后天，朦胧芍药浸寒烟。老夫莫道风怀恶，嚼蜡横陈已十年。”诏其子伯谋曰：“余诗不佳，本无可存。惟来日苦短，及今不录，将无一字留存。”乃每日追忆旧作，命伯谋录之。仅一月而疾剧，故所存不及十之一、二，犹未付剞劂也。

### ○李详与蒯光典、况周颐

合肥蒯礼卿观察光典，在清末颇负清望。尝荐兴化李审言（详）于江督端斋。

李固一诸生，而以博雅能文称者也。李蒯二人深以文字结纳，然蒯没后，有一段文字公案为人所未具知者。兹见李审言有《蒯礼卿观察金粟斋遗集书后》一文，颇资文坛掌故。李氏卒于民国二十年辛未五月，此文为李辛未年所撰，当其晚年绝笔也。卜录于此。

《蒯礼卿观察金粟斋遗集书后》（李详）

礼卿观察既没之后，余友合肥殷君孟樵搜其遗著，奇零琐屑，不足成集。其学博而识精，议论奇伟。在同治、光绪初元，名都会胜流所集，君多预其列。成一谈士之魁，而名特闻，诗文为其绪余。余馆君家五年，自言：有笔记数十册，可名《三十年野获编。余请观之，则言语多时忌，不敢遽出。君没已二十年，又值易世，无所为讳。君之夫人李氏，颇知重君手泽。今君从子寿枢字若木者，刊其诗文，大都不外殷君集录之本，而未尝向其叔母求君笔记刻之，是失其所重轻也。集中《文王受命改元考》，为与梁星海辩难之作，亦本经生旧说而立为一干，余皆政治家言。君好谈诗，自为诗乃不越昌谷、义山家数，且不多作。但有一事可记，昔在光绪甲辰，张文襄奉朝命与江督魏午庄会勘湾工程，留江宁月余，遍游名胜园林，得诗数十首。门生故吏，争写其稿，张子虞太守录副，遣一干送君处属和。君请馆师山阳段笏林（按笏林名朝端，晚号蔗叟，江苏淮安人，年逾八十尚吟咏不废，著有《椿花阁诗集》八卷行世。）及余和之。段谦不敢任，余为和其《金陵杂诗》十六首。君自仪栈回扬州，揖余曰：“承和张宫保诗，音调遒亮，部居秩然，足为鄙人生色。”会补淮阳海兵备道，与江北提督刘永庆不合，欲投劾归。缪艺风先生闻之，遗余书云：“‘可怜跋扈桓宣武，强迫兴公赋遂初’，礼卿诗也，恐竟成讖。”此余代和文襄绝句中语。余意指袁世凯癸卯岁设计锢文襄，不令回鄂事。此诗余集载之，《国粹学报文艺杂志》并载之。余诗与君诗，体绝不相似。盘劲折，掣与轻倩婉丽者比，一望而知为异。今乃定为君作，误甚。且系十六首，而删去五首，不知何意。余之末一首云：“诗吟佳丽谢玄晖，临水登山更送归。收拾六朝金粉气，庾公清兴在南畿。”此结束语，所以尊文襄，今乃无此，有识者固知其未竟也。余为礼卿代作，亦可附渠集中。唯读若木跋语，有云：“叔父所撰文字诗词，随手散遗。此编所录，寥寥无几，而搜辑则极慎。然非亲笔不敢录；亲笔而非确知其为自作，仍不敢录；有得诸戚友者，非确知其代作，亦不敢录。

”今当质诸若木，余此和诗果得之礼翁亲笔耶？抑亲笔而确知为礼翁自作耶？抑得诸亲友确知其非代作耶？又余所撰礼翁《别传》及礼翁《行状》，致于缪艺风，迄送之史馆者，乃不足登耶？抑或为审定编次之程先甲，挟爱憎之见有所去取耶？夫审定，当审定其误，如集中《答朝鲜贡使》诗：“篱刹狡谋犹未已，绳冲遗恨极难忘。”“篱刹”即“罗刹”，冲绳应作“绳冲”耶？余不

敢遽信也。抑闻之古人编定师友文集，不欲录其誉己之作，恐涉标榜。今程君编次之本，载有礼卿致渠书，称其骈文，有“虽令屈原、宋玉、司马相如、扬子云、邹、枚、伯喈诸子执笔为之，亦不过如此。真可上抗周秦，奚止汉魏，更何有于六朝诸作、本朝八家耶？”又云：“自合肥与鄙人书一首，昔尝叹为建安神境。”又云：“自来骈文家罕臻极则，贤竟登峰造峻，连夺前人之席”云云。余友礼卿五年，与论并世诗文，未尝有此屹然裁断，不顾嘲弄之语。若果有此，恐为礼翁一时风动，（唐人谓郑畋语。）或值病呖，失其常度，而余终不信者。往与礼翁评论同辈诗文，皆适如其分而止。或有过量之处，余必规之。如论俞理初吴挚甫皆是。今乃徇一门生，如俗所谓灌米汤者，使据为许子将月旦之定评；又或谢太傅作狡狴语，为人遽传，而礼翁因之不免有失听妄叹之玷。此余为故府主争此得失，不禁愤懑而长叹也。此等和诗，因若木确字一说，乃谋收回；而礼卿于程溢美之言，又当执简而争。礼翁有知，宜陵云一笑，以余言为老宾客所当干涉。读此集竟，为悲诧者久之。（李详撰此文时，尚有《与孙思》一书云：“昨承覆书，知随使节反扬。在前，菊坪寄示尊著《逍遥游释》，虚实并践，此支道林钻味所未及者。通敏之材，以余事治他书，无不造入深际，真可叹服。弟一闻含光之言，重以菊坪所荐，亟思入郡，趋晤台教，奈疾病萦绕，先后踵起，扶杖散，艰于登陟。绿杨城郭，付公赏之。近文一首，略同白话，眼前岂有屈、宋、邹、枚、扬、马其人耶？侗人假师说自鸣，枕膝之伪，不可不为亡友辨也。作答附此，亦欲公诸海内硕流，助我张目耳。”

审言以一诸生以善骈文为时流所推，晚年又在沪主刘聚卿（世珩）家，任西席，因得与郑夜起过从。郑氏以诗称之，因负盛名。实则审言本熟于《文选》、《世说》、颜公《家训》、杜韩诗，早年即有论述。又私淑江都汪容甫，为文颇抚拟之。其所著《学制斋骈文》，自少数得汪氏隽永外，余则皆颂寿文。连篇累牍，亦有近于者，不尽似容甫也。李氏博览之学，以宋元人笔记杂书为多。初为时，略有才情，但无深诣。自与郑倡和后，始有深婉之致，而杂书僻典仍不免拉杂行间也。余早年为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，于李详下有赞语云：“别才非学，不信仪卿；短书小册，拉杂并陈。”审言见之，大为不乐云。

审言尚有与况蕙风一段恩怨纠纷，兹将余日记一则录于下。

乙酉八月日记云：阅章行严《论近代诗家绝句》。其李审言云：“何人开府冶城隅，墨客相摩鬼一车。轻薄子云终出蜀，却须论盛一封书。”自注：“君题《陶斋藏石记》云：‘轻薄子云犹并世，可怜不返蜀川魂。’子云，似指刘申叔。申叔在陶斋幕，颇露才，闻有排挤李审言及朱孔彰事。旋随端入蜀，端死而刘亦不得出。太炎论救，谓杀刘师培则中国读书种子绝，申叔始免”云云。

以余所闻，此诗与自注皆误。审言“轻薄”句，系指况周仪，非指刘师培。刘入蜀，乃在宣统初元端去两江之后，非宣统三年端方督办川汉铁路、督兵入川时也。不过端入川时，刘适在蜀，任教国学院，端乃聘为顾问耳。至于审言与况蕙风构衅始末，就余所知者，亦可略言。先是斋之督两江也，合肥蒯光典以道员候补江宁，与缪艺风（荃逊）并为斋所器。审言以介先识蒯，又由蒯识缪。两人言之斋，端乃委李氏充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纂。时实无书可撰，支官俸，治私书，即《斋藏石记》是已。总纂即缪荃孙，时为斋撰《销夏记》，专论列书画，不遑兼顾，因举临桂况周仪领之。况择拓本无首尾及漫漶不辨字迹者，悉以属审言。而又时时探刺释文何若，将以抵戏送难。顾审言于王述庵、钱竹汀、阮芸台、翁正三、武虚谷之书，精研有素，况无以中也。况氏既负才，性复乖僻。时蒯颇右审言而诋况，每见斋，辄言况氏之短。一日斋召饮，蒯又语侵况，斋若不闻者。会督府议裁员，况名已在被裁之列。见者金曰：“活该饿死。”蒯又以语端，谓不直其人多矣。斋太息曰：“我亦知夔笙必将饿死，但端方一日在，决不容坐视其饿死。”乃取笔抹去况名，并书打油诗以慰之，有“纵裁裁不到词人”之句。况氏为之感泣。于是况李二氏构怨深矣。及斋于宣统三年十月初八日被杀于资州，事闻，审言适于案头骤睹新刻《斋藏石记》印本，为赋三绝以哀之。诗云：“槐影扶疏红纸廊，（“红纸廊”，南京街名，在朝天宫之东。）冶城东畔又沧桑。摩挲石墨人空老，忆到江南便断肠。”“脱略曾非礼数苛，上宫有女妒修蛾。濮阳金集儒书客，那得扬雄手载多。”“觥觥含宪出重阁，传命居然奉敕尊。轻薄子云犹未死，可怜难返蜀鹃魂。”此事余闻之泰兴金衡意太史年式。衡意与审言相谗，函札往来，余皆见之。审言知余，亦以衡意也。惟金衡意处有审言手稿，“子玄”作“子云”“川”作“鹃”，与陈衍《近代诗钞》小异。第一首言曩时在南京红纸廊修书之事，今则因府主已逝，不胜存没之感。第二首言己之脱略，非疏于礼数，实以况嫉忌之故，然《藏石记》固多出于己也。第三首言况氏传端命以傲己，今则蜀魂难返，而况氏固怙典然尚在人间也。此一段故实，世人间有知之而不能详，遂备记之。

### ○俞恪士

山阴俞恪士提学明震，有《觚庵诗集》。伯严吏部称其托体简斋，句法间追钱仲文，感物造端，摄兴象于空灵杳霭之域。所论极当。清末，提学甘肃，适遇辛亥之变，遂罢官，辗转由草地归。晚居杭州南湖，诗境益胜。盖遭际坎坷，困而弥工，不特得山川之助也。《庚戌十一月出都口占》云：“尘外阴沈觉有霜，天东初月照昏黄。十年错料成今日，一醉拚教进急觞。高树乱鸦呼晚霁，西山残雪剩微光。风幡自动心无着，留待沧桑话短长。”《宿新安县示子言

》云：“我从洛阳来，坦途无百里。峨峨见城阙，崑陵列屏几。车马乱流渡，隐隐如浮豈。莫吊古战场，中原事未已。风起远天黄，落日淡如水。况为行路人，茫茫谁遣此？须臾日西匿，回光射成紫。幻影逐明生，饥乌暗投止。此是古今情，悠悠吾与子。”《游山归，泛舟出里湖待月》云：“山游腰脚疲，卷卧如春蚕。漾舟出里湖，霁色明澄潭。群峰促使暝，若戒游人贪。一树尚残照，雨过南山南。湖光不能紫，细浪吹成蓝。觉远喧，渺渺穷幽探。月出天水分，始知风露酣。各有愁暮心，诗味从可参。清景何处求，湖燕飞两三。一失不可摹，此意吾宁惭。”夏剑丞尝称赏之。

陈散原《俞觚庵诗集序》云：“戊午夏及秋之交，余病血下泄。觚庵亦卧病沪滨，皆几死。其九月，觚庵遽脱病，来视余，留十余日而去。逾一月，自沪之湖上，复暴病，竟以不起。走哭，还，取其平生诗草稿审订，别为若干卷，付刊印。觚庵少年能诗，自矜重。通籍，浮沈鞞毂间。后官江南、官赣、官甘肃，所作仅有存者。退隐后，诗乃稍多。遭遇巨变，避世孤往而然也。余尝以为辛亥之乱兴，绝羲纽，沸禹甸，天维人纪，寝以坏灭。兼兵战连岁不定，劫杀焚荡，烈于率兽。农废于野，贾辍于市。骸骨崇邱山，流血成江河，寡妻孤子酸呻号泣之声达万里。其稍稍获偿而荷其赐者，独有海滨流人遗老成就赋诗数卷耳。穷无所复之，举冤苦烦毒愤痛，毕宣于诗，固宜弥工而寝盛。然海滨流人遗老，番市楼壁之下，类足迹不窥境外。觚庵则金陵有宅青溪上，邻于余。复筑庐杭之南湖，与陈君仁先为邻。岁月之往还，游赏之频数，出一篇，辄有为余与仁先所惊叹者。盖觚庵诗，感物造端，摄兴象空灵杳霭之域，近益托体简斋，句法间追钱仲文，当世颇称之。觚庵亦或幽独自负，其信有无忝于后人之相知者耶？嗟乎！觚庵晚耽诗，略与余同。而儻余犹甚觚庵，猥为之稍勤，忘其卜昏且钝。楮墨传视，觚庵亦不以为非焉。然而生世无所就，贼不得杀瑰意畸行，无足显天壤。仅区区投命于治其所谓诗者，朝营暮索，敝精尽气，以是取给为养生送死之具。其生也，藉之而为业；其死也，附之而猎名，亦天下之至悲也。校觚庵遗诗讫，为发余所愧，而推论之如此。”此序语至委曲而悲痛，应得其言外之意。

恪士论诗，谓“诗人非夙抱远识，必无佳构。”又论作诗之法，谓“遣词宜用子部罕经人道语，方能壁垒一新”云云。余早年极服其言。及观其所为，抗精极思，语必造微，意必深婉，固自有其不及者。及来金陵，偶与王伯沆谈及俞诗，伯沆殊致不满。盖伯沆诗喜奥衍深厚一派，故深服散原之开阖变化。其直造单微，但取掩映而无直实理境者，皆不甚喜也。伯沆又在余处见晦闻诗，亦云：“诵之初觉凄婉，再看，皆不落边际语。”余虽服伯沆，亦不以其言而易余所好也。

### ○梁公约逸诗

江都梁公约（）工诗，顾不甚存稿。没后，其子孝咏集篋中写定本，印于《学衡》杂志中，名《端虚堂诗集》，不及百篇。公约诗才甚隽，所遗弃者，未必逊于所存，惜多散落，无由拾取也。夏剑丞处尚有其遗诗二篇，为写定本所未载，存之于此。《寿萧畏之》云：“一静脱万器，天许汝索居。渴饮已止水，饥餐无名蔬。役生徒碌碌，抱一能舒舒。眼中尘过隙，身外风翻车。先生梦独冷，清兴常有余。艺菊得寄傲，<sup>⊙</sup>药还自愉。蹇行不觉远，幽坐不觉孤。午夜香已歇，窗月生白虚。落叶打柴扉，有时来酒徒。进退无主宾，相视各轩渠。问讯醉与醒，真意无时无。汝贞自多寿，清味道之腴。冉冉江上春，将我尺一书。忽忽离乱中，我亦成老夫。执手重相镜，尚未白髭须。新歌定诒人，聊复踞灶觚。”《赠湘人萧莼秋》云：“黄金销尽少年梦，萧寺穷居风雨残。曩日楚狂人不识，破衣沽酒大江寒。”

### ○段蔗叟

光宣间，淮安有一老诗人，而海内鲜有知之者，则段笏林（朝端）也。笏林晚号蔗叟，垂老以脚疾废，年逾八十犹耽书嗜古，吟咏不衰。有《椿花阁诗集》八卷。其五七言古体雅健深稳，经籍外溢。近体善于使事，语隐而志微。李审言（详）、梁公约（）、吴温叟（涑），皆与之沆瀣。而温叟诗中，推服尤至，几以韩门之籍自处也。余见其《闵斯曲》云：“不见儿身长，但觉儿衣短。机中卖剩布，儿身遮不满。”（其一）“孩提怯生人，回身就娘抱。长大苦别离，悠悠四方道。”（其二）“母肠与儿脐，一气贯注之。堕地日以远，须念未截时。”（其三）《七日鲍紫来以近作见示，拈此奉酬，兼感近事》云：“清夏四五月，曾作胸山游。儒冠愧土苴，素餐呼可羞。民气颓不扬，殷勤询所由。盐法日元可敝，卤薄花不稠。上官急科敛，闾左横戈矛。公私互欺蒙，谁为前箸筹。今读故人诗，恻恻如有忧。既痛浮惰习，复为耕凿谋。异哉盐荚中，乃有元道州。”《江都梁苍立寄示纪江北灾诗，依韵奉和》云：“我是江北人，老病尚健饭。白首遭奇灾，忧极不暇叹。水旱已心恻，况乃蝗滋蔓。禾稻无子遗，田庐付浸灌。流亡遍江淮，低头就鱼烂。残黎生意尽，有似灰中炭。纵横千百里，巧历那能算。万室迫饥踣，焉得不召乱？梁侯念乡里，披衣坐待旦。入府治文书，一纸发千万。（苍立襄办账务。）救亡与已乱，两事可并案。方今国势弱，刷耻贵果断。诛求不培养，经营只得半。覆巢无完卵，苦心蒙愤唤。君久识此理，高吟南山粲。长夜何漫漫，晦明顷刻判。今岁又苦潦，降灾天已惯。儒生无寸柄，故纸聊讲贯。止溺知未能，燎原吁可惮。回斡祝苍天，一饱苏穷汉。”则古质激楚，绝去雕饰，《篋中集》之遗也。《李审言上海信来，许以藏书纪事诗七卷本借读，并媵以诗，次韵奉酬》云：“十年不

见李伯纪，大患有身病垂死。并鲜不用交头杖，箕踞惟凭折足几。平生癖嗜在书卷，昏毛善忘今老矣。海南群犬吠所怪，黔中神驴技只此。新书遮眼许相借，古诗入手呼可喜。珠还合浦尚有日，璧假许田亦其理。（君亦假敝藏顾秋碧诗。）先生与我有同好，脱略名利犹敝屣。曾闻书淫与书痴，那及先生书丐名字美？（君尝以此自称。）五兵纵横裴武库，《七略》载[B13F]刘中垒。支瓶隶事忘寝食，拓钵沿门遍井里。一朝沾丐及贫子，譬膏盲年咸废疾起。况复殷勤助眠食，丽藻遒文一何绮。至今金粟旧书楼，尚有几入念凿齿。悬知宋槧富藏，空令痴儿出馋水。”《题张力臣符山堂图，为丁默存作》云：“荒溪敝庐人三个，闭户谈经作日课。张家兄弟都绝伦，符山一堂如斗大。主妇具膳方闾，稚子能文亦入座。缥湘秘籍插架富，金石遗文塞屋破。作书师法追程邈，哦诗鬼胆堕李贺。江都朱生好画手，（图为朱二玉作。）隐趣一一资敷佐。酒车仓茶臼工位置，想见伯倡仲叔和。门前风景太萧瑟，古柳寒鸦伴穷饿。庞眉书客满宾寮，那许高轩摇辔过。我昔京洛得遗集，（同治甲子于京都市上得性符先生《符山堂诗集》，力臣手写付梓者，前有小象，亦力臣所摹。）孤本直欲居奇货。尔来读此诧未见，摩挲老眼知无奈。丁生尔且慎藏，题句彪缤尽楚些。草堂图可配庐鸿，袖手须防寒具。”《阎徵君潜邱居士小印打本为王颢卿题》云：“绘就新图号拜诗，濡毫题咏想经师。（张叔宪为路山夫作拜诗图，曾属题句。）礼堂写定传谁某，记取猩红押角时。”（其一）“欧舫风流富藏，印文三字‘眷西堂’。司农倒用吾家事，满屋图书发古香。（眷西堂印，予从山夫借归，遍印徵君遗书。”）（其二）“此石流传又几时，瓦窑村里系人思。（潜邱今名瓦窑村，见《太原志》。评量定出佳儿手，长君复申舍人，工铁笔，王渔洋剧赏之。（付与[C064]斋早护持。此印本藏柘师所，后赠平定张石洲。”）（其三）则典雅俊逸，经籍之光，复初斋之亚也。今以播迁巴蜀，篋中无《椿花阁集》，不能广徵。它日当从全集中，再为甄录。俾海内言诗者，知东楚尚有此一卓绝诗人也。

### ○谈海藏楼

余于己未撰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，以海藏楼配玉麒麟。其赞语有“日暮途远终为虏，惜哉此子巧言语”之语。此本就“卢俊义反”四字及后身陷水泊而言之。厥后，义宁曹东敷、顺德黄晦闻见之，以为海藏不过自附殷顽耳。终身为虏，何至于此？力主删去赞语。故《甲寅周刊》刊校时，遂将此赞及全部赞语皆剔芟。实则属笔时，以忠于觉罗即是为虏。孔子虽有不以人废言之训，而于其人出处大节，不可不以《春秋》之笔著之。不意甲子溥仪出走津沽。张园会议，海藏即主附倭以延残喘。辛未，倭入溥阳，寝占东省，而海藏果奉溥仪托庇虏廷矣。殷顽犹可恕，托命外族不可恕，而身败名裂，至此益显。然则吾言验

矣。顾余敢于为此肯定之言者，亦有所自。忆宣统季年，余在商城晤张[E152]之孝谦，偶与评品艺事，遂及海藏。[E152]之曰：“孝胥书初学爰叟，近则一变为刻露，不苏不黄，字变而人品亦变矣。”及民国乙丑夏秋间，侍坐陈弢庵师。师言：“太夷功名之士，仪衍之流，一生为英气所误。余早年赠诗有‘子诗固云然，英气能为病’二语，并非泛谈。”已而又曰：“彼尚欲有所为。”余大惊诧，因从容询曰：“彼既不肯作民国官，尚欲何为乎？”师言：“此当观其后耳。”时在“九一八”之前六年，附逆尚未大著。盖张园会议，弢庵最反对附日，海藏颇衔之。而与弢庵不相能，即始于此。及弢庵逝世，海藏挽诗犹有微词。至以“功名士”称弢庵，则反唇之讥也。陈甘有《记郑孝胥》一文，文笔轩举，足概平生。写存于下。

### 《记郑孝胥》（陈澧 赣一）

郑孝胥之得名也，不以书，复不以诗。世独以美书工诗称之，斯固然矣。而于清季政事之起伏，固数数预谋，实一政客也。孝胥壬午举于乡，官中书，耻为下僚，有去志。语人曰：“仕官而任微秩，无日不趋承上，在外犹得温饱，居内有贫不能自存者。吾不欲久于其位矣。”遂去。改官江苏，后以领事驻神户。孝胥之接交日人自此始。鄂督张之洞耳其名，招入幕。具疏称其才堪大用，得旨赏道员。当时湖北官场，言必称郑总文案，其势可见矣。之洞宿交王可庄（仁堪），其子某，以通判指省，思入督幕，自表不暴。梁节庵（鼎芬）为言于之洞，之洞默然。固请，怒斥之。某营进甚亟，不得请不休。尝以此悻告鼎芬。鼎芬曰：“必报。”会有事诣制府，如前言。孝胥适在座。之洞俟其辞毕，恚曰：“吾幕非无人才，某或未能也。子掌两湖书院，待人治事，曷引为助乎？”鼎芬唯唯。孝胥揆言曰：“帅之言，余独不谓然。天下人之文章孰若帅，天下人之公牍孰若帅？为他人之记室易，为吾帅之记室难。惟其难也，某必欲得之，将以求学耳。可庄固才士，其子当是通品，不可不察。”语已，以目视鼎芬。鼎芬曰：“苏戡妙语，实获我心。欲言而未敢出口。”之洞微笑曰：“苏戡言婉而讽，节庵亦复言外有意。不从，二子必皆不悦；从，则当试某以事，容吾熟审之。”未三日，令下。人情好褒恶贬，之洞何莫不然。孝胥善于词令，使鼎芬累求而不得者，寥寥数语谐其事，诚解人也。孝胥之佐之洞也，百政无不预，军事亦参赞机密，岑春萱在蜀，疏请孝胥往，朝命报可，之洞尼其行，乃止。已而春萱放督粤。广西匪乱炽，蔓延至滇边。举孝胥充边防督办，旨予四品京堂以宠之。孝胥遂率在鄂久练之师，赴龙州。居是二载，以故退。简广东按察使，辞不赴。家于上海，约张謇、汤寿潜之流，设立宪公会，被推为领袖。时清室已下诏预备立宪，期以九年而成。孝胥多所陈述，一时舆论从而附和之，声誉益著。锡清弼（良）督辽东，辟为锦朝铁路督办，并任

胡庐岛开埠事。款绌，事莫举。良去，孝胥南还。其时盛杏荪（宣怀）入掌邮传部，故交也。孝胥宿主借外债筑铁路，宣怀与计议，遂有铁路国有之说。宣统末造，起端午桥（方）督办汉粤川铁路，授孝胥湖南布政使，方力荐也。孝胥对方曰：“吾欲行其志，匪疆吏不为。”方亟谋于宣怀，同请于枢府，畀以湘抚。枢府以余寿平（诚格）莅任未久，尚无劣迹，俟有缺出，将诚格他迁，即以孝胥擢任。孝胥因而之官。既至，乱作。仓皇遁沪，居海藏楼，鬻书年获万钱。书者，神气骨肉血缺一不可，全则上品矣。孝胥能书，气足露骨。晚年忽变瘦体，有时率意漫涂，惯作斜行，而笔画不整。世震其名，争宝之，不可解矣。诗则宗宋，人罕及者。五年前余居海上，偶见福山王汉章手执孝胥所书 $\Psi$ ，书自为诗一首云：“泱泱渤海意如何？腾碧翻金眼底过。出世只应亲日月，浮生从此藐山河。南归不用怀吾土，东去谁能挽逝波！爱煞滔天露孤岛，弃船聊欲上嵯峨。”读此诗，想见其人其志。世方属目，吾不欲言。

陈氏谓孝胥此诗可以想见其人其志。按此诗为宣统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渡海作。是年孝胥正往来京沪间，策画铁道国有之说。睥睨一世之气，冥心孤往之怀，感慨于中，情见乎外，不必即心驰三岛也。吾尝见孝胥为其侄孙彦纶书 $\Psi$ 一诗云：“山如旗鼓开，舟自南塘下。海日生未生，有人起长夜。”此为其早年居福州南台山之作，凌厉无前，寄意深远。细细味之，颇有刘越石闻鸡起舞之意，而其人之不甘寂寞，低首扶桑，真可以窥其隐微矣。此诗未收入《海藏楼集》，盖不轻示人也。又徐又铮被刺身死，孝胥闻讯，有一诗云：“江哀汉怒此争流，断送才人又暮秋。今日中原应失望，莫将泪眼更登楼。”此诗甚佳，然用意不可测也。刘太希尝过余，亦写其二律云：“寥寥诗卷寄平生，惭愧才人意尽倾。已逼晚年成定论，那堪低唱换浮名。弥天纵有逢辰恨，倒海难为变徵声。谁惜英雄袖中手，枉教弄笔掣长鲸。”又：“绝胜张园二十年，消磨人物作云烟。繁华事散空余恨，儿女情移莫问天。词客有才应赋此，老夫无梦亦凄然。后村至清真丽，为汝伤怀到酒边。”此当为关外之作。其自伤与自负之情，不难玩味而得也。晚年尝东游，有诗数卷，已刊。余丙子春间在上海曾见之。诗自是射雕手，然晚节不终，非惟不可与钤山堂并论，且下阮圆海、马瑶草一等矣。

#### ○吴温叟

清河吴温叟（涑）与王义门、梁公约齐名，诗思至清。《题赵玫叔村居图》云：“半傍山村半水乡，北窗白日梦羲皇。停居载酒扬雄宅，落月张琴左氏庄。宾主能闲心共远，寂喧相对意俱忘。春秋佳日休轻负，薄醉何嫌侧帽狂。”《和段蔗叟》四首云：“叟也据槁梧，威风鸣天阊。涑也吟草间，凄切如寒づ。强我相酬和，汗流走且僵。微生甘衰白，夫子有耿光。奉手敬承教，顾言示周

行。赠言过宠借，惊悚迷所方。韩门有籍，苏门为秦黄。倘焉不遐弃，问字来负墙。”（其一）“我与梁苍立，二年不相见。因风寄一纸，千里恍覩面。为言潘鬓凋，低首就曹掾。病余酒户小，愁饶诗情倦。危时道德丧，乱世文章贱。我亦蓬蒿人，何词相慰荐。知否段蔗翁，孤吟寄遥眷？勿吝怀友篇，火急付邮传。”（其二）“壮岁作书佣，薛{卅后}大小李。大李风骚人，小李温雅士。我乃骖其间，周旋执鞭弭。聚散二三年，如一炊顷耳。大李劳校勘，小李走万里。岁时遗我书，开缄一欢喜。陵谷忽多，波云竞诡委。小李阻重瀛，大李泊海埃。一段蔗翁，感旧怀二子。安得叙古欢，同醉淮阴市。”（其三）“凶岁孑遗民，苦望来年丰。吴天靳朔雪，得不忧忡忡。隔窗似淅沥，开门忽迷蒙。眼眩观银海，手僵鞭玉龙。冬青婆娑绿，天竹的的红。那管樵苏湿，何虑蹊径封。教儿暖尊酒，呼童翦畦菘。独酌酬造化，裁诗慰蔗翁。水旱勿预计，当无蝗与虫。多欣复多慨，渚陆遍哀鸿。”（其四温叟诗世少传者，惟壬子、癸丑间北京《平报》偶一见之，当为胡梓方处流布者。余曾录其最者入《琐记》，今已不可得矣。

#### ○张今颇都护

近代武人，以张今颇（锡銓）最能诗，而其人亦一振奇人也。锡銓，浙之钱塘人。仕清，以贰尹积官至山西巡抚。又官副都统，在辽东最久。张珍午（元奇）尝语郑孝胥曰：“子闻辽东有‘快马张’其人乎？吾都护张公今颇是也。”明日见之，长身赭面，眉目耸异。三十年间，驰骋关外，捕贼却敌，崛起牧令，以历监司。其间排难解纷，抑强扶弱，满蒙羌汉，望若神人。家人婢媪，恒举其名以止儿啼。诗存一卷，多怀人感事、悲壮苍凉之作。此孝胥所为《张都护诗存序》中语也。锡銓入民国后，首膺直隶都督之任。旋移东三省，改任镇安上将军，督理奉天军务，兼辖吉黑军务。当锡銓在清末任奉天巡防军左翼翼长，犹今之师长。时关外多匪，锡銓率兵驰骋白水黑水间，所至擒其渠帅。张作霖本为胡匪魁杰，锡銓与盛京将军赵尔巽、新民府知府曾韞苦劝之降，而锡銓之力为多。及后，再开府辽东，作霖方任二十七师师长，见必称师。偶以事传之至，立而待，命坐则坐。锡銓偶以事不悦，辄詈不绝口，作霖唯唯而已。东北外交，以中日间事为剧。每有交涉，锡銓语舌人，告以如何处置，日人亦不敢有违言。如要挟逾分，锡銓辄推词年迈重听，及舌人一再与日人申辩；而锡銓知事非转圜不可，则又谗过舌人，谓吾意本如此。其应付日人，常以此而致安堵。故其时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尝语人曰：“此老装聋推哑，指东画西，与语若可解若不可解，若可信若不可信，吾未如之何也。”然中日交涉，本为棘手，樽俎之间，非以此不足应付狡黠之日人也。锡銓诗殊有抗爽之致。如《暮春感赋》云：“去住真无计，行吟又暮春。如何天上月，长照未归

人。故国青山在，关河白发新。飞花应有恨，片片过西邻。”《舟泊德州，尚会臣观察邀饮督粮道署，临行感赋》四首之二云：“为爱平津馆，山林野趣长。板桥斜渡月，花径暗生香。丛苇碧沈水，疏镫红过墙。弟兄贤好客，相与倒壶觞。”之三云：“墨波浓染指，醉写菊花看。旁佛东篱下，疏枝开未残。月来疑有影，霜后定能丹。何日归三径，滋培傍药栏。”《悼姬人痴吾》云：“丈夫羞下泪，为汝一悲歌。卿命已如此，我劳将奈何。病深疑药误，情重悔恩多。美目知难瞑，无言尚转波。”“好色成吾累，斯人岂偶然。关山风雪里，随我去筹边。烽火惊离后，莺花续梦前。渾阳太平日，悲喜只三年。”则蕴藉矣。如《甲午统军南进，马上口占》云：“轻寒恻恻入春衣，大纛南征莽鼓鼙。峻岭摩天盘健马，临风一笑万山低。”《自团防暮饮归营》云：“薄饮村醪趁醉归，长河一带晚烟围。暮天风紧雪平，匹马冲寒山欲飞。”则本色矣。凡此皆可诵，正不必以武将少之。尚有海州邱心坦（履平）者，亦久经战阵，后为小吏。诗笔剑么，迥不犹人。与朱铭盘交甚挚。今人多不能举其名，更无由知其诗也。

### ○桂伯华

忆先府君于光绪三十年入都，返汴梁时，即为余兄弟道在京师九江郡馆晤德化桂牧仲，极称其开敏，语言有味。余时年甫十八，身躯瘦弱，先府君并言其状貌颇与余同。余曰：“此即伯华之弟也。”时先府君未识伯华，余亦仅于梁卓如所办《丛报》见其诗词，心早识之。因为诵其《菩萨蛮》词，即“才华已为情销损”一阕也。府君大异之，曰：“此真一门慧业也。”伯华，名念祖，丁酉举人，曾师善化皮锡瑞。初为今文家言，根柢深厚。中岁学佛于杨仁山先生，得善知识，因东渡习梵文，通密宗。弟牧仲及妹，亦以伯华故，皆精研内典。而临川李证刚（翊灼），亦因伯华得受教于仁山，造诣尤深，竟与黎端甫、欧阳竟无及伯华三人，称杨门江西四大弟子。然杨仁山先生门下，亦舍此四人外，更无与宏法者也。伯华以民国四年乙卯证涅盘于日本，年四十七。其病中，邻居失火，伯华居楼中，陈真如负之而下，得免于难，然不久即逝。此余闻之真如者。伯华早年诗工甚深，才气剑么，于唐宋近玉溪、坡公，于近贤近范伯子。然后习禅悦，理智超澄。所为诗词，虽寻常酬对，亦能自拔于世谛文字之外，而不为何人所囿。吾乡梅伯鸾，曾以一石印本伯华遗诗贻余，寥寥数十番。余偶一浏览，觉其吐语澄旷，非从人间得来。在沪晤狄平子，余亟推伯华诗，平子亦为首肯者再，以为不阿其乡也。惜此本早弃之金陵，今不能尽记。亦有余所知，而此本不载者，今偶忆及之，悉举而笔诸此册。然此又何足以为伯华重哉！伯华所著书，余仅见《大乘起信论科注》刻本。

《和友人扇头诗》：“客里风光劫外天，饮愁茹恨自年年。未成境夺还人夺

，强说禅边胜侠边。何处须弥藏芥子，早知沧海有桑田。杜陵老子犹痴绝，苦向空山拜杜鹃。《将去金溪，酬余生赠别之作》：“对面山河深复深，庾郎清怨感难禁。顽云黯澹霾双剑，落月苍茫横一琴。此去薰兰芳可佩，几时桃竹蔚成林。凭君莫洒临歧泪，记取青天碧海心。”《结习》：“堕落原知浩劫前，尚余结习慕生天。魂归缥缈黄金阙，肠断销沈紫玉烟。几日灵飞书甲子，早时吉语彻中边。丹成九转须臾事，愁绝鸿蒙未辟年。”《秋海棠》：“娇憨从未识空门，不占金兰占玉盆。万古滴残犹有泪，千番断尽已无魂。书成彩笔怜花叶，唤醒痴云记梦痕。好共莲邦忏愁去，西风憔悴又朝昏。”《次木仲除夕韵》：“七大充周水地风，循环谁复见初终。须臾鬼国蛮烟黑，倏忽扶桑海日红。有漏因成他力劣，无生曲奏自谋工。尘尘刹刹黄金佛，平等看来孰异同？”《夜坐有感》：“黯黯长空暝，迢迢清夜徂。新欢云，旧梦雨模糊。九死劳苕叔，三生问鬼臾。悬知孤往者，为我大胡卢。”《题陈芟潭心迹双清图》：“根尘难拣选，请试问文殊。但灭空花见，都无夹道呼。鹈膏重自莹，鹃血早来枯。安稳蒲团坐，今朝丧故吾。”《次成上人韵》：“虚白远犹近，浓青低复高。看云循北郭，随水到东阜。默默对鱼鸟，喧喧隔市桥。清游信多趣，欲说已无聊。”《和友一律》：“诗心澹后无奇句，世事谈多有泪痕。与子细寻无味味，共余相喻不言言。当来弥勒经生世，过去巫咸尚理冤。试把十方三际看，铁浑仑亦不须吞。”《登关口台町最高处纳凉有作》：“登临爽气新，愁客渐怡神。草木都遗世，川云解媚人。趣幽双蝶见，凉早一蝉闻。那识家园路，炎天莽寇氛。”《题慧居士集》：“半生愁里过，一笑卷方开。鹫岭云犹在，龙华会又来。幻缘微道力，苦终得天才。除却黄金父，（黄金父即佛也。见内典。）谁人识此怀？”《题陈子言》：“吾哀谢灵运，心杂误清修。又爱李长吉，才奇预圣流。古今三语掾，天地一诗囚。言也真同调，何年结习休？（乙巳，散原云：“‘古今’‘天地’皆大言，相对非偶。‘天地’当改‘炉钵’。”见陈诗《尊瓠室诗话》。）”《往因》：“怪怪奇奇虚妄境，明明白白本来人。但须一扫空群障，才得千春侍二亲。慧命庄严无价宝，风花飘泊可怜身。谁欤大觉金仙者，善可痴儿说往因。”《菩萨蛮》（《读小山词》）：“才华已为情销损，那堪又被多情困。珠玉女儿喉，新词嫩入眸。清愁销不得，梦入莲花国。方信断肠痴，断肠人不知。”《虞美人》：“凄凉十五年中事，苦了他和自。香残红退画堂空，早是柔魂销尽夕阳中。他生有分相厮守，拚共天长久。仙山楼阁也迷茫，只要双方一意向西方。”《丁香结》：“积雨侵阶，同云蔽野，墙外屐声来往。依绳床经案，朝又暮、时霎龛灯都上。文园情绪减，才触发、禅关又放。人间天界，刹那轮转，肠回无像。惘惘！记三五年时，秋花春月同赏。绿酒红灯，银鞍绣鞵，尽劳追想。无奈存没聚散，苦

乐殊今曩。惟何恩何怨，尚隔蓬邦蛮？”《蓦山溪》：“春光欲尽，未得天涯信。早起镇恹恹，减裘带、余寒犹嫩。古碑临罢，独枕故衣眠。魂无定，身慵困，酿就维摩病。谁家巷陌，红满香成阵。旬日雨风频，减多少、游踪逸兴。忤余烦恼，赖有贝多经。帘押静，香篆烬，终卷阴移寸。”（按伯华词多不注意平仄，如此二词是也。）

伯华诗词，稿成不自爱惜，友人持去后，亦不省记，亦有已成而懒着纸笔者，故传者不多。然友人于其死后，曾为哀集。余曾见一石印本，一铅印本，皆寥寥数页。又邵启贤（字莲士，余姚人。）官赣时，曾刊其友好遗诗，曰《江湖夜雨集》，中亦有桂诗一卷，与印本互有详略。今皆弃赣宁二寓所，惜无从搜集矣。

长沙章士钊曾示余所撰《孤桐杂记》，中有伯华遗札一通。其自为跋语中，亦有伯华逸闻。照录于此：

江西彭君出桂伯华先生遗札求跋，览之不胜慨然。乙卯，余在东京最后晤伯华，伯华尚言将从习英文事。此事愚盖许之甚久，迄未践约。伯华客死东京已数年矣，思之不悛。至伯华湛深内典，余未获请益，尚不过伯华未度众生中之一生而已。札如下：

“十余年来，未尝作一文，虽有见属者，而持之甚力，不少摇动。无疾时尚尔，况有疾乎！今序之不能作，早已内决。然愿数自摇感者，徒以足下待人竭诚尽力，能为人所不能为。某平日藉助处实多，而君于此序，又求之甚坚，故虽熟知力所不堪，然犹欲冒险为之，以副尊意，而不虞此举之竟不如意也。盖作文之难，某深悉之；精力之惫，又自知之。然一见君之诚恳，则不禁意动；意动，则必试为之；为，辄大困；大困，则意复决；复决，而又晤君，则意又动；动，则大困，盖若是者，已数次矣。长此不已，将徒见受困之循环，而序亦终不能成，殊觉非策，故至此不得不汲汲知止。虽曰负君，然无可如何。此序有人作，固佳；即无一人肯作者，某亦不作。盖关系之重大，仅乃如是，而必至以身殉之，殊无谓也。若谬许老马识途，人已作就，而俯商于某，某则词意悉仍原本，而但就行文之章法，加之整理，使合矩范，此或可力疾为之。不若命意遣词，悉出于某之难为役也。

作一序耳，何至身殉？此函述序之不能作处，至为曲折。有作此函之气力心思，序亦可为。凡此皆伯华之拘执处。愚朋友中有两人负性特异，一杨笃生（昌济），一桂伯华。伯华临死前一日尚有书抵余，为言已定一读书五十年之计划，甚觉得意。伯华求学英文，盖志在展转以学梵文耳。其衰惫不能学此，旁观至明，而彼抵死不悟。此二人也，愚皆有所负。而其方正不容一毫苟且处，以鄙性方之，愧无地也。

## ○陈子言

庐江陈子言诗，余曾于沪上见之。言语期期，而诚恳之情，溢于颜色，固长者也。余闻诸于右任先生，言曩居申江，尝造吴彦复寓庐，而子言亦不时至。至则互为笑乐，恒至夜深不去。偶与彦复及朱强村为竹林戏，非四人不能成局。子言来，皆强之配其一，而坚执不可。故每为此戏，恒以三人为之，亦颇有意致。彼则笼手作壁上观，亦不以未入局而遽去也。此事至可轩渠。子言生平无所嗜好，惟攒眉苦吟一事，视为日常生活。子言与吴彦复年辈相若，初亦相引为至友。彦复于诗札曾称为兄，后子言竟师事之。此一段因缘事实，他日当询诸章行严，或能知其详。子言于清末曾随俞恪士提学至甘陇，为诗甚富，诗皆绝佳。及定《尊瓠室诗》，则前后所作，有偶不惬意者，尽删剔之，不稍爱惜。知其苦吟自得，有非他人所能共喻矣。即如其《尊瓠室诗话》云：“余与寄禅上人未相识也，读其诗而慕其人。光绪甲辰春有往天童者，附简一律云：‘花落空山春气深，天涯瓶钵入微吟。长城过客称诗律，绝壑潜龙听梵音。会向东林起颓废，可怜人事日销沉。万松关下残阳路，蜡屐闲来试一寻。’此诗散原先生谓前后四语佳，余以中四句平平，遂芟去不存。（寄禅和诗云：‘蛟龙战苦阵云深，黄浦犹闻白雪吟。大地烟尘无净土，林空猿鹤有哀音。休夸返日金戈奋，忍见横波铁舰沈。愿与高人论长道，万山寒翠肯相寻？’）是岁春暮余有《沪滨逢寄公夜话，即送还天童一律》云：‘老向空山洽隐沦，暂携吟钵走风尘。赤城霞举思游屐，雪窦梅开忆故人。肯使林峦怨猿鹤，却愁天地入荆榛。从容一舸飘然去，小语江头未厌频。’德化桂伯华见之，谓此首神似义山。余则谓仅有‘却愁天地入荆榛’七字可存耳”云云。就此记观之，知其芟汰之故，并非漫然割爱。盖前一首中四句，是居山者皆可用，不必为寄禅也。且“长城”句为推人诗者习见语，“可怜”句则尤泛矣。次一首较前为佳，然亦无深意境。“却愁天地入荆榛”，即袭用义山“欲回天地入扁舟”句法，而无其深婉。伯华以神似玉溪称之，恐亦是强为之说，伯华非不知此中甘苦也。要之，子言自有真诗，偶举此一则，以见后学为诗，不可过于自是。子言尚尔，何论操觚。

余尝谓近五十年中，诗家多尚元佑而薄三唐。至陈散原、郑夜起二家出，世之言诗者，又不肯诵法苏、黄、王、陈，而群奉散原、海藏二集为安身立命之地。其人既少亲书卷，徒恃其一、二空灵字句，生硬句法，可彼可此者，钩棘成文，已为宋派末路矣。并世诗人，子言终不失为卓然自立家数。盖子言之诗，植体中晚，益以深思，造语古澹，韵格凄清，故能拔戟自成一队。时贤评鹭其诗，如陈散原云：“高淡凄清，韵格在宛陵、淮海之间。霾天海市，悬此诗隐，应有光芒夜吐。”吴仓硕云：“古澹中神味独到，一字一句，皆从苦心得

来，非时手所能梦见。客中把读，如服清凉散，令人心脾一爽。”吴雁舟（嘉瑞）云：“冲微澹远，悱恻芬芳，已到金刚乾慧之地。”周彦升（家禄）云：“苍老浑成。”皆能辨子言诗酸咸者也。子言亦尝自举长律佳句，如云：“余《甲辰春暮游西湖》句：‘满湖新绿浓于酒，一片残春最可人。’《送寄禅上人还长沙》句：‘春风一扫生公石，敝篋长存死友诗。’《赠曾重伯太守》句：‘绮阁清歌呼姹女，玉霄餐气学神仙。’（曾云：‘世界化学极盛时，当能餐气。’）均为散原先生所赏。《乙巳赠卢甫茂才》句：‘竹篋纵横堆酒卷，柴门萧瑟梦菱租。’《秋日送张伯纯部郎赴津门》句：‘九乌气慑中原日，一雁愁萦远塞烟。’《题刘申叔诗集》句：‘家无卮酒供宾客，世有文章托死生。’均为桂伯华明经所赏。又《赠吴雁舟太史》句：‘一线春江词客泪，万山寒草故人坟。’雁舟吟诵不已”云云。此但就七律中摘句标举之，实则子言五律佳句至多也，此不胜录。即以七言全篇言之，如《闻乙先生徙宅，赋此奉简》云：“眼中江柳尽成围，徙宅荒原叶辞飞。咄咄百忧无可说，栖栖一老竟何归？行歌心地莹禅窟，坐雨林塘梦钓矶。曾向皖城祀余阙，丛祠寒草已全非。”《三月二十二日，与文公达游龙华寺，时积雨甫霁，残桃落英，怅然有作》云：“沪渎城南沙路微，余香一径斗芳非。愁霖浅雾过寒食，羸马单车叩竹扉。芳序暗更元足惜，幽禽闲道不如归。凭阑相视忘言说，塔影摩空万虑非。”《忆外家》云：“烈烈孱魂化水仙，（孙氏姨，字中表舒城孙明绪。咸丰辛酉五月，粤贼普酋某援安庆，过境肆掠，携一妹投河死。姨性刚烈，临难犹骂贼不绝云。）枕流园榭亦萧然。（枕流园在庐江北郭，余外高祖金水屯阡先生智别业也。嘉道间台榭花木，极一时之盛。其木有幽燕之胡桃，闽越之橄榄，佳实荐新，远近珍异焉。咸丰兵燹，悉摧为薪，近归曹氏矣。）水村处士家风在，池上至今开白莲。”《三月三十日华阴道中送春》云：“河流已束潼关隘，云影遥遮岳帝祠。婀娜东风数株柳，华阴道上送春时。”数诗奇秀在骨，清拔之中，自饶蕴藉。此岂为宋诗者所能道其只字耶？诗以韵味为最上乘，惟韵味在，意境好，兴象好，再益熔铸烹链，使眼前要说之话，多在脑筋中打几个盘旋，然后申纸奋笔，一气写出，使人读之有言外不尽之味，有余不竭之韵，斯吾所服膺者也。至王阮亭但知搔首弄姿，姿本非威，施之容，愈弄愈见其捧心作态矣。

#### ○徐仲可

余于宣统间读书京师大学堂，恒以暇日偕友至城南陶然亭。于壁间见徐仲可所题谐诗，意讥附庸风雅者，到此必以恶诗疥壁，深斥之，亦间有和之者。余之知仲可始此。后又读其所编《清稗类钞》，知仲可固勤于铅槧而能文者也。顷见夏剑丞《徐仲可墓志铭》，益知其生平。略节于下。

剑丞曰：“余初从徐君游，闻君有端操，能文章。既从容覩君出处大节，读所为诗歌，益信而不苟。余卜筑沪西康家桥，君同来为邻。君素贫，无立锥地，尝名其意所构曰‘天苏阁’。至是始果有，则日夕坐其下，握笔偃几，历祁寒盛暑不辍。居三年，每见，辄出所撰著商榷。或数日阻，必朝夕遣童持短札来。两家相距，中隔牛。余按北牖，自项望君南轩，日下春，人影彳亍于楼槛间，君与妇妾方凭眺也。而君妇与余妇相从亦濒数。君门前左右小径，邻辄壅闭，使不得通车辙。余方为君责谕，而君止勿较。凡沪居，水源自江来，始洁可酌。余与君皆就贸水者通铁笕入厨灶间，涓涓而清。君之邻乃日乞饮君所，君弗拒也。君子生鬻所著书换米盐自给，常不能有余，然必节缩以旁瞻戚族。与人书，尝取寄书囊背糊而再用之。或累叠置案旁以记所闻，而铭于座右曰：‘一举两得，废物利用。六通四辟，好学深思。’与人谈宴，虽一事之微，一物之细，有可录者，归必书之，故晚岁所成笔记尤多。少尝从项城袁君练兵小站，为将校讲经史大义。与天津徐君奉新、张忠武为故人。张且与君结盟为昆仲。诸公贵显，君独弃去。或讽之曰：‘君有贵交，往投之，富贵可立致，何勤勤作苦自给为？’君笑曰：‘果取富贵，于吾何有耶？’亡何，君所教诲将校亦多贵，将廩给之，君谢不受。君有子学成游于英吉利，入伯明罕大学得理学士，又入维多利亚大学得商学士。仕为财政部秘书，不乐去，隐于商，能月进所得养亲。君约减其数取之曰：‘无以是使吾子伤廉也。’以故终身食贫。君讳珂，字仲可，浙江杭县人。举于乡，数试礼部不第。试为内阁中书，改同知，然未尝一日为也。父恩绶，余姚县教谕。同治初，左文襄公克复浙江，佐公善后有功。母陆氏，配朱，继配何。妾某氏。子一，新六。女一，新华，未字而卒。皆何出。君所著凡诗文词集若干卷、《大受堂札记》五卷、《可言》十四卷、《五刑考略》一卷、《清稗类钞》四十八卷。其他校辑者，凡百数十卷。君卒前二旬，饮余家。明日会海盐张菊生所，遂得疾。疾二十日，亟谕其子以铭墓请于余。余往视之，已不能言矣。年六十，以戊辰二月十一日卒。呜呼！于余交可谓笃矣，生而日以文抵余订可否，歿而以铭属余，余忍不铭耶！铭曰：‘遗彼荣，修厥名。劳其精，文则莹。歿而扁，竖吾铭。’”据剑丞此文，则仲可固长者而弃遗人世者也。当此季世而有斯人，可以励俗，可以束身。呜呼，贤矣！

仲可诗文集有《小自立斋文》、《真如室诗》、《纯飞馆词》。诗清拔可味。石遗《近代诗钞》曾收其诗十三首。余喜其《乞汪社耆作画》云：“频年旅食穷海隅，尘嚣蔽目溪山无。欲烦佳手为涂抹，使得置身于画图。十日一水五日石，君为能事吾为娱。何时入林共把臂，卧游同梦还西湖？”又有句云：“非鹤我安访，有梅山不孤。”亦佳。

## ○龙毅甫

攸县龙毅甫（绂年），芝山太老师之子也。民国时避乱来江南，病心脏已久矣，遂没于沪。其《丁卯除夕金陵》诗云：“才住真州又润州，便来白下暂勾留。旅怀扰扰风中薰，归思迢迢水上鸥。钱岁看儿调水果，残年与弟计乾刍侯。全家半在危城里，剪烛观花卜未休。”“虎口逃来胆尚寒，余生当慰酒杯欢。长馋托命诗情健，短剑依人旅夜宽。去岁有梅香溢袖，今年无雪冷欺冠。商量置棹明朝事，一饱移家可便安”。毅甫诗才至清，惜其早逝。乃弟达甫，将为刊其遗诗，不知已杀青否？

## ○李鸿夫与陈夔龙

浏阳李鸿夫，字春煦，清两江总督兴锐之孙。清末，以候补道分发直隶。年少有才，风流自赏，能为侧艳诗，亦复情韵不匮。时陈夔龙以湖广总督调署直督，有诗四律留别，题为《由鄂移寓津门赋此留别》。到津后，又有《遣兴四首叠前韵》，又有《花近楼夜坐再赋四律，仍叠前韵，示幕中诸君子》，前后共十二首。陈氏夫人为许庚身之妹，又拜庆王奕劻为义父。生日，陈又制诗为夫人寿，词甚都丽，亦用原韵。各诗传诵，和者风起。鸿夫改夔龙诗题数字，亦用原韵，为香奁诗十二律。传抄之广，几于洛阳纸贵。未几，陈氏亦见之，心殊愤恨，尤于“好语王昌綉绣褌，甯馨宁不称宫貂”二语，最所切齿。立召鸿夫入见，曰：“世兄诗词很好。”（陈与兴锐相识，故云。）鸿夫鞠躬惟谨，连称“职向来不会诗词”，见陈竖眉睁目，瑟缩不安而退。知祸之将及，宵夜遁鄂投端方。越日，陈果奏参。民国后，鸿夫曾任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，僦居上海，萧然老矣。陈诗在集中，李诗则流传一时，今亦无人忆及者。然词固清丽可诵也，遂录于下，以存诗坛故实。

《由鄂移寓白门，赋此留别》：“武昌官柳夹江干，醉眼顰眉感万端。竟日曹腾如中酒，霎时缱绻此凭阑。才幻莲作寸丝难绝，烧烛成灰泪自看。欲翦黄丝终未就，与奴方便问仙官。”“泪痕心事竟谁知，昔昔倾身敢自私？隔座逢迎花气暖，留欢颠倒漏声迟。锦衾翻浪迷昏晓，绣帕余香惹梦思。绮陌霄寒秋露重，花袍白马莫频驰。”“披香姊妹尽英瑶，鸾唱遥闻驾绿轺。解佩只愁人漠漠，弄珠谁信自骄骄？胎含登蔻腰移带，露芙蓉颊晕潮。好语王昌綉绣褌，甯馨宁不称宫貂？”“凤泊鸾飘又一年，每将归思对啼鹃。莫愁烟水长凝梦，淡粉笙歌欲散眠。顾影羞经桃叶渡，扫眉应和《柳花》篇。若为怜藉休相谑，又抱琵琶过别船。”《遣兴四首叠前韵》：“儿家生小住长干，一曲清歌锦百端。花底吹笙忘月落，楼前斗草惜春阑。佯嗔贪索檀奴问，失喜还妨小妹看。记否眉楼宵宴罢，戏拈红豆打魁官？”“画堂南畔没人知，一向相偎腻语私。瓜子含瓢初未破，青梅如豆那嫌迟。却无气力何曾惯，越样风情忍不思？往事只

堪成后悔，刹那光景已云驰。”“两鬓动翠复鸣瑶，云路钿车侣凤轺。灯火楼台人影乱，春风杨柳马蹄骄。麝脐一霎腾新暖，猩靛双红上晚潮。背面思量争忍俊，归来应笑肉污貂。”“春花秋月自年年，长只春心托杜鹃。罗袜双翘刚半折，纤腰一把已三眠。仙郎久误收妆镜，狎客虚传赋侧篇。谁谓芳晨强梳掠，采莲羞上鄂君船。”《姻媚楼夜坐，再赋四律，仍叠前韵，示曲中诸姊妹》：“悄倚红楼十二干，飞花乱点髻云端。一春消息愁仍阻，五夜凄惶梦易阑。刻骨寒从罗被觉，断肠诗在画屏看。珍丛休怨繁英谢，输与娇怜有蜜官。”“窥帘明月始应知，极宠深怜恃眷私。对镜故慵撩鬓久，拏帷教恨解衣迟。薄妆粉退融珠汗，细炷香侵荡绮思。已见巢雕鞍交少婢，斑雕系着漫狂驰。”“楼头青漆覆青瑶，门巷枇杷驻桂轺。索酒来时鹦鹉唤，踏花归去紫骝骄。梦回历历犹行雨，信断沈沈忆弄潮。几欲兄伊呼薄幸，抛人何处换金貂。”“懒把心情托少年，啼红朝暮恼愁鹃。枉传鸾镜收双影，料被花枝笑独眠。谁遣珍珠怜寂寞，自拈银管写歌篇。湖边春色休辜负，说与邻娃好放船”。

#### ○冯君木

冯君木（），原名鸿墀，字阶青。浙江慈溪人。著有《回风堂诗文集》、《词集》、《日记》，亦浙东积学能文者也。余尝求其集不得，惟于陈训正所撰《慈溪冯先生述略》知梗概。其人博闻强识，能文章。散文内纯外肆，诗则宗法杜韩，而所诣与玉溪为近，后又稍稍取法西江。晚更离乱，声华益刊落。每有吟咏，融洽情性而出之。尝曰：“作诗当于无味处得味，无材处见材。”尝与里人结剡社，为诗酒之会。晚岁讲学申江，与吴仓硕、况周颐、朱祖谋相习。年五十九。

#### ○潘兰史

潘飞声，字兰史，广东番禺人，以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三月卒。在晚清亦尝以诗文词知名于时者也。兰史尝受业于叶兰台先生，故与叶誉虎（恭绰）为至友。此外如黄公度（遵宪）、唐薇卿（景崧）、邱菽园（纬萱）亦友之。尝游欧洲大陆，归而寄迹南洋群岛间。怵国势危急，慷慨建议救亡。侨民知内向，自兰史与菽园启之。会清廷开经济特科，茂名杨侍郎以君荐，未赴而有诏罢举。于是兰史浮沈于名场者几五十年，而老犹一诸生也。性耿介，接友直谅肫诚。晚岁鬻文海上，颜所赁庑曰“翦淞阁”。有三子，皆食力于粤，惟一妾从。虽贫甚，未尝贷粟于人。有馈之者，非其人，拒不纳。饮酒辄尽数小觥，貌益温克。然当宾客前，或臧否人物，所许可不与苟同。诸不悦者恒诋讪其君，君亦不以为意也。生平文成，辄弃去，不录副。喜倚声，所为词多矣。曰《海山》，曰《花语》，曰《珠江低唱》，曰《长相思》，刊于粤；曰《春明》，刊于北都，世传弗广。兰史卒后，门弟子谭敬、汤安经纪其丧，就家取遗稿十六卷

。叶恭绰又因其词最者六十余阕附集后，总名曰《说剑堂集》，而吾乡夏敬观序之。

陈石遗曾称兰史罗浮纪游诗，（附《罗浮游记》后者。）以为清响可听。余尝取其全稿读之，状山水空灵处，自亦有致。惟有意学青莲，强为奇警语，青莲又何可轻学耶？尝谓岭南近人诗，自以黄公度、康长素、邱仙根为有名。公度最能卓然自立，康则故为雄奇，邱亦泥沙并下，皆不及稍前之李绣子、朱九江二家。若梁鼎芬、曾习经、二罗（{曰融}）、黄节，虽为粤产，以久居京国，不甚办香其乡，则又为粤中别派也。

### ○黄晦闻

清季种族革命论，其远源实自黄太冲、顾亭林、王而农发之。光绪中叶后，满族政权日趋昏ウ，孙逸仙章太炎始昌言排满。同时继起者，若刘申叔之作《攘书》，黄晦闻之草《黄史》，尤为攘夷论之中坚。学子承风，清祚遂屋，晦闻《岁暮吟》所谓“栖迟以迄辛亥秋，作始攘胡至是毕”者是也。顾辛壬改步，向时志士，乘时崛起，高踞要津者，颇不乏人。而晦闻乃遁迹岭南，吟咏自适。或有询其翰墨策勋，今当出膺新政，晦闻唯唯而已。久之，乃入北京大学都讲。中间曾一度返粤长教育，但不久亦去，仍执教北雍。迄于民国廿九年乙亥一月，竟以疾卒于北都矣，年六十有二。余于乙丑夏秋间，与君相遇宣南。知君在北雍，任诗学讲席，先后成《诗学》一卷，及《汉魏乐府风笺》十五卷、《曹子建诗注》二卷、《阮步兵咏怀诗注》一卷、《谢康乐诗注》四卷、《鲍参军诗注》四卷、《谢玄晖诗注》四卷、《诗律》六卷、《诗旨纂辞》三卷。最后乃为诸生讲蒋山佣诗，已成笺注初稿，曾以油印本若干页寄余。此其最后作也。晦闻晚岁以世变乱亟，人心日坏，道德礼法尽为奸人所假窃，惟诗教可以振作，有转移风教之效。穷老益力，虽心脏积疾，罔敢告劳。及所陷益深，口晓音，难挽毫末，又叹为无望。幽忧所感，悉发于诗。其诗由晋宋以出入唐宋诸贤，惟不落前人窠臼，沈厚悱恻，使人读之，有惘惘不甘之情。梁节庵谓为三百年来，无此作手。（梁尝以此语余绍宋，据余氏《寒柯堂诗》小注。）郑太夷亦谓近人诗如晦闻、贞壮，又自成一派。（据诸贞壮与黄氏书。）陈散原向亦闻其能诗，及癸酉冬间入都，晦闻乃出全稿就质，散原至为叹服。且尝对人云：“吾早知晦闻能诗，而不知其诗功之深如此。”题其卷耑，有“格澹而奇，趣新而妙，造意铸语，冥辟群界，自成孤诣”之语。又云：“卷中七律疑尤胜，效古而莫寻辙迹。必欲比类，于后山为近。”（梁节庵亦称其诗，有类涪翁称后山诗于王云。语见《蒹葭楼集》诗内小注。）晦闻亦尝自负其诗，曾刻小印曰“后山而后”，盖定论也。晦闻生平友好，以诸贞壮、刘裁父、余樾园为最笃。其没也，樾园在杭州。后樾园闻其李韶清言，晦闻易箒时

，频呼请余越园来诀。余氏于甲戌秋游北都，晦闻为题其所画娱亲图卷云：“养志丹青亦孝心，不缘文采动吾吟。才名翰墨都收拾，老去从君语特深。”（此诗作于晦闻没前仅月余。）又余氏藏归玄恭墨竹及诗稿长卷，晦闻叹为甚得其所。盖尝以归高士期余氏也。及越园与别于北都，晦闻又赠诗云：“国计身谋未尽言，又倾残泪入离樽。明朝送别归高士，一醉灯前似邴原。”则以余氏能断饮，引顾亭林《送归高士之淮上》诗意以相勸。（顾诗句云：“此日邴原能断酒，不烦良友数萦怀。”）盖绝笔也。晦闻早年即愤东人凭陵，有“国亡无日”之叹。又言：“日本必来犯。”此语在君没十年之前，听者殊疑似，未尝谓其先识也。余越园有《读亡友黄晦闻蒹葭楼诗集凄然有感》二律云：“当年谁倡辨华夷，空负才名信足悲。念乱君真先见及，追怀我悔学吟迟。平居深识思垂教，穷老伤心反辍诗。三百年来成绝响，悠悠难望后人知。”又：“如君岂仅以诗鸣，一卷空留死后名。意到忘言成绝诣，老来深语见交情。相称多愧归高士，垂尽虚期范巨卿。闲展遗编和泪诵，天涯宿草已重生。”越园初不作诗，丁丑秋七月，中倭战起，余氏转徙避寇于遂昌、丽水、龙泉诸县之间，而以居龙游之沐尘为久。其时余氏有母，年逾九十，尚在衢州。家国之感，乃始以诗写之。虽非其至，然即此已难能矣。有《寒柯堂诗》四卷，皆丁丑迄癸未七年间之作，约六百余篇云。

晦闻《蒹葭楼诗》二卷，始乙未（光绪廿一年），迄癸酉（民国廿二年）。此二诗为甲戌冬间所作，去其卒仅月余，当为绝笔，故不见集中，弥可贵也。近六十年间诗派，赣闽尚元佑，河北宗杜苏，江左主清丽，惟岭南颇尚雄奇，如康有为、黄遵宪、邱逢甲尤其著者。惟梁鼎芬、曾习经与晦闻三家，敛激昂于悱恻，寓郁于老澹，有惘惘不甘之情，与粤中诗人迥然异趣。余尝拟选辑三家诗，曰《粤三家诗钞》，以资讽诵，病●兰未就耳。

### ○潘若海

潘博，原名又博，字弱海，后改若海。广东南海人。幼颖异，尝与任子徽（元熙）、邓秋枚（实）、秋门（方）兄弟、黄晦闻（节），同问学于简竹居。而若海又师康南海，故与麦孟华、梁启超相习。及秋枚、晦闻于清季创国学保存会、《国粹学报》于沪渎，若海实助其成。宣统间，尝往来津沪，与党人通声气，所交皆一时豪俊。时归安朱祖谋、义宁陈三立，并以诗词领袖坛坫。若海皆与之往还，有诗词见二家集中。他如赵熙、二罗（{曰融}）、何翔葆、诸宗元、梁爰居、黄意怠，皆缔交。梁卓如纳交赵克山，且因若海为介，时卓如尚在日本也。民国四、五年，若海尝佐江苏军幕，与散原往还更密。而青溪复成桥侧之吴氏鉴园，往往有若海之踪迹。园主人吴剑泉（学廉），并与投分亦深也。乙卯，袁世凯帝制议起，若海在苏督幕，假兵符趋黔桂，起兵以抗项城。

项城悬重金购捕之，乃走香港，匿亚宾律道康南海宅，悲愤呕血而死。时民国五年丙辰口月也。吴剑泉以诗哭之云：“勃郁移山志，沉冥蹈海行。乖逢逐客令，甘徇党人名。司马资王郅，河汾重董程。空余寝门涕，风义感平生。”陈散原挽诗云：“鞞鼓声中数往还，就余弹泪倚锺山。帝秦孤愤天应鉴，走越奇踪梦与攀。落拓虞翻疑骨相，遨游陆贾补时艰。起衰二士移眸尽，忍过辛园话铸颜。”盖若海与麦孺博同为南海弟子，时南海在上海，居辛园。孺博亦以前一岁逝也，故末二句及之。

余有论近人诗绝句，其潘若海一首云：“危城玉貌挹深谈，晚得朱陈许共参。谁识读书堂下客，流传佳句遍江南？”余于乙卯至金陵，与若海晤于秦淮酒楼，坐上谈旧京诸诗人近状甚悉。“读书堂”，即简竹居讲学所也。若海诗词并工，曾与麦孺博（蛻）诗词合刊，名曰《粤两生集》。然亦有未收入者，如《别后寄魏瓠公天津木兰花慢》云：“慢相逢湖海，怪豪气、减元龙。叹尊酒天涯，聚原草草，别更。雕虫。耻谈小技，只长歌当哭豁愁胸。不复貂裘夜走，时忧炊米晨空。孤蓬。飘转任西风。身世苦相同。念少误学书，老犹弹铗，归去无从。途穷。我今不恸，且闭门种菜托英雄。万里俱伤久客，百年将近衰翁。”

#### ○刘龙慧

刘诒慎，字逊甫，又号龙慧，安徽贵池人。清末官江苏候补知府。有《龙慧堂诗》。李国松序曰：“刘君逊甫卒之二年，余重校其诗印行，乃为之叙曰：诗于文艺，一端而已。然非性情相近，生有美才，虽学弗善。才美而性近矣，为之苟不专且勤，终亦莫能诣其精而就其业。故诗之成，有天有人，而得年寿以究极才性，又有命存焉。吁！其难矣。逊甫之于诗，其庶几天人兼至者乎。盖君赋性温醇而通敏，侨家江南都会，濡染风雅，自少即耽吟咏。光绪丙申春，余为馆甥君家，始与君习。君及从弟恭甫方为诸生，治举业，而于诗学稽讨尤勤。越岁，余偕仲弟来居江宁，过从益密，常为文酒之会，连日酣嬉不厌。恭甫兼工绘事，间复倚声。君则专壹于诗，笃嗜深研，尽世间可欣、可喜、可慕、可娱乐之事，无以易其好也。未几，恭甫夭逝，余家还合肥。既而外舅卒，余来合葬，寻复别去。于是君家中落，北去齐燕求职事自效，旷不见者逾五年。及丙午先君自桂林归，余迎觐金陵，复与君会。君以知府发江苏，就江洲盐局为吏隐。地僻事简，局舍濒江有小阁，日挟书哦诵其间，所得诗句时时流播人口。自後余往来江上，间一、二岁辄相见，见必论诗。既别，则邮书传视，新篇骆驿也。辛亥国变，余奉亲避地海上，君亦解常熟榷厘，挈家来沪。流离困厄中，仍自吟啸不辍。久之，迫生事，复出走四方谋食。举身世无穷之感，幽忧孤愤，毕宣於诗，诗亦弥工而寝盛矣。余子家煌渐长，学为诗。君喜其

似舅，以爱女妻之。旧姻重媾，情好逾笃。既移寓吴门，岁常至沪相聚。甲子秋，余携兄炜就婚京师。君偕往，同居僦舍，联床谈艺数月。余归，君亦出都，监税南通，半岁而罢。其间数过余，每与君尊酒对语，追溯盛时觞咏嬉游之乐，邈如隔世。而孰知此憔悴相保之一日，亦不可常，而君死矣。君诗由山谷入杜韩，博涉唐宋诸家，综括众美，归於自得。其论诗无门户派别，以谓诗者性情之事，非可袭而轻蹈也。故造端摅怀，深探情本，真气涵演，悱恻而芊绵。生平所作至多，顾不自矜惜，稿出率为人持去，往往散佚。侨沪时，室延邻火，零章旧什，仅有存者。其虞山纪游五言诸篇，尤杰出，悉委煨烬。君既不复省记，而友朋亦无传本，惜哉！余夙好君诗，颇为辑，煌复从旁掇拾，录成两卷。癸亥冬，君年五十，曾为付印。嗣略有增收，起丙申以迄丙寅君没之岁，存诗四百余首，盖十之三四而已。始余之排樱诗也，君自视然，曰：‘是区区者曷足存？吾胸中积郁结盘者，未尽出；意中所酝酿欲变化者，亦未达也。天苟假以岁月，当卒图之耳。’呜呼！言犹在耳，不及待而长往矣。其胸中郁积结蟠者，意中所酝酿欲变化者，终古藏，无复可见，其得见者乃止於是矣。是固未荆所蓄，然览者即是以求君，因其诗可得其人，更思其汲汲无穷之心，即君诗之所由侔於古人欤？其所以善承天授者，亦从可知矣。戊辰中秋，李国松”（逊甫侨居苏州盘门外。）

龙慧有《题王壬秋诗集》一律云：“白首支离将相中，酒杯袖手看成功。草堂花木成孤喻，芒屨山川送老穷。拟古稍嫌多气力，一时从学在牢笼。苍茫独写平生意，唐宋沟分未敢同。”此诗於湘绮有不满词，然君诗及论诗大旨可见矣。（方湖丁卯二月日记）又读《龙慧堂诗》一过，颇有剑么之笔，惜意尽於词，声调亦有近浮响者。逊甫尝自言：其诗尚有一段孤怀远抱，蕴酿胸中，未能尽摅出，以自成其至者。信乎诗人不可无年也。逊甫民国十五年丙寅食鱼刺喉而卒，年才五十三云。（方湖壬申五月日记）金松岑（天羽），谓其诗坚苍蕴藉，中涵禅理，句法时学散原云。

### ○爰居阁

讖语之说，本不足凭，而梁黄之死，其兆皆著於生前朋侪之文字，斯亦奇矣。乙丑、丙寅之交，安福系既败，方地山戏以二人姓名作嵌字联云：“梁苑嗣音稀，众议方淆，异古所云今世免；《黄庭》初写就，哲人其萎，维子之故我心夷。”哲维，黄别字也。邓守瑕《戊辰题秋岳诗册》云：“闽派诗人佞宋贤，石遗法乳藉君传。中更丧乱多危语，却恐牢骚损盛年。吾辈宁从人作贼，京曹几见尔登仙。群儿自贵休相吓，且向歌郎贳酒钱。”“作贼”云云者，本以喻黄诗之不事剽窃；“京曹”云云者，则拟之班生登仙。不谓未十年，而黄遽以通敌罹大辟。更九年，梁亦叛国伏辜。守瑕以辛未歿，地山以丙子没，皆远

在梁黄变节以前。方联则手录以示吾友陈颂洛，陈亲为余诵之。邓诗则载於壬申所刊《荃察余斋诗存》再续集中，气机感召乃至是耶！

又宁乡程穆庵（康）在渝州曾告余：当抗战起之前一年，众异以在沪与舞女某婚变事郁郁无俚，乃至西湖小住。时秋岳亦至杭与梁相遇。友好宴之於湖滨楼外楼。酒酣，众异忽目视秋岳曰：“君必不免。”梁本自谓能相人，秋岳亦漫然答之，不以为意。已而，梁又曰：“君必不免。”座客有曰：“君既善相人，曷自相以断休咎乎？”众异起，至壁镜前自视良久，曰“我亦不免”者再。时距卢沟桥战役尚早，座客虽以为异，然二人固一则沈冥下僚，一则放浪江湖，决无杀身之可能，咸以酒后故作惊人语视之，绝不经意。不意事隔年余，黄以泄漏国防于日寇，先罹大辟。隔九年余，梁亦服上刑。岂姑布子卿之术果足徵乎？颂洛忆癸酉在陈病树处，见有梁答黄诗中一绝句曰：“君到锺山定跨驴，南朝令仆莫轻渠。更休鄙薄能言鸭，饥凤生涯或不如。”病树谓：“得不嫌亢否？”颂洛答云：“诗祸足以杀身，君与交好，宜加规戒，勿以刻薄齟齬也。”因记诗讖，因附及之。（节采《朋谈杂记》）

陈彦通《题爰居阁诗集后》云：“去秋旅沪，一日冒孝鲁见访，出《读爰居阁集书后》诗相际。余与爰居交最久，知之弥稔。论者类以其诗可传，人则伤于局度褊狭，用世之念太急。功利贡高之心牢固于中，不能自拔，其罹祸也固宜。余顾不能有以非之。惟观其临命之际，赋诗不迫，掷笔就刑，苟非素养有自，天怀澹定者，未易臻此。因继赋一律。孝鲁见之曰：‘子诚不失忠厚，吾辈有愧色矣。’余曰：‘忠厚则吾岂敢，亦性情流露不能自己耳。’至末句以周忠介事相喻者，只断章取义，读者毋以词害意可也。诗云：‘亦因人患抑天卞齐，同异元难世论齐。祸乱不常诗总好，交期如在意为凄。杀身毕竟真名士，行己终疑副品题。要是知君容未尽，请看掷笔小云栖。’庚寅立夏，陈彦通记。”

章士钊有《酬陈道量惠爰居阁集》一律云：“投我江南精槧书，此书当日价何如？事同狙食迷三四，人忘禽言吐众诸。溪刻略同林颖叔，（名寿图，爰居外王父。）功名漫拟管夷吾。怜才我辈宁须说，世恐惩狂竟废儒。”按此诗末句，语长心重，吾辈正有同感也。

丙、丁之交，上海中华书局拟以《爰居阁诗》及夏敬观《忍古楼诗》、黄浚《聆风诗》同时印刷问世，三家皆先后与中华订有合同。不意排印未竣，事变忽起。黄以通敌服上刑，书局畏祸，印事搁浅。爰居急赴书局将《聆风诗》稿收回，合同取消。时爰居诗已全部排印，托陈道量任校譬，嗣因中华故稽时日，未予发行。爰居以其违约，驰函取消其发行权。故中华行世者，惟《忍古楼诗》一种而已。翌年戊寅，改交文楷斋雕板，属黄孝纾就近料理。既刻成，邮

递白下，经陈道量等覆校后寄去上板，己卯初春葺事。当时商讨板式良久，结果决定以闵葆之《云海楼诗存》为定式，甚觉朗润悦目也。爰居曾以初印本赠陈道量，并题云：“余刻诗，寥士校勘至勤，尝以一夕之力校至四五卷，余心识之。比刻成，细审尚有十数讹字，信乎此事如扫落叶也。平生诗功甚浅，但深入显出，有我不俗，尝标此八言以自纠。或有几分实践处，愿寥士共此甘苦也。以少许胜多许，以一语胜千百语。前述八言为法门，此二语则正果，寥士以为何如？己卯二月，梁鸿志记。”

爰居阁诗既刊成，陈伯冶（增绥）为之作注，而李太疏、黄嘿园、李霏湫、陈彦通等佐之。伯冶遇有疑难，辄以问爰居。爰居亦以兴会所到，才奢巧故实。心知其意而不能确定其出于何书何篇者，漫然应之，且颇以为苦。但其中本事有可明言者，有不可明言者，伯冶多以臆测之，殊乖本旨。诗注既成，唐桐轩为缮写一过，即托沪上某印刷所付排。后排印打有样本一部，交陈伯冶处校正。惟印刷所闻以工价未付清，延不肯装订发行，后竟撤板以不了了之。故今此注印成之全部，仅伯冶处有一样本也。陈颂洛知之甚悉，并记之。

○今传是楼主人狱中诗

今传是楼主人旧有《逸塘诗存》一卷，所收诗至民国廿九年庚辰止。近则以事伪入狱，年已七十矣。对簿公庭，噤不一言，然在狱中固尝吟咏自遣。玩其意兴，亦殊无衰飒颓唐之气，可异也。山阴陈中岳于丙戌冬曾有酬第一典狱长吴访丞（峙沅）一律，传至狱中，主人亦次韵奉酬。陈原诗题云《访丞先生招饮，赋此奉酬》，下注：“君夙掌北都狱政，军兴南下，昨岁凯旋，仍领旧职。珂里多贤，宋渔父、覃理鸣等，并君称桃源三杰。君差同行辈，功名正未有涯也。”诗云：“莫便相惊狱吏尊，雅人风度自温温。和声不作蒲牢吼，阴德先开驷马门。三杰乡耆余几在，一樽情话独吾敦。渡河旧事劳追忆，还喜春回满棘樊。”主人和作云：“底羨醇醪酌满尊，春风偶拂座能温。纷纷世尚甘投石，仆仆谁犹肯到门。君昔题诗惊籍，我今画虎愧严敦。（谓子美诸兄子）半生焦烂都无补，悔不追随学稼樊。”又一首云：“沾上雄谭渺若烟，严陵说士十年前。（谓范生丈）不须标榜文心美，肝胆如君也自贤。”又《望京华》一律云：“闲依北斗望京华，往事弥漫梦影赊。白首问年犹是客，赤心报国已无家。故关云锁迷荒径，近郭声喧隐暮笳。何日萋萋芳草绿，春风开遍自由花。”

其《九九尽后，恒祯求题消寒图》诸诗，并录于下。诗云：“尺幅含春气，盈盈老眼娱。好风频入户，余热肯因炉。窗外花争媚，天涯草不枯。名流题咏乞，记事赛仙珠。”之一“仗汝挥毫力，余寒已不威。喜将冰冽冽，换得柳依依。到处山皆笑，连朝燕亦归。未须嗟我老，才会惜芳菲。”之二“添线声中日渐长，赢他九十好春光。不须重付丹青手，冰雪精神郁异香。”之一“冻

颖勤呵日日描，潜从腕底报寒消。春如佳客遍迟到，分付东风著意邀。”之二  
“摩挲墨渖未全乾，大地难留九九寒。春色何人关不住，好花如锦笑中看。  
”之三“朝朝搦管镇从容，逝水光阴送一冬。耐得岁寒天特许，眼中谁是后雕  
松？”之四“寒去不堪寻，渐有黄花似散金。白发它年闲话旧，好凭片纸认冬  
心。”之五“不嫌依样学鸦涂，转绿回黄景乍殊。拭目三三风日美，莺飞草长  
写新图。”之六“又云：“不是烟云画一张，传家珍品比琳琅。三冬豹变回天  
易，九字蝉联下笔忙。神肖蛰龙足生动，势疑矫鹤宛飞翔。前番积雪今何似  
，酿作春风扑面香。”诗兴象尚好，传之他年，亦一珍贵史料也。

○陈彦通《适屨集》

别足适屨，言非顺也。然庄生有谓忘足屨之适也，忘要带之适也，忘是非心之  
适也，则有几乎道矣。予于壬申九月末居匡庐，自秋涉冬，屨衍归大。时迫岁  
暮，云雪荒荒，空山寂寥，伏处小楼，轧<sup>々</sup>勿昏旦。每至深夜，狂飈撼屋，石  
落有声，一镫荧然，饥鼠出壁。旁徨偃啸，无复自聊。枕函适有强村老人辑刻  
《观堂长短句》一卷，为海宁王君静安所著。喜其清丽有则，且为词仅二十三  
阙，率多小令平调，因尽取而和之，不若长调有锵声揣韵之烦也。每夕少则二  
、三阙，多至五、六阙。始则比辞按律，句句而为之；继则令家人挹卷于前  
，随诵而成之，仅数宵而全什毕矣。举凡夜之所思，昼之所接，少之所经；有  
情无情，有意无意；如吃如呆，如<sup>讪</sup>隐如<sup>譎</sup>；有因有感，无感无因，一寓于此  
。不独它人读之不知所谓，即自读之亦不知所谓何也，亦唯曰藉以自遣而已。  
或曰：为遣之具多矣，博奕棋，胥足以为欢，何必自苦若是？不知予夙好遐思  
，且厌苦宾对。博奕，皆非一人之事也。苟为遣则同，亦讵定彼之为乐，斯之  
为苦乎？初则就其韵以域吾思，久之乃滂洋自恣，不知其果有韵无韵也。古之  
人所谓既得而忘筌蹄者，非耶？是吾有别之忘，而得屨之适矣。更何有执著于  
其间哉！于是家人请录一通，藏于家。夫所遣者既逝矣，则遣之者，亦可以不  
存。姑委之篋衍，俟它日读之，可以<sup>讪</sup>金当时情事，聊志岁月而已。并取王君  
原作附于后，戏题曰《适屨集》。至谓可以言词而示世，则吾岂敢。岁在昭阳  
作噩，夏正元夕，鸾陂居士识于庐山岭之松门别墅。

《少年游》：“青山衔郭，青溪绕步，巷口夕阳斜。咽暮悲笳，倦秋疏柳，几  
点挂寒鸦。归来庭户清如水，白发语交加。侍坐盘餐，下帷灯火，争忍数年华。”  
《阮郎归》：“岭云一迳护松关，鞭梢眉月弯。壶觞萧寺驻雕鞍，秋寻山  
外山。欹雾鬢，绾风鬢，枫林图画看。玉笙遥隔翠微间，清欢重会艰。”  
《蝶恋花》：“却似无情应有恨。梦里相逢，欲引还相近。不照菱花知瘦损，  
拏帷怕倩人人问。过尽铜街车隐辚，拂槛柔荑，恼煞春韶讯。好雨良宵刚一寸，  
清眠不与愁人分”。《虞美人》：“梦魂惯识春庭路，不抵仙源误。争知重到尽

魂销？最是当时依样月华娇。画廊检点泥痕在，漫共辞巢悔。断肠何处说酬恩？一度花开一度卷帘人。”《浣溪纱》：“意气云忆昔年，当筵借箸画山川，功名欹枕看飞鸢。草檄未成憎命达，酬恩何计受人怜，一龕云卧送华颠。”《点绛唇》：“葡萄归来，平生意气频虚左。狂澜虚舸，呼马呼牛可。一气洪钧，鼓就祥金我。阎浮大人天敷坐，粉碎空花堕。”《蝶恋花》：“楼畔辛夷吹霁雪。楼上黄昏，已挂纤纤月。徙倚旧情浑忆彻，纹窗六扇风簧咽。一抹墙腰侵草色，墙外生憎，缓缓闲车辙。欲住还抛无那说，百般滋味都缘别。”《蝶恋花》：“禁暖禁寒风信恶。雨滴空阶，闲扬秋千索。满眼情怀还似昨，朋乡故故吹罗幕。漫道新欢迷旧乐，窥宋墙东，未许三年约。直抱此情归碧落，他生铸就今生错。”《蝶恋花》：“竹屋蛎垣低夹道，翳紫珍丛，露颗迎初晓。一曲遥峰青窈窕，野塘嫩绿鱼鳞小。指点江村烟树渺。如许韶光，直恁啼鹃老。陌上游骢嘶不到，落红几点黏新潦。”《蝶恋花》：“池上碧桃开又落。一枕瞢腾，欲起浑无著。满篋尘笺虚旧约，不成禁受难抛却。屡数归期谁可博？还怕归程，步步荒葵藿。才敛斜阳零雨作，流光也似人情薄。”《浣溪纱》：“一思春总万端，春来何意转顽顽，放教容易又春残。故国飘零迷影事，美人清瘦罢朱铅，看花对酒不成欢。”《清平乐》：“枣花西院，弄语闲莺燕。已是闻声情不浅，况道恁时相见。尊前别有风流，三年同梦扬州。翦取吴淞江水，输他一段凝眸。”《浣溪纱》：“凤葆霓旌列画看，兰舟箫鼓荡漪澜，更飘仙乐满人间。廿载华胥惊梦破，三秋烟柳倦凭阑，西征往事忆长安。”《谒金门》：“回廊侧，欲辨香踪无迹。秋入蛩声无气力，晓风吹恻恻。兰烬灯窗狼藉，篱角露珠荧碧。几点流云河汉密，梦痕来处觅。”《苏幕遮》：“强支颐，慵整髻。疑喜疑嗔，离合回还意。门外日高犹睡里。不管春风，浩荡移人世。会时难，轻别易。晓月残星，心事嗤迷际。欲草鱼笺偏不寐。几许安排，相思字。”《浣溪纱戏效海日楼体》：“漏泄瑶台事有无，香心密约未模糊，一编衔袖蕊珠书。广乐既张天酩酊，模觞初地清娱，人间差认白鸠符。”《蝶恋花》：“扑面蒙蒙飞弱絮。一霎溪山，萧瑟浑如许。云脚四垂天景暮，小楼夜半闻微雨。每到春来愁欲诉。诉尽愁肠，依旧成虚度。苦道离人留得住，长亭几送征鞍去。”《蝶恋花》：“吹转番风天未许。小草墙花，犹有残春住。燕子飞来浑不语，双双又向人家去。卷尽蕉心桐半乳。才度庭阴，荏苒纱窗暮。拈取绣乡 并还倦与，生生端被伊谁误。”《清平乐重效沈体》：“于讴副墨，圣圣衔陈迹。读尽《阴符》开口说，两界山河都别。南冥地陷云昏，齐州一发如痕。惭愧夷门老矣，蒯缞何处酬恩。”《浣溪纱》：“重见萧娘鬓未凋，当时争看舞尘高，一声最魂销。秦苑莺花烟月丽，汉家宫阙日华昭，归来拥髻可怜宵

。”《蝶恋花》：“人病恹恹春过半。春意人情，恍隔银河汉。独下沁芳亭畔看，春风吹尽无人管。杨柳阴浓笼四面。谁在浓阴，弹彻流光怨。已是酴醾飞片片，看君合取伊谁殿。”《菩萨蛮》：“溪山输却斜阳半，江城一例秋蝉乱。秋老独还家，东篱菊始花。锦鳞书十二，不寄蓬瀛字。一觉我何人，潮音枕上闻。”《点绛唇》：“渐近归程，惺忪翻觉羁愁益。等闲轻掷，旧梦何因觅？沙岸渔灯，望里星星灭。江波白云车月，浪卷千堆雪。”

### ○溥心畬

近三十年中，清室懿亲，以诗画词章有名于时者，莫如溥贝子儒。溥儒，字心畬，为载滢之子。清末未尝知名，入民国后乃显。画宗马夏，直逼宋苑，题咏尤美。人品高洁，今之赵子固也。其诗以近体绝句为尤工。余见其《寄映深游岳麓》云：“湘水萧萧木叶疏，麓山风雨似匡庐。何时更乘浮云去，回雁峰前数寄书。”“乱后长沙问旧栖，尺书遥寄隔云霓。骖鸾横笛从君去，直过潇湘北渚西”。《过赵山木故居》云：“不见高人旧草堂，断桥斜柳亦堪伤。西山墓树秋风起，乱后无人吊夕阳。”（山木墓在西山。）《题寺门松》云：“青青松树寺门前，晚带斜阳晓带烟。昔日山僧曾挂锡，如今黛色已参天。”数诗皆有风致。其所为词，有《寒玉堂诗余》。《题倚楼仕女南浦》云：“秋雨湿潇湘，向晚来，吹起满怀愁绪。转眼甚堪惊，碧窗寒，年光尽、不见柳花飞絮。楼头悄立，幽情无恨谁能语。霜天欲暮。空惆怅佳期，几时还遇？朱窗碎玉声寒，正人倚西楼，雁横南浦。烟柳渐萧疏，悲秋意、都付断烟残雨。连天草色，开帘日日凭栏处。韶光虚度。空翠袖凄凉，轻寒难御。”《题灵光寺辽咸雍塔残砖望海潮》云：“压塞寒山，凌空孤塔，兴亡阅尽年华。满月金容，庄严妙相，无端影减尘沙。鼙鼓乱纷纷，是何处兵火交加？断土零烟，有谁凭吊梵王家！荒城古戍鸣笳。见萧萧衰柳，落落飞鸦。检点残云，低回片瓦，前朝旧事堪嗟。烟外夕阳斜。叹虚空粉碎，乱眼昙花。携酒重来，只余清泪洒天涯。”《暮春西郊庆春泽》云：“荒井桃花，平桥苑水，碧天寥阔春深。残月横斜，清光犹在疏林。呢喃燕语随波去，听宫门法曲仙音。恨难禁，倚遍残红，吟遍江浔。

潜行况是宫前路，怅池台春去，歌管声沈。劫后精蓝，是谁肯犹布黄金。乐游愿上萋萋处，送残春此日登临。助悲吟，岸柳园花，掩泪相寻。”《山中暮春望江南》云：“云影澹，空翠落松坛。紫燕不来春欲老，断烟零雨杏花寒，春怨正漫漫。”又《山居》二阙云：“清磬远，萧寺在云端。翠竹含烟侵佛座，碧松飞雪落松坛，流水石幢寒。”“斜日落，十里晚枫林。秋色夜生千嶂雨，露华寒点万家砧，凉意润丝琴”。《题画北新水令》：“西风疏柳带秋蝉，画桥边。绮霞红乱夕阳寒，照水衰草暮连天。何处里，笛声怨？”《芍药临

江仙》云：“飞尽落花池上雨，斜阳翦破新晴。碧波摇影不成明。倚阑多少恨？商略系离情。千转绕花无一语，玉阶仿佛寒生。溪烟淡淡柳青青。六畦春不管，流怨满芜城。”《减字木兰花》云：“一溪春水，著雨杨花飞不起。寂寞黄昏，年年芳草忆王孙。

碧云吹断，几处朱楼莺语乱。不似残秋，衰草斜阳易惹愁。”《浣溪纱》云：“荒亭落叶雨连宵，何处相寻旧板桥，不堪秋尽水迢迢。

楼外夕阳平野渡，寺门衰草记前朝，故官残柳日萧萧。”诸词虽非极至，然自是麦秀黍离之音。（千帆谨案：末二词皆有舛律处，心当不至足，未悉厥故也。）

### ○瞿蜕园《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》

西园王孙，名溥侗，为清成哲亲王之后。至君之父，承嗣宣宗长子隐志郡王。君髫年受封镇国将军，晋加公衔。夙精声律，兼擅书画。今年七十余，隐居沪市，以翰墨自给。近见瞿兑之（蜕园）所为《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》，颇有湘绮老人《圆明园词》笔意。此体溯自白傅《长恨》，微之《连昌》。后来郑之《津阳门》词采虽不逮，然固一脉相承，不失其矩者也。清人惟梅村、湘绮，可谓独出手眼，词旨恢宏。蜕园虽不能上沿下溯，但于此义乖雅废之后，起而效之，固一时特起之异军也。兹录于下，以存艺林掌故。

《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》：自湘绮赋《圆明园词》叙述掌故，感慨兴衰，一时盛推诗史。尔后颐和继兴，事变弥烈，而作者罕闻。余何人斯，敢为东施之效？昔微之之咏连昌，郑之赋津阳，皆感物造端，别具机杼。今兹邂逅，实非寻常，宜制长篇，以申苑结，但存故实，非逞词华。鉴戒之旨，有不忍云；危苦之词，情胡能已？哲工达识，其有取焉。蜕园自记。

曼殊王孙客江海，腰下珊瑚光彩。临霞玉羽落芝田，清唳犹应动真宰。昨来赠我鸾鹄书，笔势昭陵玉匣余。背写琅洒寒绿，便似连昌满宫竹。连昌宫竹已阑珊，露染秋筠泪竹斑。金床玉几无人问，紫气黄旗又不还。水天闲话招凉地，遥望昆湖落烟翠。竹马曾嬉大历春，金銮试问开元事。当年东第有辉光，大道朱楼十宅王。明善书藏堆玉锦，瑶华名迹韵缣缃。（怡王府藏书称明善堂，今惟知贵其角花笺。瑶华道人画出士大夫上。）宗潢礼法称严肃，诒晋家风更清淑。（成哲亲王诒晋斋，即君本生高祖。）端闱早受夏侯书，勾陈敢戮扬干仆。（近支子弟入上书房读书者，严事师傅过于民间，有过跑圣人堂。）九岁蒙恩入上斋，平明旭影候宫槐。貂侍直横黄带，黼座临轩递绿牌。慕陵（宣宗陵名）冢嫡承华贵，王乔早列灵香位。嗣皇花萼重宁申，（宁、申诸王，昼玄宗兄。）别子桐封齐鲁卫。（宣宗长子隐志郡王早世，咸丰初追封立嗣。）千牛亲卫佩弓刀，翠管翎飘马上袍。黛耜春耕咏莒叶，牙盘夏荐熟樱桃。奉

常尝酌频修敬，雍雍湛露桐椅盛。丹墀只自肃班行，上苑从无豫游幸。凭几谁闻末命申，唯贪长信立冲人。篡祀不教迎代邸，撤帘无复望宣仁。（慈禧不肯谢政，惮立长君，实倾覆之由。）异日秋衾萝铜辇，鸡翘凤觜长游衍。不觉君王怒偃师，惟闻玉女投骁箭。（德宗深疾郑声，而太后偏嗜观剧。）颐和 new 构接圆明，水殿云廊别样清。谐趣笙歌凝水步，排云宫阙冠山楹。每岁称觞万年乐，正如十月朝元阁。（唐代骊山事。）黄菊堆盆锦作山，白鱼行炙缙为幕。中传捧鸾輿至，兰阪秋风送笳吹。敌骑频闻近紫台，从官还许呈如意。江汉经营忆中兴，北辰猷拱壮觚棱。亲贤渐欲疏宗袞，戇直偏教守股肱。（同光初元，中外属望恭醇夹辅。中叶而后，二王颇怀忧畏，台臣敢言者多出守郡矣。）省中常侍衔天宪，大抵任安多巧宦。孙寿曾偷龇笑来，少儿自倚微风惯。（晚年外吏多夤缘交通内竖女谒。）蜃气遥传海上楼，芙蓉小苑入边愁。深宫帝子悲青雀，少府卿曹舞沐猴。君臣自是忧时切，瓜分已兆黄图缺。谁知金虎祸宫邻，枉倾东市朝衣血。（甲午后索地纷纷，发愤变法，阻于宫掖。戊戌、庚子两次以中旨诛朝士，近古未闻之奇局也。）从兹天子不当阳，舜死尧幽堕杳茫。空见珠襦陪武帐，可怜银汉限红墙。西内波平香殿，瓮山垣隐玉澜堂。（两处皆德宗寝殿，今防护之迹犹存。）碑衔石阙那能语，酒劝长星相尔汝。彩翼心推紫凤皇，红襟唳咽青鹦鹉。十二层城思若云，三千殿脚花如土。精卫难填总碧波，重华不见空瑶圃。（戊戌后，德宗恭默无言。）西上兼山又却回，新排鹤仗集灵台。藁街昔笑蛮夷邸，什库今筛锦绣灰。（庚子西什库教堂受祸与东交民巷等。库中自明以来历代所藏尽矣。）当时载笔兴元者，奉引辛勤沙苑马。总为金鸡乞赦来，终然鸣凤同音寡。（按此诏作者先德入直行在，扈从还京，秉笔七年。尝请特赦党魁，卒以此忤太后旨，被放。）宗臣正则泣椒兰，能向尧年记雪寒。苍梧野望云萧瑟，《黄竹》歌传路杳漫。残山碣石连长白，华盖文昌黯无色。大石林牙枉向西，应昌庐帐难归北。东丹画里辨唐装，太白诗中念永王。不独邹枚词赋客，尽来吴越山水乡。蓬莱眼见还清 Γ，每听牙弦知政理。不应亡国坐伶官，只怪淫声乱宫史。法曲初烦侍从臣，内官学唱奉仙宸。后有秦腔兼汉调，外传《四喜》与同春。排当日日仙韶院，答刺都昙《柘枝》遍。珠灯明处掩晶蟾，彩扇回时下宫燕。协律闻君诣最工，绿云清响切悲哀。每于变转三终际，能使潺四座同。横塘水满潇潇雨，依约冰弦闻雁语。借问《吴趋子夜歌》，何如月里《霓裳谱》。王顺何戡旧擅名，李娟张态也含情。昔年曾教《伊州曲》，讵忍重逢唱渭城？凄凉鬓影弹琴石，茂陵风埽苔无迹。仙班便隶蕊珠来，布衣等是咸阳客。（君今躬自佣作，以布衣为乐。）四海为家莫更论，江湖满地一销魂。长望乌头燕太子，重怜燕尾汉王孙。按西园王孙溥侗，号西园，即世所称为红豆馆主也。余尝于罗志希处见之，时

年已六十余。善皮黄，又喜书画，精于鉴别。时志希新得石涛、石溪大幅山水，西园叹赏，以为世间希见。谈吐隽永，终日对之，使人意消。后闻其在上海演《长生殿》，悲歌慷慨，陈庸庵尚书闻之至为堕泪。（是日为庸庵生日，老友请西园奏技。）兑之此作自谓颇具苦心，常人未易领会。又云：“愿得知音者为之点拍，庶可更倾四座。”兑之为止庵相国之子，清末见排于奕劻、项城。据此歌则相国于庚子回銮前后曾请特赦党禁，卒以此忤太后而被放，固一时铮铮也。

### ○近人诗评

昔敖陶孙、洪北江曾有《诗评》之作，类皆取数语比之，疑巧似之，颇称隽永。往在金陵，曾见上海陈甘主编之《青鹤杂志》（第一年第十二期至第二十期）刊有无名氏之《时人诗与女性美》一稿，不知为谁氏之笔，亦复名隽。兹录如下：

陈弢庵如象服山河，珊珊微步；  
陈散原如姬姒徽音，化行南国；  
郑海藏如飞行女侠，剑气逼人；  
陈仁先如去国宫人，黄紵它入道；  
赵尧生如唐宫仙侣，游戏人寰；  
吴董卿如扫眉才子，对镜簪花；  
杨昀谷如禅诵老尼，时作偈语；  
夏剑丞如蕉萃姬姜，躬操井臼；  
冒鹤亭如天宝宫人，喜谈旧事；  
何枚生如空谷佳人，无言倚竹；  
李拔可如健妇持门，自饶风矩；  
许疑庵如水边丽人，态浓意远；  
谭瓶斋如姑射冰肌，自然绰约；  
胡展堂如中山阴后，眉目非常；  
汪袞甫如瑶台失女，微帝通辞；  
梁众异如美人绝代，佳侠含光；  
赵芝生如茂漪书法，沾溉右军；  
费仲深如披香博士，教习陈宫；  
黄梅闻如江上湘灵，独弹瑶瑟；  
罗敷庵如浣纱越女，秀色天然；  
汪辟疆如和靖梅妻，寒香入画；  
陈徵宇如隋宫绛女，秀色疗饥；

陈彦通如锦乡散夫人，别张壁垒；  
叶遐庵如公孙剑器，浑脱浏亮；  
郭蛰云如天香国色，不碍环肥；  
黄季刚如夏氏丹珠，吞刀吐火；  
李释戡如女郎学母，随手晓妆；  
林宰平如潘姬织室，愁貌感人；  
黄秋岳如凝妆中妇，仪态万方；  
曹乡襄衡如吴姬窥客，盼倩多姿；  
杨云史如汉皋游女，解佩留欢；  
谢无量如林下风姿，善谈名理。

以上共三十二家，其评语是否允当，凡读过诸家诗者自能领会。但亦有微词者，可于言外得之。撰者当诗学湛深，惜未能详究为何人也。